民國叢書

第三編

·61·

歷史·地理類

通史新義　何炳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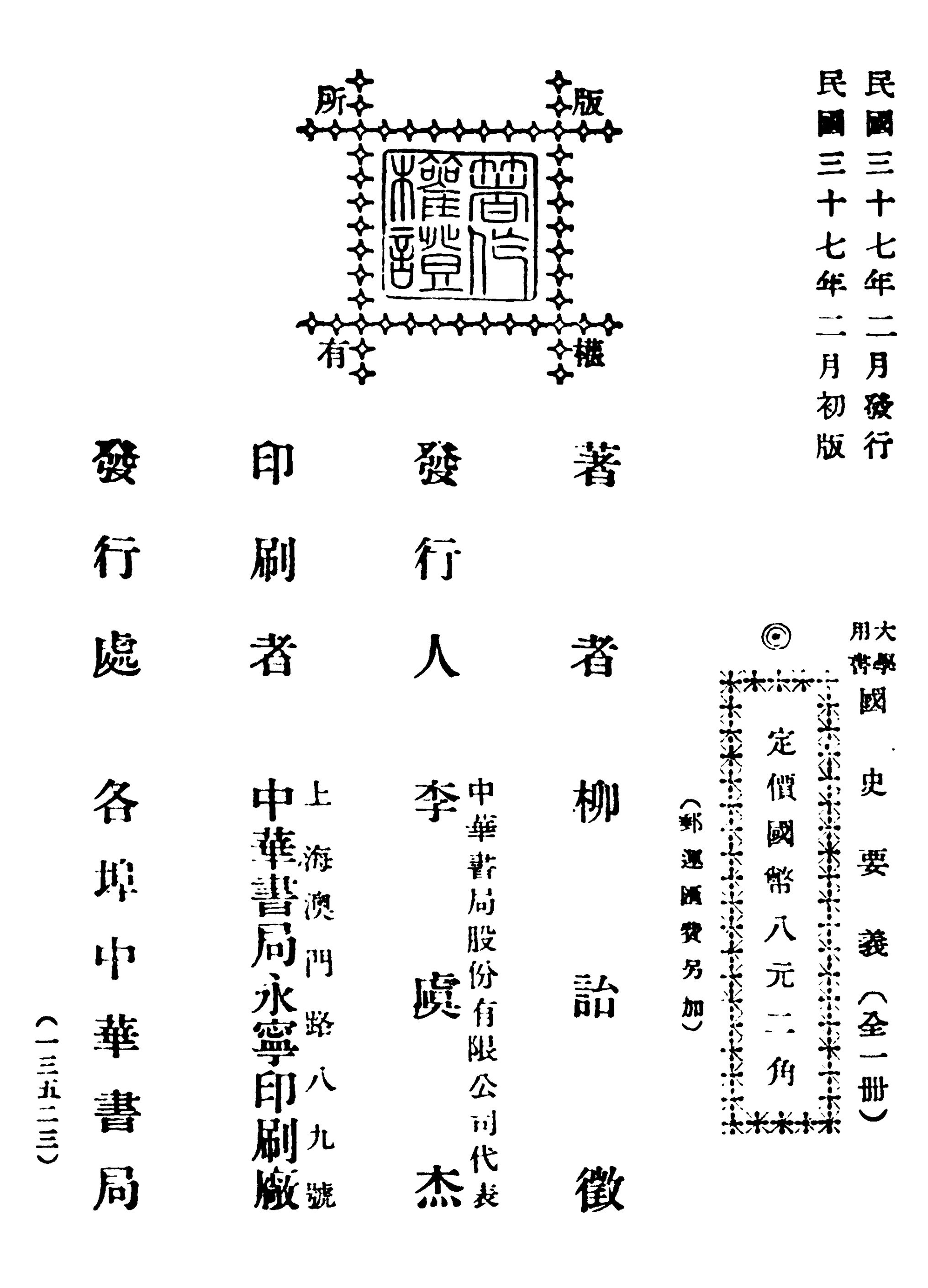
國史要義　柳詒徵著

史學方法大綱　陸懋德著

上海書店

國史要義

柳詒徵著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大學用書 國史要義（全一冊）

◎ 定價國幣八元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柳詒徵

發行人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李虞杰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三五二三）

國史要義十篇敍目

國史要義十篇

鎮江柳詒徵

史原第一

史之初興。由文字以記載。故世稱初造文字之倉頡沮誦爲黃帝之史。

世本沮誦蒼頡作書。宋衷曰。黃帝之世。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初學記）爲黃帝左右史。

紀述事迹。宣明時序。推遷之久。曆數以興。故世亦稱羲和大撓之倫爲黃帝之史。

世本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著調曆。（史記曆書索隱）宋衷曰。皆黃帝史官也。（左傳序疏）

蓋先有創作。而後人追溯而錫之職名。非當部族初興之時。已有史官也。然經籍論文字曆數之用。皆重在施政教民。

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

說文序。黃帝之史倉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造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

堯典。欽若昊天。敬授人時。

則凡民衆之需要。皆恃部落酋長左右疏附者之聰明睿知以啓之。而後凡百事爲。乃有所率循而不紊。

民之所仰。職有所專。由是官必有史。而吾國之有史官。乃特殊於他族。說文釋史字曰。史記事者也。是爲通義。吾國與他族之史皆記事也。周官釋史曰。史掌官書以贊治。此爲吾史專有之義。由贊治而有官書。由官書而有國史。視他國之史起於詩人學者。得之傳聞。述其軼事者不同。世謂吾民族富於政治性。觀吾史之特詳政治。及史之起原。可以知其故矣。

周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　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

國產多竹。編削爲書。可執可記可閣可藏。是亦異於他族。而言史原者所宜究也。王制曰。太史執簡記。國語曰。右執鬼中。皆執竹也。與竹並用者亦有木版。曰方。聘禮記曰。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周官司書掌邦中之版。木版固與竹簡並用。然以其不利於編排。故用竹爲多。編集竹片。則名曰册。重要之册。以丌閣藏。則名曰典。司此要籍。因亦曰典。

說文。典从册在丌上。尊閣之也。

古史孔多。唐虞時已有五典。史克述虞書愼徽五典。（左傳文公十八年）皋陶謨稱五典五惇。是唐虞之前。已有若干典也。五惇之義。自來未析。稽之內則。蓋古有惇史。記載長老言行。皋陶謨所謂五典五惇。殆卽惇史所記善言善行。可爲世範者。故歷世尊藏。謂之五典。五惇。惇史所記。謂之五惇。猶之宋元史官所編之書。謂之宋史元史矣。

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吾史注重嘉言懿行。蓋自惇史以來卽然。）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典册相承。歷世滋多。周公誥多士曰、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吾史首堯典。固卽夏商相傳之典矣。史典舊典通知程式。記事命官必資史以作册。周書克殷載尹佚筴。洛誥曰王命作册逸祝册。世存金文亦多本史册之積累者。不知凡幾。今所傳誦特選擇寶藏億萬中之一二耳。第竹簡短狹不能多書。一簡裁二十許字。記事尙簡實緣限於工具。故必扼要而言、或爲綜述之語。今人以他國古代詩歌繁衍或近世史傳詳贍。病吾古史之略。至詆春秋爲帳簿式不足稱史書者。皆未就古人用竹簡之時代著想。卽劉氏史通謂敍事之工者以簡要爲主。推本尙書寡事春秋省文。亦未能說明其所以寡事省文之原也。

古史官之可攷者蓋始于虞之伯夷。

大戴記誥志丘聞周太史曰、政不率天下不由人、則凡事易壞而難成。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孔廣森曰引之旨率天之事）

孫星衍尙書今古文注疏臯陶謨疏史公云禹伯夷臯陶相與語帝前。經文無伯夷者。大戴禮誥志篇子引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以解幽明庶績咸熙。是伯夷爲虞史官。史遷以臯陶方祇厥敍及夔曰戞擊鳴球至庶尹允諧爲史臣敍事之文。則卽伯夷所述語也。

夏商之史相傳有終古及向摯。皆掌圖法。

呂氏春秋先識夏桀迷惑。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殷紂迷惑。內史向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

酒誥稱太史友內史友。足證商代有太史內史諸職。第其職務不可詳攷。周之史官若史佚、辛甲之倫。皆開國元老。史官地位特尊。故設官分職。視唐虞夏商爲多。而其職掌又詳載于周官。自隋志以來溯吾史原。必本之周之五史。惟後世囿于史官但司記注撰著。初不參加當時行政。故于周官五史之職掌若與

史書史學無關。但知溯職名所由來。而不悟政學之根本。實則後史職權。視周代有所減削。而分析而官書史體。及其所以爲書之本。皆出于周也。

周官春官宗伯序官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此句特殊載明其史且載於府之上）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又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正歲年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太師同車。大遷國。抱法以前。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

又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太史。凡國事之用禮法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又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法。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

又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

又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贊書。凡數從政者。

總五史之職。詳析其性質。蓋有八類。執禮一也。掌法二也。授時三也。典藏四也。策命五也。正名六也。書事、七也。考察八也。歸納于一。則曰禮。五史皆屬春官宗伯。春官爲典禮之官。即堯典之秩宗。伯夷以史官典三禮。其職猶簡。故宗伯與史不分。二職歷夏商至周。而政務益繁。典冊益富。禮法益多。命令益夥。其職不得不分。然禮由史掌。而史出於禮。則命官之意。初無所殊。上溯唐虞。下及秦漢。官制源流。歷歷可循。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屬官有太史令丞。景帝更奉常爲太常。後漢因之。太史仍屬太常。此非本于周官五史之隸春官宗伯歟。

於此有最宜注意之一事。即曲禮述古官制。太史與太宰同爲天官。典司六典。與五官之典司五衆者。顯有司天與治人之分。而周官則冢宰爲天官。太史屬春官。皆爲治人事之官也。

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推迹初民。震耀于自然現象。禱祈祭祀。最歸仰于神明。故宗祝卜史。皆司天之官。而所謂太宰者。實亦主治庖膳。爲部落酋長之下之總務長。祭祀必有牲牢。故宰亦屬天官。曲禮所述。蓋遂古之遺聞。距周已久遠矣。顓頊以來。絕地天通。司天者漸趨重于司人。觀楚語觀射父述天地神明類物之官之演變。可見其中論宗之職。以能知犧牲之物。而又心率舊典者爲言。足知宗與宰史之聯繫。

楚語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

舜命伯夷典三禮卽以其心奉舊典也。呂刑述命重黎絕地天通之後。稱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在禹平水土稷降播種之上。知伯夷所典之禮之中已有法制刑章而非徒專治祭祀矣。馬融釋三禮爲天神地祇人鬼之禮。鄭玄易之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也。義各有當。最古之禮專重祭祀。歷世演進。則兼括凡百事爲。宗史合一之時。已然。至周則益崇人事。此宗與史古爲司天之官而後來爲治人之官之程序也

古之宰爲天官也。與史聯事。周之冢宰爲天官也。仍與史聯事。蓋部落酋豪之興。必倚一人副之以綜百務。又必倚一人隨之以記所爲。於是總務長與祕書長之兩員。爲構成機關必不可少之職。務相沿既久。而史與相乃並尊。相綜百務。史司案牘。互助相稽以輔首領。故雖由司天者演變而治人事。其聯繫不可變也。周之六官。惟宰握典法則柄全權。其他百僚不能相抗。惟史所掌與宰均衡。雖宰之所屬如小宰司會司書亦掌典法則之貳。但小宰等僅以助長官之本職。非相考察也。五史之職。則全部官書咸在。據之以逆以考以辨以贊。非司會司書之比。宰及百官不能紊法違章。實由於此。行政妙用基於累世之經驗。非一時一人憑理想而制訂也

大戴記曰。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筴。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墮。又曰是故天子御者。太史內史左右手也。六官亦六轡也。天子三公合以正六官。均五政。齊五法。以御四者。故亦惟其所引而之。（盛德篇）此解釋周官史職最爲精卓。古之有史。非欲其著書也。倚以行政也。然倚史以行政而又屬之春官。不爲天子私人。其秩亦止中下大夫。而非公卿。雖得考察冢宰及百官。而必守禮奉法。有宗伯以臨之。有冢宰以統之。尊

卑總別之間所以能得設官之利而無其弊也

古制既明史原乃有可攷史官掌全國乃至累世相傳之政書故後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國之政事而尤有一中心主幹爲史法史例所出卽禮是也傳稱韓宣子適魯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公二年）此春秋者魯史官相傳之書尙非孔子所修者然已非汎汎記事之書其所書與不書皆有以示禮之得失故韓起從而歎之使爲普通書記所掌檔案他國皆有韓起何必贊美故世謂古者止有書記官之史而無著作家之史必至漢魏以來始有著作家之史者正坐不知此義也古史浩繁人難盡閱掌檔案者既有全文必爲提要苟無提要何以詔人故史官提要之書必有定法是曰禮經左傳隱公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杜預謂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周公所制雖無明文要以五史屬於禮官推之史官所書早有禮經以爲載筆之標準可斷言也

世傳夏殷已有春秋墨子嘗見百國春秋

史通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案汲冢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　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指此也

魯之春秋何以能見周禮而他國之春秋不能見乎此一疑問也學者但取墨子明鬼篇所述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所載神鬼之事與孔子所修之魯之春秋相較卽知魯之春秋最重人事不載一切神話其體最爲純潔其書最有關於政治故韓愈以謹嚴二字目之古史起於神話吾國何獨

不然、惟禮官兼通天人、而又總攝國政、知神話之無裨人事、乃有史例以定範圍。（史記析封禪書與禮書爲二、漢書郊祀志亦不併入禮樂志、皆以別神話史與人事史也）雖周宣王時之春秋、尚記杜伯之事、亦見國語、非墨子所臆造。以至左邱明之所傳、山海經之所載、搜神述異、往往而有、而魯之春秋、不此之務、惟禮爲歸、此韓起所以云然、惟魯史雖一稟禮經、而猶有未盡諦者、如晉侯召王、雖爲實事、不明君臣之分、故必改書曰天王狩於河陽。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據此知魯舊史蓋據實書晉侯召王）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

又有屬辭未簡、有所改訂、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修之曰星霣如雨、則著作之演進而益精者也。

公羊傳莊公七年、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

三傳之釋春秋也、各有家法、不必盡同、而其注重禮與非禮、則一也。例如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丹桓宮楹、刻其桷、三傳皆言其非禮。

左傳桓公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

又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

公羊傳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

穀梁傳桓公十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莊公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 二十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木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穀梁尤尙正義故迭言非正非禮之原起於非正之心 斥莊公以非正之心飾夫人因之肆行非禮也）

其他言禮與非禮者不可勝舉後史承之褒譏貶抑不必即周之典法要必本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禮以定其是非其飾辭曲筆無當於禮者後史必從而正之故禮者吾國數千年全史之核心也伯夷所典五史所掌本以施於有政範疇當時久之社會變遷人事舛牾史官所持之禮僅能爲事外之論評不能如周官之逆辨考贊矣而賴此一脈之傳維繫世教元凶巨慝有所畏正人君子有所宗雖社會多晦盲否塞之時而史書自有其正大光明之域以故他族史籍注重英雄宗教物質社會等依時代演變而各有其史觀不必有繩繩相承之中心思想而吾國以禮爲核心之史則凡英雄宗教物質社會依時代之演變者一切皆有以御之而歸之於人之理性非苟然爲史已也

史通書志篇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效禮經章學誠禮教篇亦曰史家書志之原本於官禮史記天官平準等書猶以官職名篇惜他篇未盡然也兩君皆以史之書志本於官禮蓋僅就著述之形式言之而不知史家全書之根本皆繫於禮何其視禮之隘也夫本紀世家何以分分於禮也封爵交聘何以表表以禮也列傳之述外戚宦官佞倖酷吏姦臣叛逆伶官義兒何以定名由禮定之也名臣卓行孝友忠義何以定名以禮定之也不本於禮幾無以操筆屬辭第以鎔冶之深相承有自浸謂故事當爾遂未溯其本原斯則就史言史者之失也然即就史言史亦

必基於此中心思想而後有所評衡例如馬遷之紀項羽蔚宗之紀后妃劉氏何以譏之（見史通本紀列傳等篇）晉史黨晉而不有魏齊史黨齊而不有宋鄭氏何以譏之（見通志序）一經諦思本末具見特前人習之而不必言今人忘之而以爲不足言耳

以史言史者之未識史原坐以儀爲禮也僅知儀之爲禮故限於史志之紀載典章制度而若紀表列傳之類不必根於禮經不知典章制度節文等威繁變之原皆本於天然之秩敍故臯陶謨之言典禮曰天敍天秩天不可見則徵之於民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臯陶謨天敍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鄭玄曰五典五教也五教據左傳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據孟子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鄭玄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五典由惇史所傳條舉人類之倫理而爵賞刑章由之而漸行制定此五種倫理思想必非一王一聖所創垂實由民族之聰明所表現於何徵之堯典曰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可見唐虞以前吾民族早有孝念考妣之風尙故史臣舉此以形容其思君之哀使其時民衆但知暱其妻孥不知有考妣則狀況哀痛當曰如喪豔妻愛子胡爲舉考妣乎民俗之興發源天性聖哲敍之遂曰天敍推之天子諸侯大夫士庶宜有秩次亦出於天而禮之等威差別隨以演進矣從民俗而知天原天理以定禮故倫理者禮之本也儀節者禮之文也觀秩敍之發明而古史能述此要義司馬遷所謂究天人之際者蓋莫大乎此徒執書志以言禮不惟隘於禮抑亦隘於史矣

天人之際所包者廣本天敍以定倫常亦法天時以行政事故古者太史之職在順時覛土以帥陽官守典奉法以行月令

周語古者太史順時覛土 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 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 太史贊王王敬從之 后稷省功太史監之

月令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夏秋冬同）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季冬之月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周官太史之職賅之曰正歲年以敍事此敍事二字固廣指行政而史書之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者亦賅括於其內矣古史年月或有簡略周書寶典首曰維王三祀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則年月日地四者具焉其紀時者若嘗麥書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於宗廟又曰太史乃藏之盟府以爲歲典其後史例益進則雖無事必書首時編年史之淵源若此視他族由教堂紀事之牌乃漸衍而爲編年史者何如乎

復次古史授時重在行政記言記事孳乳相因其體製必多複雜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而純粹記事不雜空言之春秋乃成定體其後若虞氏春秋呂氏春秋殆沿古者有雜記空言之春秋而爲之而呂覽首十二紀尤可見其名春秋之意戰國時孔子所修之春秋已盛行（觀莊子韓非子所稱春秋可見） 亦有記空言之春秋如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韓非子備內篇） 即記空言者也爲呂覽者首陳時令而又以紀治亂存亡蓋欲在孔子所修春秋之外別樹一記言之春秋之

幟。要亦出於古法。不得謂之非史。故史公與孔子之春秋牽連言之。劉知幾不明斯義。世之專攻呂書者亦未之思也。

呂氏春秋序意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推當時人著書之意蓋重在能使讀此書者知治亂存亡不必逐年依次書寫事實且人之所以欲知前古之治亂存亡者在取本之以治當時之國政故摘取史實參以議論以證明其授時行政之重要而已孔子之春秋主旨亦在紀治亂存亡而其言約義豐別有左氏春秋佈之綱舉目張不同諸子且其法在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呂紀授時行政之意亦在其中矣）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今月令在小戴記中即禮也禮即循理之謂）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

史通六家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劉書專泥形式故拘守漢志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之語謂尚書爲例不純執班書爲斷代史力詆古今人表皆未覩其通也）

舉百國春秋桃左春秋呂氏春秋與孔子所修之春秋及左氏春秋相較皆有不逮。故治史者祖之。非漫然傳習其術也。知春秋者莫若莊周揭其要旨曰春秋以道名分。（莊子天下篇）名分者何禮也禮者史之所掌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及國際友朋之禮胥有典法。示人遵守。故春秋依其名分辯其是非以求治人之道。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春秋操之。故長於治人。

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大傳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顧名之源流亦多曲折治史者不可不知也古之文字卽曰名祭法曰黃帝能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當時之所謂正名蓋推行倉沮之文字使知分理之相別異遠夷遐方蓋不相通禹貢曰揆文教又曰聲教訖於四海則吾華夏之族推行文字教之發音漸廣而及於其時之四海矣周官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大行人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明文字爲史之專職而其贊治之效不徒記事尤重同文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秦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七章皆史官所有事漢法太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故其時謂通行之文字爲史書（段氏說文注詳述漢人之習史書）則據古誼而言後世謂乙部爲史書者乃冒古者文字之名而世所矜言之小學出於保氏六書者亦當謂之史學矣惟此史學爲後世經生及閭里書師所尸而史官不之重故迄今同文正名之功猶有未竟苗猺諸族不能通吾秦漢以來之文字則由古史職之義不明也

名之爲用明民廣教爲政治統一之工具初非爲禮家表彰史家立義法也然世變相沿文質遞變爲禮者乃詳爲區別以表彰如同一祭祀也別之以祠礿嘗烝同一田獵也別之以苗蒐狩獮名號凡目樊然各殊在今人視之若甚無謂而深察其意者且以之言天人之際焉

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名也者名其別離分散也號凡而略名詳而目目者徧辯其事也凡者獨舉其大也享鬼神者號一曰祭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無有不皆中天意者物莫不有凡號號莫不有

散名如是是故事如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

推之人之命名以昭彼已之別生之有死初無貴賤之殊男女之有匹偶公務之有主從由質而言均可表示而尚文之世必廣爲之禮以寓其教氏淑世之旨如記稱周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一人之身自氏族外復有若干稱謂他族讀吾書者每不之解卽吾國治史者亦多病之（章氏繁稱篇及陔餘叢考卷二左傳叙事氏名錯雜條均言之）原禮之初意由幼而冠由冠而艾皆以成人昭其進德要之沒身加以考核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其律人若是之嚴也

周書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

太史治大喪於遣之日讀誄蓋告於南郊稱天以誄

曾子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

白虎通義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爲人臣之義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

故孟子曰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楚共王之歿自請爲靈若厲（左傳襄公十三年）躬之不淑則受譏人天元首之尊莫逃公議此所以爲名教贏政不知但取世及以暨萬世雖亦不過由文而質而禮意之亡祚亦尋墜漢人復之諡兼美惡宋後始止美諡（詳陔餘叢考卷十六兩漢六朝諡法條歷舉諸史之爭諡議者）而師儒錫字多有字說以教青年蓋無往而非使人顧名思義也

史本於禮而尚文故曰文勝質則史說春秋者遂謂孔子之修春秋欲反周之文從殷之質其義深博茲不縷舉第就春秋道名分言之衛侯復國滅同姓而稱名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經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杜注衛邢同姬姓、惡其親親相滅、故稱名罪之。 曲禮諸侯不生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杞君來朝用夷禮而稱子。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春經杞子來朝、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鄭克叔段示滅兄弟之恩。

左傳隱公元年、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晉殺申生以彰父子之變。

左傳僖公五年經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杜注稱晉侯、惡用讒。

公羊傳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崩薨卒葬區內外而有書否。

公羊傳隱公三年三月庚戌天子崩、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春秋魯公書薨、諸侯則書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

又十一年、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

州國名字別夷夏而示進退。

公羊傳莊公十年、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

穀梁傳莊公十四年、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伯姬朝子。則一語參譏。

穀梁傳僖公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鄫子同謀則婚姻不正。

又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鄫子也。

其文極簡、而示禮極嚴、執名分以治人、而人事悉括於其中、而無所遁。後史視之、偶乎遠矣。

古史限於工具則文簡、後史利用縑紙則文豐、豐者詳舉事狀、不必約以一辭、而史義相承、仍必謹於名分。如陳壽魏志、已遜范書、而於魏武之自進爵位、猶必臨以天子、固亦自謂不失名分也。

魏志武帝紀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尙書事。 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 十三年、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夏六月、以公爲丞相。 十八年、天子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命公爲魏公。

後漢書獻帝紀建安元年、鎭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尙書事。 曹操自爲司空。 十三年、曹操自爲丞相。 十八年、曹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

唐初玄武門之變、明代靖難兵之起、據事書之、可以見修史者進而益嚴。

舊唐書高祖紀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秦王以皇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同謀害己、率兵誅之。詔立秦王爲皇太子。

新唐書高祖紀九年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庚申、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 太宗紀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未發、九年六月、太宗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大驚、乃以太宗爲皇太子、

傳維鱗明書建文帝本紀建文元年秋七月癸酉、燕王棣兵起、號靖難、
明史建文帝本紀建文元年秋七月癸酉、燕王棣舉兵反。

史記平準書之終曰、烹弘羊、天乃雨。漢書張禹傳曰、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范書荀彧傳、彧飲藥而卒、明年操遂稱魏公云。以此知、紀、傳之文雖視、春秋、爲詳、而屬辭、嚴簡、仍一脈也、史通稱謂篇首述孔子正名之說、次論諸史訛謬、謂何以申勸沮之義、杜渝濫之端、至清儒治史、偏尚考據、矣然論遷史、而上推舜典、

陔餘叢考史記高祖本紀先總叙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則稱劉季、得沛後稱沛公、王漢後稱漢王、即帝位後則稱上、後代諸史皆因之、其實此法本於舜典、未即位以前稱舜、即位之後分命九官即稱帝、曰古時雖樸略、而史筆謹嚴如此。

論通鑑、而兼駁辛楣。

東塾讀書記朱子答尤延之書云、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澧謂王莽篡漢、曹丕亦篡漢、仕於莽者皆書死、仕於丕者書卒、（綱目書陳羣卒）不能畫一也。然錢辛楣謂史家通例、未有書死者、（春秋論）則非也。漢書王莽傳書太師王舜死、大司馬甄邯死、而通鑑因之、豈得云非史例乎。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年王齮死、七年、將軍驁死、夏太后死、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秦楚之際月表二世元年、周文死、陳涉死。鄭世家鄭子十二年、祭仲死。趙世家肅侯十二年、商君死、孝成王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韓世家昭侯二十二年申不害死。韓長孺傳丞相田蚡死。匈奴傳驃騎將軍去病死。以後諸史書死者亦不少。

義法之嚴、至一字、必爭其出入。由此可知名者、人治之大。古人運之於禮、禮失、而賴史、以助其治。而名教

之用以之爲約束聯繫人羣之柄者亙數千年而未替以他族之政術本不基於禮義名教而惟崇功利之史籍較之宜其鑿枘而不相入矣夫人羣至渙也各民族之先哲固皆有其約束聯繫其羣之樞紐或以武功或以宗教或以法律或以物質亦皆擅有其功效吾民族之興非無武功非無宗教非無法律亦非匱於物質顧獨不偏重於他民族史迹所趨而兢兢然持空名以致力於人倫日用吾人治史得不極其源流而熟衡其利弊得失之所在乎

老莊之學最深於史病儒者及史家之持空名而爲姦宄所盜也則以禮教名義爲不足恃如曰田成子一旦殺其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其言若甚激切矣然老莊所持以斥姦宄者猶必用大盜之一辭則是仍以名教也穀梁曰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哀公四年）故老莊之惡大盜無以異於春秋也往有新聞記者以史學相質謂治史於今日不必本之春秋矣應之曰君日從事於新聞日操春秋之法胡爲有此言使不操春秋之法何必日日斥倭略國書僞組織乎此君聞之恍然若失由此可以知吾史之原迄今日未失其功用也

史權第二

吾國史家豔稱南董秉筆直書史之權威莫尚焉。

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　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趙盾）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感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

公羊傳宣公六年親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

穀梁傳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謂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妻棠姜美莊公通焉　夏五月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　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勿許　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　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然趙盾崔杼當國重臣史氏書事公開不懼崔殺三人視趙盾之甘受惡名者已大不同而猶有踵而書者杼亦無如何而聽其書之此事之大可疑者也司馬昭之弑逆陳泰但敢曰誅賈充以謝天下而其進

於此者乃不敢直言。

魏志陳泰傳注干寶晉紀高貴鄉公之殺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泰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不更言。魏氏春秋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時大將軍入於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

使晉齊諸國史官無法守可據。縱一二人冒死爲之。不能必四五人同執一辭必書之而不顧一切。劉知幾但曰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又曰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而董狐之時所以可爲。顧未深考。蓋時代懸隔法制迥殊。止知重個人之氣節不知究古史之職權也。

史通直書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塡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蓋烈士徇名壯夫重氣寧爲蘭摧玉折不作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芳餘烈人到於今稱之。

春秋之時。史官蓋有共同必守之法。故曰君舉必書。

左傳莊公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則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又曰德刑、禮義、無國不記。

左傳僖公七年管仲曰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

非盛德也。

故一國君臣之大事他國史策亦皆書之如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知一國之事非僅本國記之他國之史官有共同之書法以記之矣。

左傳襄公二十年衛甯惠子（甯殖）疾召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

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世之考史者徒知考辨古史記言記事孰左孰右而不措意於春秋諸史無國不記之法未爲知要也。

禮記玉藻天子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漢書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帝王靡不同之。

夫備物典策祝宗卜史惟伯禽始封爲備故曰周禮盡在魯他國史官似不能盡秉周禮。

左傳定公四年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

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

然觀傳文魯舉卜史典策晉舉職官五正蓋辭避重複故官不列舉列國之有史官遵用周制當日始封已然其史官出於王朝守其世學者殆尤篤於史德董狐家世董晉典籍推其遠源蓋出於辛甲。

左傳昭公十五年王（景王）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

杜注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爲太史籍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爲董氏董狐其後。

晉語文王訪於辛尹。 韋注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

漢書藝文志道家辛甲二十九篇注紂臣七十五諫而去周封之。

左傳襄公四年昔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

其治典籍以爲大政非有王章何所依據故於君臣變故奮死不顧而巨慾權臣亦有所嚴憚而莫之敢奪左氏凡例弒君書法有稱君稱臣之別此凡例者殆董史等所共知。

左傳宣公四年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文公十六年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

其究主名申大義或別有詳於官制者守道守官甘以身殉宜矣。

左傳昭公二十年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又定公四年子魚曰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祝史同官祝有官制史亦有官制可見)

公羊家之說春秋經書弒君之賊不再見而趙盾衞孫免侵陳再見於宣公六年以見盾不親弒謂史狐所書者爲史例孔子所書者爲經例

春秋繁露玉杯篇趙盾弒君四年之後別牘復見非春秋之常辭也 盾之復見直以赴問而辨不親弒非不當誅也。

王闓運公羊傳箋晉史書賊曰晉趙盾殺其君夷獋此史例也春秋經例不可用史例用史例則盾反有詞故以經助史。 據晉史之言如春秋之例則盾亦不當復見今復見者正所以治之也。

蓋孔子修春秋據舊史而益加精嚴而舊史之書非久有義例故恆見經史之殊甯殖出君自知其名在

諸、侯、之策。而今、之、春秋、乃書曰、衛侯、出、奔、齊。（襄公十四年）尤可、見、孔子、之、春秋、異於、舊史。而、甯殖、所、言。必屬、實、事、使、諸侯、之策、固無、其文、何、爲、以、此、自、誣、乎。

春秋國君之於史謂之社稷之臣。

檀弓衞有太史曰柳莊寢疾、　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

軍不先史不能得人之國。

左傳閔公二年、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衞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者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

將帥進退有史參加。

左傳襄公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

盟誓朝貢史悉紀載。

左傳襄公二十三年、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　二十九年、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

不第君臣命。位司其策授已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　襄公十年、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

哀公三十年、鄭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爲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

至如魯之史革、史書斷罟。

魯語莒太子僕弑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其寶來、其愛我甚矣、爲我與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即左傳之太史克）遇之而更其書曰、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爲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按此即後世給事中中書舍人封駁之權輿）明日、有司復命、公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此與董狐南史同一不畏死者）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爲賊、掩賊者爲藏、竊寶者爲宄、用宄之財者爲姦、使君爲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乃舍之。左傳文公十八年載是事出於季文子、惟宣公問之、則使太史克對、其言述周禮誓命尤詳、蓋即季文子主動、亦必以史官格君之非也。

又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可見其史官當在君側）

晉史黯之箴趙鞅、楚倚相之謗申公、侃侃直言、廷爭面折。

晉語趙簡子田於螻、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簡子見之曰、何爲、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簡子曰、何爲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螻而麓不聞、臣敢煩當日、簡子乃還。

楚語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

是當時各國史官職權之尊、實具有特殊地位、非後世史官僅掌撰述之比。近人論史者、比之司法獨立。然亦未能推其比於司法獨立之由來、蓋非從五史、職掌、觀之、無以知其系統矣。

周之太史所掌典則灋制、既與冢宰相同、而王者馭臣出治之八枋、悉由內史所詔、國法國令之貳、咸在

史官以攷政事以逆會計臚舉其日則治教禮政刑事總攝六官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賅括百職祭祀法則賦貢禮俗田役既無不知而所謂祿位刑賞廢置尤爲有國大權必操於元首及執政者太史掌之內史亦掌之舉凡爵祿廢置殺生予奪或王所未察及其未當者均得導之佐之是史雖僅僅文官幕僚之長而一切政令皆其職權所司由是可知周之設官惟史權高於一切諸侯之國其有太史內史諸職者王朝當亦規定其職權必非各國自爲風氣或一二史官沽名市直也審矣（韓起曰周禮盡在魯蓋魯特完備他國非不知周之禮經特不如周之詳盡耳）

且史之掌典法則也與小宰司書司會雖同而禮書禮法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則小宰司書諸官所不備也故周之史官爲最高之檔案庫（各官之檔案有各官之史掌之其成爲典則禮法者計已刊修如後世之會典）爲實施之禮制館爲美備之圖書府冢宰之僚屬不之逮也由是論之後世史籍所以廣志禮樂兵刑職官選舉食貨藝文河渠地理以及諸侯世家列國載記四裔藩封非好爲浩博無涯涘也自古史職所統不備不足以明吾史之體系也而本紀所書列傳所載世表所繫命某官晉某爵設某職裁某員變某法誅某罪錄某後祀某人一一皆自來史職所掌而後史踵其成規當然記述者也惟古之施行記述同屬史官後世則施行記述各不相謀而史籍乃專屬於執筆者之著述耳他族立國無此規模文人學者自爲詩文或述宗教或頌英雄或但矜武力而爲相斫書或雜記民俗而爲社會志其體系本與吾史異趣或且病吾史之方板簡略不能如其活動周詳是則政宗史體各有淵源必知吾國政治之綱維始能明吾史之系統也

周官史職不言諫爭。惟曰贊。曰詔。曰考。曰逆。則施行之當否。與隨事之勸戒。已寓其中。且曰、逆者。預事、防維。夙申、法守。則消弭於未然者多。而補救於事後者少矣。王制有天子受諫百官受質之文。皆承太史典禮執簡記之下。則諫及質者。史所有事也。

王制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

殷史辛甲執圖法而諫至七十五次。及在周爲太史。且命百官官箴王闕。則史之據法典以諫君。其來久矣。大戴記謂三代之禮。天子不得爲非。失度則史書之。工讀之。

大戴記保傅篇。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　食以禮。徹以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

召公所述瞽史獻典教誨。爲天子聽政舊制。

周語。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師曠述史之爲書。自夏書官師相規而來。

左傳襄公十四年。師曠曰。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

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則古史之職以書諫王其源甚古不必始於周代其原則實在天子不得爲非一語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其禍至烈而吾族聖哲深慮預防之思想乃以典禮史書限制君權其有失常必補察之勿使過度雖其事不似他族之以憲法規定而歷代相傳以爲故事則自甚惡如桀紂厲幽失其約束之效力者外凡中材之主皆可賴此制以維持於不敝夫自天子失度史可據法以相繩則冢宰以降孰敢縱恣史權之高於一切關鍵在此後世臺諫之有監察權不僅監察官吏實歷代一貫相承之良法美意蘇軾所謂委任臺諫一端是聖人過防之至計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者（蘇軾上神宗書中語）非由自古雖天子不得爲非之定義而來乎

惟是吾國史權之尊固彷彿有他國司法獨立之制度然其精義又與他族之言權者有別他族之言權者每出於對待而相爭吾國之賦權者乃出於尙德而互助此言史權者最宜鄭重辨析者也歷世賢哲主持政權上畏天命下畏民嵒惟慮言動之有愆致貽國族以大患樂得賢者補闕拾遺於左右爰有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之法其初以備遺忘其後以考得失相勉於善屈己從人而史之監察權由是樹立主持大政者不惟不之防禁且欣受而樂從皋陶謨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又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古之君臣猶之賓主其謂之鄰者取其密邇而相輔助故太史內史皆若友朋共爲大政又恐後世不知此義定爲四輔之制洛誥曰亂爲四輔所以誕保文武受民其法固傳自虞書非周特創大戴記述明堂之位史佚與周召太公同爲四聖卽所謂亂爲四輔也

大戴記保傅篇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强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

中央政府如此。諸侯之國亦然。觀衛武公抑戒之自儆、可以知此種根本觀念、非出於臣下要求權利。而爲主持政務者、要求互助、蓋深知匡弼箴規、不惟有益於國事、實則有益於其身家。保世滋大、與覆宗隕命相較、若何、故賢者乃勤求如恐不及。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抑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

後世古意寖湮。然如唐太宗之欲觀國史。猶以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爲言。此中國之政術特異於他族者也。

通鑑唐紀太宗貞觀十七年、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上曰、朕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譔次以聞。

復次、吾國史權、雖無明文規定、若他族之爭立國憲、以保障言論之自由。然亦未嘗無明定之責任、保傅篇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此即古史有明定責任之證。且非獨太子之

史如此即宮中之女史亦然。

大戴記保傅篇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有徹膳之宰太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不書過不書過則死過書而宰徹去膳夫膳夫之義不得不徹膳不徹膳則死。

詩衞風靜女毛傳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右手既御著於左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周官晉太史曰殺晉小史曰墨。說者疑史爲事字之訛或謂爲後人所竄改不知此乃使史官自勉於職。不避權勢最要之條文。與戴記毛傳可以互證。

周官秋官條狼氏誓邦之太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故蔡墨曰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曰（杜注蔡墨晉太史）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不然。齊史何以視死如歸里革何以以死奮筆。史魚何以甘以尸諫哉。

大戴記保傅篇衞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迷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迷子瑕是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造然失容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召迷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衞國以治史鰌力也。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趙注曰孔子懼王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杜預左傳集解序亦曰說者以爲仲尼自衞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蓋謂孔子以春秋爲無冕之王

也素王之稱自伊尹時已有之。

史記殷本紀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集解引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

莊周亦言玄聖素王之道（天道篇）素王疑即古史相傳紀述天子得失之事。孔子修春秋用古史之法。故曰設素王之法然孔子以魯臣何以得行天子之事以周官證之其義自明。古之史官本以導相天子爲職其所詔告及所記錄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何一非天子之事孔子修春秋特遵史官之職而爲之。非欲以私人僭行天子之事其恐人之罪之者以爲雖遵史法而身非史官耳穀梁傳謂春秋有臨天下之言說者亦以王者撫有天下解之。

穀梁傳哀公七年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注徐乾曰臨者撫有之也王者無外以天下爲家甚其有也。

實則春秋所治自天王始（如天王使家父求車譏其非禮之類）豈惟以天子之事治天下。第其治天子諸侯者。必本周之典禮故雖嚴而非僭也。

後世史職遠遜於古矣其蹤跡遷流猶斷續可見史通稱趙鞅晉一大夫猶有直臣書過。

說苑晉周舍事趙簡子立於門三日簡子問之舍曰願爲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月有效歲有得也簡子說。

陳勝蕭何猶踵其法。

史記陳涉世家以朱防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羣臣。

後漢書文苑傳崔琦傳 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史。 劉攽曰、吏當作史。

而君舉必書之語。亦幾等於固定之憲章。漢唐學者。時時稱述。以資諫戒。

後漢書荀悅傳 悅言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尙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又酷吏傳陽球傳 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尙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 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

舊唐書魏知古傳 知古累修國史 睿宗女金仙玉眞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觀季夏盛暑營造不止知古上疏諫曰 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是以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如是則君之所舉可不愼歟臣備位諫諍兼秉史筆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臣愚以爲不可。

又徐堅傳 監修唐史神龍初再遷給事中時雍州人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不臣之迹反爲三思所陷中宗卽令殺之時方盛夏堅上表曰月將誣構良善故違制命準其情狀誠合嚴誅但今朱夏在辰天道生長卽從明戮有乖時令致傷和氣君舉必書將何以訓伏願詳依國典許至秋分則知恤刑之規冠於千載哀矜之惠洽乎四海中宗納其所奏遂令決杖配流嶺表。（冊府元龜國史部敍亦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書法不隱所以愼言行示勸戒也）

柳虬當西魏時。猶以直筆於朝顯言其狀爲請。史且稱其事遂施行。是春秋故事。至北朝時猶若伏流之一現。縱當時法意久異成周史之職掌。亦已迥殊。而其遺風善制。流傳之久。可以概見。

北周書柳虯傳、虯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監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以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情橫議、亦自異端並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　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自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輒冒上聞、乞以瞽言、訪之衆議、事遂施行。

觀高澄及韋安石之言。都甚敬畏史權。

北齊書魏收傳、齊文襄謂司馬子如曰、魏收爲史官、書吾等善惡、聞北伐時、諸貴常餉史官飲食、司馬僕射頗曾餉不、因共大笑、仍謂收曰、卿勿見元康等在吾目下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

新唐書朱敬則傳、請高史選、以求名才、侍中韋安石嘗閱其史稿、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權重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臣、所以畏懼者也。

惟韓愈猥以人禍天刑爲慮。其識乃不逮柳宗元。合觀其言。亦可知政宗隆替史職伸屈之因。

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氏兄弟幾盡、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

柳宗元與韓愈論史官書、退之以爲紀錄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　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如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

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而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

降至唐文宗時、鄭朗猶能守職。

新唐書鄭朗傳、開成中、權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以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見、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飾、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畀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言之不協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朗遂上之。

蘇軾之諫神宗、以國史記之爲神宗惜、是皆蹤跡遷流斷續可見者也。

蘇軾上神宗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

綜觀史迹、古史之權、由隆而替、古史之職、亦由總而分、夫古之五史、職業孔多、蔽以一語、則曰掌官書以贊治、由斯一義、而歷代內外官制、雖名實貿遷、沿革繁夥、其由史職演變者、乃特多、是亦研究史權所宜附論及之者也、吾國自周官以後、殆無一代能創立法制、設官分職、大抵因仍演變、取適一時、故雖封建郡縣、形式不同、地域廣輪、日增於昔、而內外重要職務、恆出於周之史官、其由周代中士下士之御史、演變爲御史大夫中丞、建立臺察之制、爲世所共知者、無論矣、秦漢京師地方長官、實曰內史、秦以御史監

郡。漢由丞相遣史刺州。嗣遂演爲刺史州牧之職。（均見漢書百官公卿表）蓋史本祕書掌職。近在中樞。熟諳政術。且爲政治首長所親信。故對於首善之區及地方行政典司督察勝於外僚。後世如金元行省。以中書省臣出領。清之督撫猶帶尙書侍郎職銜。均此意也。

周官之制。相權最尊。而太史內史執典禮以相匡弼。法意之精。後世莫及。秦漢不知禮意。而以丞相總大政。御史大夫貳之。猶存周制於什一。武宣以降。丞相與御史大夫之權浸微。大權悉操於人主。此其與古制最相外戾者也。（觀周官國政咸總於冢宰。知其時王者實垂拱無爲）然人主以私意而忘禮意。而事實所需。仍不能出於古制。爰有中書尙書。近在宮禁。典治官書。出納詔奏。其職實周之內史。惟周之內史爲外廷之要職。而中書尙書爲天子之私人耳。司馬遷以太史令爲中書令。卽以外廷之史。變爲內廷之史之證。成帝罷宦官。增置尙書。分曹治事。迄東漢而政歸臺閣。三公徒擁虛名。居相位者。非領尙書錄尙書事。不得與聞機要。蓋以內史掌相權。而又懼內外之隔閡。復以宰相參加內史。與周制適成一反比例矣。知中書尙書之爲內史。則知魏晉以降。演變至唐。爲中書尙書門下三省。至宋爲中書門下。至元及明初爲中書省。明中葉至清初爲殿閣大學士。清雍乾以降爲軍機大臣者。皆內史也。（門下省出漢之僕射侍中給事中。演變亦卽內史。故給事中掌封駁。以其職在內廷。得進言於人主。與聞用人行政也）而尙書由漢之六曹。演變而爲六部。則又以內史而變爲行政長官。與內史之出爲地方長官。同一性質。故吾謂歷代內外重要官制。皆出於史也。

唐宋時內史變爲相矣。史職仍不可闕。於是有翰林學士。掌內制。中書舍人掌外制。卽古史之掌策命者也。翰林學士號爲內相。演變而爲明之大學士。史又變爲相矣。上下二千年。或以史制相。或以相領史。及

史變爲相復別置史而史又變爲相故二千年中之政治史之政治也二千年中之史亦即政治之史也子母相生最可玩味而其利弊得失亦復循環相因無論武人崛起裔族勃興苟欲經世保邦必倚史以成文治此其利與得也君主專制不知任相而所倚以爲治者因亦不能創制顯庸第以奉行故事熟習例案救弊補偏適應環境爲事此其弊與失也夫以進化公例言萬事演蛻胥由混合而區分吾國史權最隆之時乃職權混合之時至其區分則行政監察著述各席其權而分途演進不得謂史權之沒落惟不綜觀官制及著作之淵源乃不能得其條理脈絡之所在耳章氏史釋篇略論內閣六科翰林中書之屬比於古史顧氏日知錄極論唐宋及明代封駁之制之善第都未能從源及流爲吾國史職作一整個有系統之敍述清代所定歷代職官表以清爲主而上溯之尤未明於官制遞嬗之故爰爲縱論及之

漢之尙書 附

尙書即今所謂祕書處典其事者即曰尙書猶今之治祕書者即曰祕書也秦時相府有尙書。

秦策文信侯相秦臣中之爲尙書習秦事。

漢則爲內廷之職以能史書者爲令史

漢書藝文志漢興蕭何草律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尙書御史史書令史。韋昭曰若今尙書蘭臺令史也。　按蕭何律文之意蓋謂最工書者得爲尙書之史書令史或爲御史之史書令史韋注似未分析又據蕭何律知西漢開國即有所謂尙書故文帝誅薄昭之故事在尙書特自成帝以後設官始多權亦日重耳。

郎官善書者亦給事其中

漢書張安世傳少以父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尙書（師古曰於尙書中給事也）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尙書令。　按此三篋殆猶今之所謂公事箱觀下云具作其事蓋篋中文書各有應行事件安世能識其綱要故作書施行若是古書不當云具作其事也。

西漢之季以博士高第爲尙書蓋必經光祿選試。

漢書孔光傳是時博士選三科（言分三等也）高爲尙書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爲尙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尙書令。

東漢之季則由三公選薦或出特拜不經選試。

後漢書李固傳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言舊制尚書郎由光祿試之也）時皆特拜、不復選試。
又王暢傳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爲尚書。

漢書百官公卿表不詳其職掌。

漢書百官公卿表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　孟康曰、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爲號也。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　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　按後漢書朱穆傳、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注省覽也）　黃門侍郎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知百官公卿表所謂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者、即穆所謂省尚書事也、武帝游宴後廷、用宦者爲中尚書、（見蕭望之及石顯傳）而侍中中常侍仍用姓族、不皆閹人、其侍中中常侍盡用閹人、自和熹太后稱制始、故百官公卿表曰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明其爲姓族、非閹人、而以有此加官故得入禁中也、若如後漢之中常侍常在禁中、不必曰得入禁中矣。

續漢志始詳著之。

續漢百官志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

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　尚書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爲四曹、（曹猶令之科也）　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世祖承遵、復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　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　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令史十八人、二百石。本注曰、曹有三主書、後增劇曹三人、合二十一人。　按尚書爲天子之祕書處、分曹辦事、與相府之分曹者內外相當、相府之諸曹掾史、丞

相之祕書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亦未詳。言續漢志百官志太尉公一人、長史一人、千石、本注曰、署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此猶今之簡任委任）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此則一律爲委任也）西曹主府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史遷除及軍吏。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黃閤主簿錄省衆事。令史及御屬二十三人。本注曰、漢舊注、公令史百石。自中興以後注不說石數。御屬主爲公御。閤下令史主閤下威儀事。記室令史主上表章報書記。門令史主府門。其餘令史各典曹文書。合相府（即太尉府）之祕書處與內廷之祕書處。設立多職。分曹辦事觀之。可見中央政府統治各地。文書猥多。性質複雜。非設多曹不能賅括。而內廷尚書有視相府諸曹爲少者。趙甌北所謂其所不掌者惟刑罰有廷尉。禮儀有太常。軍馬有大司馬。賦稅有大司農。糾劾有御史而已。然漢舊儀三公曹主斷獄及天下歲盡集課事。又典齋祀則亦總持刑獄財賦禮儀也。二千石曹民曹皆兼主盜賊。漢舊儀二千石曹尚書掌中郎官水火盜賊辭訟罪眚。民曹尚書典繕治功作監池苑囿盜賊事。則續漢志本注所引尚書六曹職務。特舉其略。不可以其文之不備。即謂爲職所不統也。

尚書在帝左右。

漢書霍光傳尚書左右皆讀。

掌制詔下御史。

史記三王世家三月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奏未央宮、制曰、下御史、六年三月戊申朔乙亥、御史臣光守尚書令丞非下御史。

讀章奏。

漢書霍光傳尚書令讀奏、 尚書令復讀。

主封事。

漢書魏相傳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累朝故事皆歸掌錄。

漢書元后傳詔尚書奏文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 按漢書文帝十年冬、將軍薄昭死、注引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鄭氏所述、當即出於尚書所記之故事。

故尚書號爲百官之本。樞機重職。

漢書賈捐之傳尚書百官本。 石顯傳尚書百官之本。

又蕭望之傳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 孔光傳凡典樞機十餘年。

以愼密而能守法爲貴。

孔光傳領尚書事、後爲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如故、 守法度、修故事、 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槀、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擧、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

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世傳爲名言。

漢書鄭崇傳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顧以士大夫爲人主治祕書、猶不使於燕私。故自武帝至宣元時。以宦者爲中書令。於出入內庭尤便。弘

恭石顯所由寵任也。

漢書蕭望之傳宣帝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周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　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　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廷、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

又佞幸傳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廷、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　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倚附者、皆得寵位、　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大鴻臚馮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

成帝時罷中書宦官。（成帝紀建始四年）自是迄東漢、權在尚書。而魏晉以降、士大夫為中書令者。又為政權所萃、其勢軼於尚書。蓋尚書中書皆人主之祕書。重尚書則尚書握其權。重中書則中書握其權也。

陔餘叢考　尚書本秦官少府之屬、在內掌文書者、漢因之、武帝始用宦官為中書謁者令、於是尚書與中書職事多相連、其時中書如唐之樞密使、明之司禮監、而尚書通掌章奏、出詔命、參決衆事、如唐之中書門下、明之內閣也。　曹操以劉放孫資為祕書郎、文帝即

位、更祕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遂掌機密、明帝益任焉、其時中書監令號爲重任、蔣濟曰、今外所言、輒云中書、晉書荀勖由中書監除尚書令、或賀之、而勖有奪我鳳池之歎、至晉惠帝時、孫秀爲中書監、王處爲中書令、權傾中外、則更任之極重者矣。

東漢開國。以侯霸爲尚書令。始能定當時之政制。

後漢書侯霸傳、族父淵以宦者有才辨任職元帝時、佐石顯等領中書、號曰大常侍、成帝時、任霸爲太子舍人、建武四年、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據此知霸之明習故事、蓋自其族父嘗領中書、故能記識前世善政法度也、）

其時大臣難居相任。（亦見侯霸傳）政歸臺閣。封爵進退。一出尚書。

後漢書馮勤傳、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任事精勤、遂見親識、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哉吏也、由是使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由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爲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

積之既久、尚書操實權、而非相三公以虛名、而受責、選舉誅賞、都由尚書。質言之、則東漢之政府。一祕書之政府也。

後漢書陳忠傳、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

祕書所重在例案。援據例案、則是非有準、故自孔光石顯、皆以明習故事。久居尚書。東漢尚書之稱職者。亦莫不曰曉習故事。閑達國典。所謂萬事不理問伯始者。徒以胡廣達練事體。明解朝章耳。

後漢書蔡茂傳郭賀能明法建武中爲尚書令在職六年曉習故事多所匡益。

又黃香傳帝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爲尚書令。

又黃瓊傳稍遷尚書僕射瓊隨父（卽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練達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又劉祐傳補尚書侍郎閑練故事文札强辨每有奏議應對無滯爲僚類所歸。

又竇武傳尚書郎張陵嬀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

又陽球傳補尚書侍郎閑達故事其章奏處議常爲臺閣所崇信。

又胡廣傳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

故事不賅則求之經訓。

後漢書張敏傳爲尚書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駮議曰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　議寢不省敏復上疏　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　和帝從之。

又韓稜傳竇憲與車駕會長安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慚而止。

經典故事咸得其比則權倖畏之亦猶民主國家必援據憲法其限制君權體恤民物有時且可獨申己意不爲羣議所撓。

後漢書楊秉傳劾奏中常侍侯覽具瑗等　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

不能諫、帝不得已、竟免寬官而刪毀國●

又朱暉傳、元和中召拜爲尚書僕射、　是時穀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又鹽食之急者、雖貴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又宜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於是詔諸尚書通議、暉奏據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寑●後陳事者復重述林前議、以爲於國誠便、帝然之、有詔施行、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卒以林等言爲然、得暉重議、因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勅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爲、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寑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又虞詡傳、遷尚書僕射、　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惷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慚●

故漢廷之優禮、尚書冠冕百僚。良以尚書能爲元首處理國事。恆得其宜。不獨司喉舌。工文牘。以精勤自效爲人主私人已也。

後漢書宣秉傳、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又鍾離意傳、欒崧者、河內人、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

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漢官儀、尚書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靑縑白綾被、或錦被、晝夜更宿、帷帳畫、通中枕、臥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大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絜被服、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也。

又張禹傳、延平元年、遷爲太傅、錄尚書事、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帳牀褥、太官朝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　數上疾乞身、詔遣小黃門問疾、賜牛一頭、酒十斛、勸令就第、其錢布刀劍衣物、前後累至。

又韓棱傳、五遷爲尚書令、與僕射郅壽、尚書陳寵、同時、俱以才能稱、肅宗嘗賜尚書劍、唯此三人、特以寶劍、自手署其名曰、韓棱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說、以棱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竇氏敗、棱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帝以爲憂國忘家、賜布三百匹。

又周榮傳、子興少有名譽、永寧中、尚書陳忠上疏薦興曰、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辭必溫麗、垂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郁郁、竊見光祿郎周興、孝友之行、著於閨門、淸厲之志、聞於州里、蘊匵古今、博物多聞、三墳之篇、五典之策、無所不覽、屬文著辭、有可觀採、尚書出納帝命、爲王喉舌、臣等旣愚闇、而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興抱奇懷能、隨輩栖遲、誠可歎惜、詔乃拜興爲尚書郎。

又黃香傳、祗勤物務、憂公如家、　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

又馮衍傳、子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勅令勿驚。

西漢重臣。率稱領尚書、或平尚書事、視尚書事、並參尚書事。

漢書霍光傳、霍山自承領尚書。（蕭望之孔光領尚書事見前）

張安世傳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

張敞傳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參尙書事。

張禹傳爲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尙書事。

史丹傳父高、宣帝疾病、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

師丹傳哀帝卽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尙書事。

何並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內領尙書、外典兵馬。

薛宣傳復召宣給事中、視尙書事。

成帝紀以元舅侍中衞尉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

董賢傳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尙書。

東漢則曰錄尙書事。其兩人並命則曰參錄尙書事。

後漢書章帝紀以趙憙爲太傅、牟融爲太尉、並錄尙書事。

和帝紀以鄧彪爲太傅、賜爵關內侯、錄尙書事、百官總己以聽。

又大司農尹睦爲太尉、錄尙書事。

殤帝紀太尉張禹爲太傅、司徒徐防爲太尉、參錄尙書事。

安帝紀太尉馮石爲太傅、司徒劉熹爲太尉、參錄尙書事。

順帝紀太常桓焉爲太傅、大鴻臚朱寵爲太尉、參錄尙書事。

又劉光爲太尉錄尚書事。

又大鴻臚龐參爲太尉錄尚書事。

沖帝紀以太尉趙峻爲太傅大司農李固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質帝紀司徒胡廣爲太尉司空趙戒爲司徒與梁冀參錄尚書事。

靈帝紀以前太尉陳蕃爲太傅上竇武及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又司徒胡廣爲太傅錄尚書事。

又後將軍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

獻帝紀司徒王允錄尚書事總朝政。

又司空淳于嘉爲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爲司空並錄尚書事。

又光祿大夫馬忠爲太尉參錄尚書事。

又太僕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

又太常楊彪爲太尉錄尚書事。

又衛尉趙溫爲司徒錄尚書事。

又鎭東將軍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夫以一文牘祕書之機構。而內外演變。極其複雜而重要者。何也。準故事則有例案可循。而行政合於心習。操命令則有威權可擅。而事先宜愼防。維賢明之主。以太史內史隸六官。則政治無不公開。專制之世

以尚書中書爲內職則宰制任其私便故親於兩漢尚書之職可以得政權之要義爲分職愈多轄地愈廣集權愈尊委任大臣則慮兩府三公奪其魁柄總持禁近則惟左右侍從爲其腹心於是由齟齬而調整又必就外官之可倚重者總領其事而其他重臣不參機密僅能負其所掌一機關之責於大政無與焉明之各部尚書不入內閣者不敵大學士之尊清之大學士不入軍機者亦不過虛擁中堂之名前後一轍也顧此祕書文牘之職由人主與大臣爭權而爲此因齟齬而調整之機構又別有兩患焉禁近復藏內幕則宦豎之力得而竊之外官或擅兵柄則武人之力得而奪之歷朝已事不可縷舉要皆集權之必然趨勢也東漢陳忠李固等恆思調變內外

後漢書陳忠傳（其諫疏前半見前）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　忠意常在褒崇大臣待下以禮其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皆忠所建奏頃之拜尚書令延光三年拜司隸校尉糾正中官外戚賓客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

又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

而竇武之敗乃由宦豎盜發其書則內幕之內幕尤可懼也

後漢書竇武傳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素狡猾尤無狀者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蕃謂武曰此曹子便

當收殺、何復考爲、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祝瑨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時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瑀盜發武奏。

論漢尚書之職。必上推之於周之史職。下極之於後世之祕書。其義始備。古史起源。固亦不過專司記錄。以其切近主權者。諫爭規勸易於進言。而史權由之而重。漢之尚書非其比矣。然如申屠剛鍾離意張陵諸賢。焜燿史策。實亦可以成主德而申公憲。

後漢書申屠剛傳、遷尙書令、光武嘗欲出游、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

又鍾離意傳、徵爲尙書、時交阯太守張恢坐贓千金、徵還伏法、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而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歎曰、清乎尙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轉爲尙書僕射。車駕數幸廣成苑、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陳諫般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闕免冠上疏、　詔因謝公卿百僚、遂應時澍雨焉。時詔賜降胡子縑、尙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尙書以下、至見提曳。　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　帝雖不能用、然知其至誠、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爲魯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言、謂公卿曰、鍾離尙書若在、此殿不立。

又張陵傳、官至尙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寮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

以陵不肖謬見擢序今中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故制度無定亦視居其職者之若何至如翟酺之詐孫懿以求爲尚書則學者之無行可資監戒者耳

後漢書翟酺傳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其先用乃往候懿既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酺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酺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試尚書以天文道術亦可見尚書性質與古史官相近）

史統第三

史之所重。在持正義。梁隋以來。爰有正史之名。歷代相沿。充溢簿錄。顧正史二字。初未有確定界說。隋志稱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爲正史。乃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故唐六典曰。乙部爲史。其類一十有三。一曰正史。以紀紀傳表志。四庫提要曰。總括羣書。分十五類。首曰正史。大綱也。章學誠辨其類例不同。亦未陳正史之定義。

章學誠論修史籍考略舊例以二十一家之書同列正史。其實類例不淸。馬遷乃通史也。梁武通史鄭樵通志之類屬之。班固斷代專門之書也。華嶠范沈諸家屬之。陳志分國之書也。十六國春秋九國志之類屬之。南北史斷取數代之書也。薛歐五代諸史屬之。晉書唐書集衆官修之書也。宋遼金元諸史屬之。

梁啓超以官書目之。義亦未諦。官書不限於正史。正史亦不盡官書也。

梁啓超中國史籍十類表　第一正史　甲官書所謂二十四史是也　乙別史華嶠後漢書習鑿齒蜀漢春秋等其實皆正史。（習鑿齒漢晉陽秋是編年體非華氏後漢書一類）

尋六典之說。蓋世所公認。諸史不盡有表志。而紀傳之體實同。故自隋志以降。編年之體皆別爲類。不入正史。紀傳體之爲正史。允足備一義矣。第正史之名。始於梁阮孝緒。其正史削繁一書。今雖不傳。疑其所謂正史。即七錄所謂國史。取別於僞史者也。

附隋書經籍志雜史類。正史削繁九十四卷阮孝緒撰。

阮孝緒七錄紀傳錄十二類一曰國史、七曰僞史。梁武通史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跋氏列於夷狄傳。（見史通史記家）阮氏所持之義必與通史相同。五胡拓跋概非正史。其於曹魏不用習氏之說則蕭梁受禪不能斥魏也。準此以言隋志之載正史已不同於阮氏。魏周諸書次於齊梁則以隋承周後。不得外拓跋於夷狄矣至劉知幾史通歷舉正史並及十六國春秋則又大異於隋志。崔書在隋志屬於霸史唐志亦列僞史其不得爲正史盡人所知也卽劉氏亦屢稱爲僞史。顧置之正史之列。

史通正史篇　貞觀中詔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引僞史十六國書。崔鴻歿後永安中其子續寫奏上請藏諸祕閣由是僞史宣布大行於時。

豈以鴻書紀綱皆以晉爲主故特重之耶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亦與三國志不同列之正史未審其何所取義也。

史通正史篇崔鴻考覈衆家辨其同異除煩補闕錯綜綱紀易其國書曰錄主紀曰傳都謂之十六國春秋。又探賾篇崔鴻鳩諸僞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之未敢出行於外案於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南更爲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僞書無錄而猶歸罪彥鸞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廣固委質慕容何得眷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爲主亦猶班書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壽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爲魏史傳列島夷不欲使中國著書推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紓魏羞。

唐志正史內附集史。李氏南北史列焉。鄭樵藝文略正史末有通史。亦卽所謂集史也。元主中夏。以遼金之史與宋並列。遼金雖未統一。以魏齊周之史爲正史例之。固承隋志之義也。自元及淸。蓋無所謂霸史僞史之說。章氏生淸代。雖熟於史義。顧亦不能質言。姑以遼金元史爲集衆官修之書。比之晉唐。而阮氏正史之義。訖未有人發之。今之政體既異前世。正僞雜霸之辨。似可存而不論。然民族主義及政權統一。皆今之所最重。亦卽吾史相承之義有以啓之。故由正史之名。推其義之從來。則三統五德及後世正統之辨。固今日所當理董。不必爲淸人隱諱之辭及前哲辨析未精者所囿矣。

公羊傳隱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三年曰。故君子大居正。一統與居正。實貫上下千古而言。故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炎黃以來。吾史雖有封建郡縣之殊。禪讓世及之制。而羣經諸子以迨秦漢紀載。述吾政教所及之區域。贏縮不同。地望互異。要必騈舉東西南朔所屆。以示政權之早歸於一。

堯典宅嵎夷曰暘谷。平秩東作。宅南交。平秩南訛。宅西曰昧谷。平秩西成。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

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

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鈆。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岠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北戴斗極爲空桐。東至日所出爲太平。西至日所入爲大蒙。

大戴記五帝德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阯。西濟於流沙。東至於蟠木。

呂氏春秋任數東至開梧南撫多鸛西服壽靡北懷儋耳。

又爲欲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

又求人禹東至榑木之地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西至三危之國北至人正之國。

秦瑯琊臺刻石文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東至於海西至於空桐南至於江北逐葷粥。 顓頊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阯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

故其思想之廣大。動以天下爲言。皋陶謨曰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立政曰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北山之詩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戰國時人且以爲自舜以來之詩。（呂氏春秋愼人）是以部落酋長不妨以千百計。而統治之者必歸於一個中央政府。此其與他族史迹之型成。徒以一都一市一國一族與其他市府國族頡頏雜立代興爭長垂數千年不能統於一者迥殊之特色也。

由天下之觀念。而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之觀念。（呂氏春秋貴公）又有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之觀念。（逸周書殷祝）故曰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此實吾民族持以衡史最大之義其衡統一之時代必以道德爲斷。三統五德不必拘一姓之私而無道者雖霸有九州。不得列之正統雖曰五德本於五行其取相勝或相生本無定說學者多病其誕妄。然以道德表治統固不得爲迷信也。

漢書谷永傳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

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適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三正以黑統初、正日月朔於營室、斗建寅、天統氣始通化物、物見萌達、其道黑、故朝正服黑。正白統者、歷正日月朔於虛、斗建丑、天統氣始蛻化物、物始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正赤統者、歷正日月朔於牽牛、斗建子、天統氣始化物、物始動、其色赤、故朝正服赤。（據盧文弨校補）三統之變、近夷遐方、無有生煞者、獨中國、後、（按此文卽謂近夷遐方不能以相生相勝之義得吾治統、得吾治統者、獨中國之民族耳、）而三代改正、必以三統天下、曰三統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廢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國、法天奉本、執端要以統天下、朝諸侯也。是以朝正之義、天子純統色衣、諸侯統衣纏緣紐、大夫士以冠、參近夷以綏、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統之義也、其謂統三正者、曰正者正也、統致其氣、萬物皆應而正、統正、其餘皆正。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此以相勝爲義、）

漢書律曆志世經炮犧繼天而王、爲百王先、首德始於木、故爲帝太昊。共工氏伯九域、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炎帝以火承木、故爲炎帝。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爲土德。少昊摯立、土生金、故爲金德。顓頊受之、金生水、故爲水德。帝嚳受之、水生木、故爲木德。帝堯封于唐、木生火、故爲火德。堯嬗舜以天下、火生土、故爲土德。舜嬗禹以天下、土生金、故爲金德。成湯伐夏、金生水、故爲水德。周武王伐紂、水生木、故爲木德。漢高祖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張蒼以漢爲水德、公孫臣以漢爲土德、其說不一、）

史記高祖本紀贊曰、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此言其道能承天之統也。漢書郊祀志、宣帝卽位、由武帝正統興、則謂一姓傳位之正統也。師丹傳稱劾奏董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喩、則以太后之稱不宜有二、爲一統、又稱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

父母葬。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亦以哀帝之嗣成帝爲正統。皆帝王家事。非指國權之遷變。故治史者謂後儒誤用正統二字。不知漢人所謂正統固有專義。然世經謂秦在木火之間。顏師古曰志言秦爲閏位。王莽傳贊曰紫色鼃聲、餘分閏位。則正閏之辨、漢已有之矣。秦新失德、均不得爲正統。曹魏篡逆同於新莽。故習鑿齒斥魏而正蜀。

晉書習鑿齒傳、桓溫覬覦非望、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爲篡逆、至於文帝平蜀、乃爲漢亡、而晉始興焉。

世說注引習鑿齒漢晉春秋晉承漢統論曰、若以魏爲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若以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共王秦政、猶不見叙於帝王、況暫制數州之衆哉。

其所持義。地未統一。道不足稱、蜀爲宗室、實兼二義。初非止私一姓。史通既辨晉書之非。又以通史爲當。說似兩歧。然探賾篇所謂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則固深得習氏之用心也。

史通探賾篇、習鑿齒之撰漢晉春秋、以魏爲僞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耳、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以絕彼瞻爲、防玆逐鹿。 安有變三國之體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以權濟物議、取誠當時。 按此駁晉書承檀氏之說、命意尤正、有所爲而爲者、固不逮無所爲而爲、後世以朱子當南宋、故取習氏之說者、其識乃下於劉氏。

史通世家篇、魏有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爲史者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勝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主勅撰通史、定爲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

自宋以來。持正統論與不持正統論者迭作。而傳授之正、疆域之正、種族之正、道義之正、諸觀念恆似鑿

枘而不能相通。使四者皆備。則固人無異詞。而史實所限。則必一一精析而後得當。驟視之似持論不同。切究之則固皆以正義為鵠也。茲先就不持正統論者言之。司馬溫公之為通鑑。自謂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又曰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然必曰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又曰。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與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均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均見通鑑魏紀論）是其主張惟以能統一九州為正。而於秦隋不加貶削。則國族之不自力。雖以種族之正。屈於偏安者。可以鑒此而知自奮。義固未可非也。然於紀年之法。不得不取列國之一以繫他國之事。故又曰。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則不逮綱目並書之允。史通曰。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王以顯國統。（本紀篇）是紀年即顯國統。不辨正閏。不分尊卑。則擇取其一者。不如列國並書矣。

王船山亦不持正統論者也。然生際明清之交。又丁元室之後。人力所窮。史實又異。而其孤懷宏識。又深病李槃等之局於一姓之私。則寧歸之於一治一亂。而不忍承認元清之統一。故船山之不持正統論與溫公相似。而實不同。然其不持私己之偏辭。務求大公之通論。與溫公之意亦無不合。

王夫之讀通鑑論卷十九三代而下、吾知秦隋之亂、漢唐之治而已、吾知六代五季之離、唐宋之合而已、治亂合離者、天也、合而治之者、人也、舍人而窺天、舍君天下之道而論一姓之興亡、於是而有正閏之辨、但以混一者爲主、故宋濂作史、以元爲正、而亂華夷、皆可託也。夫漢亡於獻帝、唐亡於哀帝、明矣、延旁出之孤緖、以蜀漢繫漢、黜魏吳、而使晉承之、猶之可也、然晉之篡立、又奚愈於魏吳、而可繼漢邪、蕭詧召夷以滅宗國、竊據彈丸而欲存之爲梁統、蕭衍之逆、且無以愈於陳覇先、而況於詧、李存勗朱邪之部落、李昪不知誰氏之子、必欲伸其冒姓之妄於諸國之上、以嗣唐統而授之宋、則劉淵可以繼漢、韓山童可以繼宋乎、（近世有李槃者云然）一合而一離、一治而一亂、於此可以知天道焉、於此可以知人治焉。

又叙論一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當其治無不正者以相干、而何有於正、當其亂、旣不正矣、而又孰爲正、有離有絕、固無統也、而又何正不正耶。以天下論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惟爲其臣子者、必私其君父、則宗社已亡、而必不忍戴異姓異族以爲君、若夫立乎百世以後、持百世以上大公之論、則五帝三王之大德、天命已改、不能强繫之以存、故杞不足以延夏、宋不足以延商、夫豈忘禹湯之大澤哉、非五子不能爲夏而歌雒汭、非箕子不能爲商而吟麥秀也、故昭烈亦自君其國於蜀、可爲漢之餘裔、而擬諸光武爲九州兆姓之大君、不亦誣乎、充其義類、將欲使漢至今存而後快、則又何以處三王之明德、降苗裔於編氓耶。蜀漢正矣、已亡而統在晉、晉自篡魏、豈承漢而興者、唐承隋、而隋抑何承、承之陳、則隋不因滅陳而始爲君、承之宇文氏、則天下之□□已亂、何統之足云乎、無所承、無所統、正不正存乎其人而已矣、正不正、人也、一治一亂、天也、猶日之有晝夜、月之有弦望晦朔也、非其臣子以德之順逆、定天命之去留、而僅僅然爲已亡無道之國延消謝之運、何爲者耶、宋亡、而天下無統、又奚說焉。近世有李槃者、以宇文氏所臣屬之蕭詧爲篡弑之蕭衍延衍全之祀、而使之統、陳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勗、不知所出之徐知誥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統分據之天下、父子君臣之倫大紊、而自矜爲義、有識者一吷而已。 按船山之言、不私一姓、痛斥李槃、則延南明之緖者、在船山猶未以爲然也、但船山於華

夷之辨極嚴則又深憾於吾族之不自力故其實治亂於人與溫公之義初不相悖且與五德代興及綱目無統之說亦不相悖李槃等之識正坐不解五德代興及無統之說耳。

又其論石勒拓跋宏之事曰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而痛責敗類之儒竊道統以敎之竊。（讀通鑑論卷十三）是船山論史固自有所謂統專以華夷道義爲衡非漫然無所統也。故主蕭齊以存華夏。斥楊廣以誅篡逆又與尊南朝而閏秦隋者持義相等矣

讀通鑑論卷十六齊高帝〔凡篡位者未即位皆稱名已即位則稱帝史例也蕭齊無功竊位不足列於帝王之統系而以帝稱者以北有拓跋氏之稱魏故主齊以存華夏〕

又卷十九〔凡六代不肖之主皆仍其帝稱篇內獨稱煬帝曰逆廣以其與劉劭同其覆載不容之罪且時無夷狄割據不必伸廣以明正統〕　據此知船山存六代之帝稱即以明正統。

淸魯一同亦不持正統論者。曰去一無實之名而各如其所自爲。帝則曰帝。王則曰王。是其論正統雖與歐陽修異而仍是歐著五代史帝梁之法。（參閱五代史記梁本紀論）

魯一同正統論重正統則竊於奪輕正統則竊於予且夫既已謂之正矣而輕以予夫盜賊篡弒極不正之人此人之所以滋不服也故曰莫若並去正統之名去正統之名而後可以惟吾所予篡而得者謂之篡盜而得者謂之盜而皆不絕其爲君而卒亦不予之爲正春秋之法用夷禮則夷之通上國則進之予奪何常惟變所適今去一無實之名而各如其所自爲帝則曰帝王則曰王高光崛起李趙徬徨魏晉篡竊秦隋併梁偏安割據畫土分疆無所拘滯安所紛擾哉。

周樹槐之持論亦曰必也去其正統之名。紛紛異同之論皆息。然亦曰元人之以宋遼金列爲三史。非公

論而於蜀漢南宋又以其人而重之則未嘗不持種族之正道義之正也。惟其生於淸世惡淸室之竊正統而不敢昌言乃以不持正統之說爲得故不持正統者即不承認淸之統一天下爲正統也

周樹槐書孫文忠正統論後自記必也去其正統之名紛紛異同之論皆息矣。再書正統論後元人之以宋遼金列爲三史也非公論也至明人病之欲黜遼金悉從晉書載記之例亦非公論也從載記之例遼可也金不可也於宋可也於南宋不可也。蜀漢列於正統者以有武鄉侯漢壽亭侯也南宋列於正統者以有岳忠武紫陽諸賢也賢者之益於人國如是哉。

梁啓超新史學謂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言正統者其所舉例以綱目及乾隆間通鑑輯覽爲主而斷之曰不論正統則亦已耳。苟論正統吾敢翻數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後無一能當此名者也第一夷狄不可以爲統則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擯而後魏北齊北周契丹女眞更無論矣第二簒奪不可以爲統則魏晉宋齊梁陳北齊北周隋後周宋在所必擯而唐亦不能免矣第三盜賊不可以爲統則後梁與明在所必擯而漢亦如唯之與阿矣然則正統當於何求之曰統也者在國非在君也在衆人非在一人也。舍國而求諸君舍衆人而求諸一人必無統之可言此梁氏當淸季在海外之言論自謂能翻數千年之案其實不予夷狄簒奪盜賊即吾史數千年相承之義並未能於傳統之學說之外有所發明。且所謂統在國非在君在衆人非在一人則國族之統正當求諸衆史矣梁氏又謂若夫以中國之種族而定則誠愛國之公理民族之精神雖違於統之義猶不悖於正之名也而惜乎數千年未有持此以爲鵠者也則尤爲失言元明以來不必論即唐皇甫湜東晉正閏論力詆元魏非以種族論正閏者乎湜之言曰昔之著書者有帝元（指元魏）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曰所

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爲夷狄者無禮義也非繫於地晉之南渡文物攸歸禮樂咸在流風善政史實存焉魏氏忿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爲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爲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必登山而餓忍食其粟而立其朝哉是其持論之嚴雖鄭所南無以過也

既知不持正統論者之同一尙統一尙正義其所持之正義同一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是實吾國傳統之史義卽亦可以明於持正統論者之基本觀念亦無異於不持正統論者也宋人反覆詳究正統論者以歐公爲最歐公外集論此者凡七篇居士集論之者三篇而外集又有正統辨上下二篇二篇之論最嚴以漢唐宋繼三代不數秦隋居士集之論則予秦隋而絕東晉謂正統至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其意亦與通鑑之論相同且開綱目無統之說惟絕東晉未就夷夏之義析之耳

> 歐陽修正統論下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晉隋是也天下大亂僭竊並興正統無屬則正統有時而絕故正統之序上自堯舜歷夏商周秦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自堯舜以來三絕而復續惟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

同時有章望之著明統論立正統霸統二說以秦晉隋爲霸統謂歐公既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蘇軾著論辨之謂歐陽以名言章以實言名輕而後實重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正統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序其可得者六亦以存教曰魏梁後唐

晉漢周。使夫堯舜三代之所以爲賢於後世之君者。皆不在乎正統。故後世之君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亦不以爲堯舜三代之比。於是乎實重。（詳蘇集正統論上中下篇）夫史家所持者名教也。辨統以名責實。亦以名。蘇氏第謂論統猶不足以別其實耳。而予之以統之後。又一一判其賢不肖則仍持名教也。且一代之統之正否大共之名也。某君某主之賢否。個別之名也。史家已於個別各有論贊。而猶欲總其全體而判其正否。猶之學校諸生之成績既已科別高下。而又有總平均之高下。以示獎懲。如蘇之意則輕於總平均而專責科別之謂。譬之學校生徒。概予畢業。而優劣任人評之耳。

鄭樵之爲通志也。三國南北朝並次爲紀。正閏混焉。夷夏亦無別也。是雖效梁武爲通史。僅僅彙錄舊史。未能精別名分也。朱子踵通鑑爲綱目。雖多門人本其意爲之。而凡例則朱子所自定也。其於統系有正統與無統之別。蓋合溫公天子列國之判及歐公正統二絕之說而竄然各當矣。其於漢也迄炎興。異於溫公重正義也。其於晉也迄元興。異於歐公重華夏也。惟宋魏對峙以後歸於無統。未以四朝爲正則猶有待於鄭所南之更定焉。

專持夷夏之義以論正統者。莫嚴於鄭所南之心史。謂正統惟三皇五帝三代西漢東漢蜀漢大宋而已。兩晉宋齊梁陳。可以中國與之。不可列之於正統。李唐實夷狄之裔。其諸君家法甚繆戾。特以其幷包天下。頗久。貞觀開元太平氣象。東漢而下。未之有也。姑列之於中國。特不可以正統言。又謂南史宜曰四朝正史。北史宜黜曰胡史。是專持種族之正之義也。惟謂不以正而得國則篡之者非逆。以爲宋解尙屬私於所君之詞。然舉漢取嬴政之國。唐取普六茹堅之國。以爲例。則說亦可通。全謝山力言心史爲僞書。然

卽明人所託鄭氏之言。亦明人持正義以論史之特識也。

> 心史古今正統大論中國之事係乎正統正統之治出於聖人以致後世天下之人所以爲臣爲子也豈宜列之以嬴政王莽曹操孫堅拓跋珪十六夷國等與中國正統互相夷虜之語雜附於正史之間且書其秦新室魏吳元魏十六夷國名年號及某祖某帝朕詔天子封禪等事竟無以別其大倫　臣行君事夷狄行中國事古今天下之不祥莫大於是。　若夫夷狄風俗興亡之事許存於本史若國名素其獵犺單于之號及官職州縣並從之。　其曰北史是與中國抗衡之稱宜黜曰胡史仍修改其書奪其僭用天子制度等語其曰南史實以偏方小之然中國一脈係焉宜崇曰四朝正史。　嬴政不道王莽篡逆劉玄降赤眉劉盆子爲赤眉所挾五代篡逆尤甚冥冥長夜皆不當與之普六茹堅小字那羅延篡僞周宇文闡之土而幷僭陳之天下本夷狄也魏徵猶引楊震十四世孫書之此必普六茹堅援引前賢以華族講云並宜黜其國名年號惟直書其姓名及甲子焉　若論古今正統則三皇五帝三代西漢東漢蜀漢大宋而已司馬絕無善治或謂後化爲牛氏矣宋齊梁陳巍然綴中國之一脈四姓廿四帝通不過百七十年俱無善治俱未足多議故兩晉宋齊梁陳可以中國與之而不可列之於正統李唐爲晉載記涼武昭王李暠七世孫實夷狄之裔況其諸君家法甚繆戾特以其幷包天下頗久貞觀開元太平氣象東漢而下未之有也姑列之於中國特不可以正統言。　以正而得國則篡之者逆也如逆莽逆操之類是也不以正而得國則篡之者非逆也漢取嬴政之國唐取普六茹堅之國大宋取柴宗訓之國是也。

方正學釋統之言曰天下有正統一。變統三。三代正統也。如漢如唐如宋雖不敢幾乎三代。然其主皆有恤民之心則亦聖人之徒也。附之以正統亦孔子與齊桓仁管仲之意也。奚謂變統。取之不以正。如晉宋齊梁之君亦不可爲正矣。守之不以仁義。戕虐乎生民。如秦如隋使傳數百年。亦不可爲正矣。夷狄而僭中國女后而據天位治如苻堅才如武氏亦不可繼統矣。三統立而勸戒之道明。僥倖者其有所懼乎。

（釋統上）變統之說、視章望之所定霸統較賅。霸統不及武周之稱唐。變統則賅之矣。又曰、變統之異於正統者何也。始一天下而正統絕、則書甲子而分注其下。（釋統下）是亦歐公所謂三絕、朱子所謂無統之意也。魏禧正統論、歷舉歐蘇鄭三家之說、謂鄭氏爲尤正。顧未及方氏。方氏釋統、而其所創正統偏統竊統三目。亦卽章氏霸統、方氏變統、而小易之耳。

方氏生當明初。吾族習於蒙古者久。聞其言者多訾之。故又作後正統論。專伸夷夏之義。

方孝孺後正統論、俗之相成、歲薰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者、猶以爲怪、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於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爲當爾。昔既爲其民矣、而斥之以爲夷狄、豈不駭俗而驚世哉、然頗嫌者乃一時之私、非百世不易之道也。賢者之慮事、當先於衆人、而預憂於後世、苟以夷狄之主而進之於中國、則無厭之虜、何以懲畏、安知其不復爲中國害乎、如是則生民之禍大矣、斯固仁者之所不忍也。然則當何爲、曰其始一天下也、不得已以正統之法書其國號、而名其君、於制詔號令變更之法、稍異其文、崩殂薨卒之稱、遞降之、繼世改元之禮、如無統一傳以後分注之、凡所當書者、皆不得與中國之正統比、以深致不幸之意、使有天下者、懲其害而保守不敢忽、使夷狄知大義之嚴、正統之不可以非類得、以消弭其僥覦之心。

邱瓊山作世史正綱。卽本方氏之法。書元世史、至明太祖始復中國之統。其於中國之人漸染元俗、日與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語、家其倫類、忘其身之爲華、十室而八九。言之尤極沈痛。而仍元之世、第謂世道至此、壞亂已極。亦不似王洙宋史質之以明之先祖、虛承宋統、則於正義之中、亦不抹殺史實。胡應麟以是書繼綱目。非過言也。

世史正綱：有華夏純全之世，漢唐是也，有華夏割據之世，三國是也，有華夷分裂之世，南北朝及宋南渡是也，有華夷混亂之世，東晉及五代是也，若夫胡元入主中國，則又爲夷狄純全之世，嗚噫，世道至此壞亂極矣，此世史正綱所由作也。 竊原天地之理，惟聖賢之意，以嚴萬世夷夏之防，於元之混一天下，依綱目南北朝五代例，分書其年號於甲子之下。

又洪武元年春正月，太祖卽皇帝位，復中國之統。 自有天地以來，中國未嘗一日而無統也，雖五胡亂華，而晉祚猶存，遼金僭號，而宋系不斷，未有中國之統盡絕，而皆夷狄之歸，如元之世者也，三綱旣淪，九法亦斁，天地於是乎易位，日月於是乎晦冥，陰濁用事，遲遲至於九十三年之久，中國之人，漸染其俗，日與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語，家其倫類，忘其身之爲華，十室而八九矣，不有聖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厭，驅其類而蕩滌之，中國尙得爲中國乎。

四庫提要：世史正綱三十二卷，明邱濬撰，是書本明方孝孺釋統之意，專明正統，起秦始皇二十六年，訖明洪武元年，以著世變事始之所由，於各條之下，隨事附論。 王士禎池北偶談稱其議論嚴正，陶輔桑榆漫志稱其義嚴理到，括盡幽隱，深得麟經之旨，胡應麟史學佔畢稱春秋之後有朱氏，而綱目之後有邱氏。

又宋史質一百卷，明王洙撰，是編因宋史而重修之，別排義例，大旨欲以明繼宋，非惟遼金兩朝皆列於外國，卽元一代年號，亦盡削之，而於宋益王之末，卽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稱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統。

華夏之人，服習名教，文儒治史，不能禁世之無亂，而必思持名義，撥亂世，而反之正。國統之屢絕屢續者，恃此也。緣此而強暴者，雖專恃力征經營，而欲其服吾民族之心，則雖據有其實，猶必力爭於名，如清之入主中夏，以兵力耳，而多爾袞致史忠正書，必曰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於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此卽以名義圖服民心也。享國百年，猶懼不乂，乃修館書，乃辨正統於明人之思宋，可以啓清人之思明也。

則力斥之。雖操筆諸臣卽王船山所謂敗類之儒。而其意必受之於淸室。觀其力斥宋史新編。已可概見。使儒者闡明史統無礙於盜竊攘奪者之所爲。則攘其實者何必爭此已往之名。以此思之。則知史統之關繫矣。

柯維騏宋史新編凡例宋接帝王正統契丹女眞相繼起於西北與宋抗衡雖各建號享國不過如西夏元昊之屬均爲邊夷今會三史爲一而以宋爲正遼金與之交聘交兵及其卒其立附載本紀仍詳君臣行事爲傳列於外國與西夏同

四庫提要宋史新編二百卷明柯維騏撰。托克托等作宋史其最有理者莫過於本紀終瀛國公而不錄二王及遼金兩朝各自爲史元破臨安宋統已絕二王崎嶇海島建號於斷檣壞艣之間偷息於魚鼈黿鼉之窟此而以帝統歸之則淳維遠遁以後武庚搆亂之初彼獨非夏商嫡冢神明之胄乎何以三代以來序正統者不及也他如遼起滑鹽金興肅愼並受天明命跨有中原必以元經帝魏蕭黜南朝固屬一偏若夫南北分史則李延壽之例雖朱子生於南宋其作通鑑綱目亦沿其舊軌未以爲非元人三史並修誠定論也而維騏强援蜀漢增以景炎祥興又以遼金二朝置之外國與西夏高麗同列又豈公論乎

吾族由大一統而後有所謂正史。由正史而後有所謂通史集史。而編年與紀傳之體雖分。要皆必按年紀錄。雖史才之高下不同。而必持義之正。始足以經世而行遠。當時之以偏私爲正者。後史又從而正之。是卽梁氏所謂統在國在衆人也。明於三統五德之義。則天下爲公。不私一姓。而前史之斷斷於一家傳統者。非第今不必爭。亦爲昔所不取。而疆域之正。民族之正。道義之正。則治史者必先識前賢之論斷而後可以得治亂之總因。疆域不正則恥。民族不正則恥。推此二恥之所由來。則自柄政者以至中流士夫全體民衆無不與有責焉。吾史之不甘爲偏隅。不甘爲奴虜。不甘爲附庸。非追往也。以詔後也。蒙文通氏

謂持正閏論者固政治民族主義。蓋有見於此。而未詳舉各家之說。故備論之。

蒙文通讀淺小書史家正閏之論、肇於漢晉春秋、而極於宋史質、粗視之若無謂、而實有深意存焉、世經言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昊、祭典曰、共工氏霸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故易不載、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言共工霸而不王、雖有水德、非其序也、共工固爲天子、而易書家（尙書大傳易繫辭）黜之也、秦始皇本紀後附班固典引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值其位、索隱言秦值其閏位、德在木火之間、郊祀志亦言昔共工氏以水德間於木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索隱之言、即據郊祀志文、是秦與共工實爲天子、而漢師不以爲天子也、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其晉承漢統論曰、昔共工氏霸有州九、秦政奄平區夏、猶不見序於帝王、今若以魏爲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王、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也、於是習氏之書、以蜀漢爲正統而黜魏、蕭穎士亦作黜陳閏隋論、以唐承梁、固以唐人以南朝爲僭僞故也、朱子綱目亦沿習氏、以南爲正統、陸游之作南唐書稱本紀、以易馬令之書、是亦欲以南唐繼唐、而斥北宋人五代正統之論、明時王洙作宋史質一百卷、以明繼宋、非惟遼金兩代皆列於外國、即元一代年號亦盡削之、而於宋益王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稱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統於瀛國公降元以後、歲歲書帝在某地、王洙之書、顯爲種族之痛、朱氏陸氏固以痛及於金韃、習氏固以痛於五胡、共工姜姓、爲苗黎之族、秦人之事、吾固考其爲西戎、則正閏論者固政治民族主義也。

史聯第四

紀傳表志體之積爲正史。而編年本末諸體卒莫能敵之者。何也。以其持義之正。則固有各徇其私而不相合者。以其累世相續。則未若編年之起訖相銜。以其敍事之詳。則未若本末之系統尤著。顧治史者旣莫之易。而又相率病之。胡越相懸。參商是隔。斷續相離。前後屢出。劉知幾旣迭述其短。又謂交錯紛擾。古今是同。前史未安。後史宜革。

史通六家。尋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爲體之失者也。

又二體。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荊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

又載言。左氏爲書。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入記。繁富爲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上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紀綱。而隔以大篇。分其次序。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紛擾。古今是同。

又於表歷深詆遷史。外篇雜說。雖頗易辭。要於紀傳表書相聯之誼。未能明也。

史通表歷。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款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

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各相祖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爲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歷、四海成家、公卿既爲臣子、王侯方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歲、以別於天子哉。

又雜說上、觀太史公之創表也、於帝王則敍其子孫、於公侯則紀其年月、列行縈紆以相屬、編字戢孴而相排、雖燕越萬里、而於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於方尺之中、雁行有敍、使讀者閱文便覩、舉目可詳、此其所以爲快也。

章氏史篇別錄例議、申馬班之例議、劉氏所譏、欲以子注標題、定著別錄、其爲讀史者之計良得、而於作史者之善猶未盡量、而言第曰紀傳苦於篇分、別錄聯而合之、分者不終散矣。編年苦於年合、別錄分而著之、合者不終混矣。而不知表志卽所以聯合紀傳、卽所以分著、又其分合均所以爲聯、乃紀傳體之特色、徒曰紀傳區之以類、事有適從、尋求便易、故相沿不廢、蓋猶未能深求史之起源、及吾族立國行政與史義史法一貫之故也（章氏遺書卷七史篇別錄例議甚長不具錄）邃古以來、史參行政、政治組織、日進文明、因事設官、各有專職、禮教兵刑、釐然不紊、而其所重、尤在官聯、不聯、無以爲組織也。是故周官小宰以六聯合邦治、且曰凡小事皆有聯。

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

說者謂周官聯六事之意、不特六職也。在鄉則比閭族黨州爲聯、在遂則鄰里酇鄙縣爲聯、司徒之安民、曰聯兄弟、聯師儒朋友、惟聯而後骨理相湊、脈絡相通、而合天下爲一家之氣象可見矣。（宋葉時語）舉

史官以爲例。太史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射人與太史數射中。此其聯之互著者也。小司寇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司民之職又載之。冢宰司會之職不著。內史之職亦不著也。故在周官之書。有分有聯。已具史法交互錯綜。各視其性質之特重者分之。又視其平衡或主從者著之。要皆就事實而權衡。非持空論以載筆。且官之有聯。僅同時間之行事也。史之所紀。則若干時間若干地域若干人物。皆有聯帶關係。非具有區分聯貫之妙用。不足以臚舉全國之多方面。而又各顯其特質。故紀傳表志之體之縱橫經緯者。乃吾大國積年各方發展各方聯貫之特徵。非大其心以包舉萬流又細其心以釐析特質。不能爲史。即亦不能讀史。故劉氏所謂彌宇遼闊。年月遐長者。即足解釋其所謂胡越相懸。參商是隔之由來。又所謂披閱懵然。緘而不視者。正坐未悟斯義耳

古代史籍體製。孔多。申叔時所舉。有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訓典諸種。後世體製。要皆由之演進。其最著者。則本紀世家表書列傳。都出於世本也。秦嘉謨所輯世本。分帝繫紀王侯譜世家大夫譜傳氏姓居作謚法凡十篇。洪飴孫輯世本。言之尤詳。謂太史公述世本以成史記。紀傳不自史記始也。又曰。左傳正義引世本。記文史記索隱路史注引世本紀文。記紀音同。此即史記本紀之所本。桓譚曰。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並效周譜。按隋經籍志世本王侯大夫譜二卷。是世本即周譜也。又世本有帝繫篇。又有作篇記占驗飲食禮樂兵農車服圖書器用藝術之原。即太史公八書所本。後世諸志之祖。又有居篇。記帝王都邑。亦後世地理志所仿。而何焯謂漢書古今人表。權輿於世本。(義門讀書記)姚振宗因之悟得人表。即據楚漢之際所傳之世本。(楚漢之際好事者爲世本十五篇。見史通)足知史體相沿。有演變。綜合而無創

作而人事之有聯屬者必各就其特質分著於某篇某體之中。縱橫交錯。乃有以觀其全。而又有以顯其別。如黃帝生元囂及生昌意載之帝繫。黃帝造火食旃冕作寶鼎使羲和占日使伶倫造磬則載之作篇。昆吾者衛是也參胡者韓是也季連者楚是也。載之帝繫而衛韓楚後世之君又載之王侯譜皆分析其性質。而各有專屬。易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史體之區分綜合即由先哲類族辨物之精心也。

班書裁節史記於項羽傳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下曰語在高紀。於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下曰語在陳平傳一則以其爲漢王家事一則以其爲陳平祕計故明示其分析之由於漢王數羽十罪下曰語在高紀則爲史公補注遷書羽紀固亦未載十罪也至鴻門之宴曰語在高紀則示其詳略之宜又非不略載其經過蓋事之相聯者有賓主焉有輕重焉爲一人之傳記與爲一時各方面之紀傳之法不同必權其主賓輕重之孰當而後可支配其事實不得以各方面之與此一人有關係者悉入於此一人傳中。故戴名世史論曰譬如大匠之爲巨室也必先定其規模向背之已得其宜左右之已審其勢堂廡之已正其基於是入山林之中縱觀熟視某木可材也。某木可柱也。某木可棟也榱也。某石可礎也階也。乃集諸工人。斧斤互施繩墨并用。一指揮顧盼之間而已成千門萬戶之鉅觀。良將之用衆也紀律必嚴賞罰必信。號令必一。進退必齊首尾作應運用之妙成於一心變化之機莫可窺測乃可以將百萬之衆而條理不紊。臂指可使兵雖多而愈整法雖奇而實正（戴南山集）蓋即指史漢諸良史支配史迹錯綜離合以見其聯繫而各顯其特性之妙而言而凡諸史之所謂語在某篇者不過略示義例亦不礙其截斷語氣凡紀傳表志相聯之事不可縷舉胡當一一注之讀史者所貴心知其意也。

章氏以諸史自注語在某篇等於杜氏左傳注某事爲某年某事張本之例語固有見。

史篇別錄例議杜氏之治左也於事之先見者注曰爲某年某事張本於事之後出者注曰事見某公某年乃知子注不入正文則屬辭既無扞格而覈事又易周詳斯無憾矣馬班未見杜氏治左之例而爲是不得已後人當亦知所變通歟。

然未知史之有聯以正文表示其在他書者左氏先有其例。非若杜氏只述本書之先後錯見也。申叔時之言。教學春秋世詩諸書並舉知讀春秋亦必讀世讀詩。而後見其分篇相聯。左氏傳載莊姜之美曰衛人所爲賦碩人也。以及許穆夫人賦載馳。鄭人賦清人均雜見傳中是非後史自注語在某篇之權輿乎。詩與春秋非一書猶之紀與傳非一體。使非古人之講春秋兼講風詩作傳者何故著此語卽著此語亦不知其何謂矣。

左傳隱公三年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閔公二年立戴公以廬於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

又凡史事無往不聯而紀傳有注有不注。亦就左氏傳熟玩而可得之。清人載馳之類見於詩。傳中注之。新台南山之詩則不注矣。此示讀者舉一反三。而非泥於定體。推之管仲作內政寄軍令。秦穆作誓咸不之及。則以其別有語與訓典故志諸書相聯。不必備載。亦不必盡注也。故世本一書有分類相聯之法。詩書春秋國語亦復分書而相聯由此而演進爲紀傳世家書表之史歷世相承。他族莫比非切究其內容。不能漫議其形式也。

史之爲體。一時代有一時代之中心人物。而各方面與之聯繫。又各有其特色。或與之對抗。或爲之贊助。

而贊助者於武功文事內務外交之關繫又各不同。爲史者若何而後可以表示此一中心。若何而後可以偏及各方面則莫若紀傳表志之駢列爲適宜矣。如漢武帝爲一中心人物而其關繫之多不能盡見於紀也家族之事在景十三王武五子外戚竇田衛霍東方朔車千秋江充霍光諸傳及外戚恩澤侯表。武功之盛載衛霍張騫李廣利司馬相如嚴助及朝鮮南粵閩粵西南夷匈奴西域諸傳功臣表地理志。而太初改曆天馬作歌見知故縱之法均輸告緡之事登封郊祀之儀宣防白渠之利分見諸志。文史儒術有專傳有彙傳而儒林學派又與藝文志相聯。酷吏任刑有專傳有彙傳而廷尉遷除又與百官公卿表相聯。故其妙在每一事俱有縱貫橫通之聯絡。每一人又各有個性共性之表見。若第爲漢武專傳不第不能盡量臚舉而上溯文景下逮昭宣家國事物遷變演進之風尤難貫攝此爲專傳不能如紀傳表志之善之最易見者也。即由通鑑而編本末就武帝時事分立諸題其不賅不備亦猶專傳。推之唐太宗王安石諸人其廣狹不侔而多方面之聯繫不能但作一傳則同也。

紀傳易複編年無重。史通所謂春秋之善語無重出也。然左氏傳按年敘事亦不免有重複。如鄭忽怒魯。齊桓封衛語皆複見。未爲疵纇。

左傳桓公六年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餽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

又十年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人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又閔公二年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二年封衛於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又僖公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至於遷史本紀世家年表列傳錯綜離合複筆尤多有整齊雜語或略或複者如周本紀止載穆王征犬戎及甫侯作修刑辟而西征之事則載秦本紀趙世家。

史記秦本紀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

趙世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騄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

有別裁互著旁見側出者如子產事具鄭世家又著之循吏傳范蠡事具越世家又著之貨殖傳是也而其錯綜之妙有以見其中心思想者尤莫如書孔子之事孔子既有世家生卒事迹又見年表魯世家而周秦本紀各國世家又多載其行事及卒年大書特書不一書尤可見其用意

史記周本紀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

秦本紀悼公元年孔子行魯相事　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

吳太伯世家闔廬十五年孔子相魯。

齊太公世家載夾谷之會孔丘相魯事特詳。

燕召公世家獻公十四年孔子卒。

管蔡世家蔡昭侯二十六年孔子如蔡。

陳杞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云云。　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十三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　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遂滅陳

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衞康叔世家靈公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出公八年、孔子自陳入衞、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莊公二年、魯孔丘卒。

宋微子世家景公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云云。

晉世家定公十二年、孔子相魯、三十三年、孔子卒。

楚世家昭王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七年、孔子在陳、閒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

鄭世家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之泣曰、古之遺愛也。聲公二十二年、孔子卒。

錢竹汀乃轉以詆毀史遷。

廿二史攷異、周本紀孔子卒、周秦二本紀、魯燕陳衞晉諸世家、皆書孔子卒、而吳齊蔡宋楚世家則不書、夫孔子魯人也、其卒宜書於魯世家、孔子有東周之志、孔子卒而周不復興矣、以其卒之繫於周、則書於周本紀亦宜也、若秦若衞若陳、若晉與燕、於孔子何與、而亦書孔子卒也、或曰、孔子之卒、史遷爲天下惜之、故不獨於魯書、若然則十二國皆宜書、何爲又有書有不書也、且孔子之先宋人也、齊楚與蔡、孔子嘗至其國焉、視秦晉燕之從未一至者、有間矣、何爲乎宜書而反不書也。

殆未熟復遷書。觀其比事屬辭。力求聯繫。而又不嫌方板之法。若十二世家一一書孔子卒。則庸手所爲。尚成義法乎。錢氏固未知史意。卽蘇魏公以此爲強記之訣。亦是後世以博見強識爲讀史要務之見。未爲知言也。

宋名臣言行錄載蘇氏家訓、王禹玉元厚之諸公、嘗詢祖父（卽蘇頌）曰、公記之博、以至國朝典故、本末無遺、日月不差、用何術也、曰

父曰亦有一說某每以一歲中大事爲目欲記某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上即位其年有某事某年立后若太子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法也復觀太史公書是歲孔子生是歲孔子卒是歲齊桓公會於葵丘是歲晉文公始霸之類恐亦此意也。

後史無有如孔子之足以表見中心思想者。故史公之法不傳。然如陳壽之於蜀志。隱然有以見諸葛亮之爲中心。故諸傳載亮言行最多而出師表既載本傳。董允向寵傳中又節載之。不避複見似亦史公遺意錢氏亦病其重出。要之史之重出有成書時失於檢校者（如歐公五代史記多無關繫之重複）有著者實具深意者不可不分別論之章氏於校勘目錄盛稱別裁互著之善而於紀傳之互著未爲闡明其實一理也

廿二史攷異諸葛亮傳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　案諸葛亮出師疏本傳已載其全文而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云云復載允傳將軍向寵云云又載向朗傳亦重出也。

史有同一性質而有數十百事者。著之紀傳則不可勝載略之則不賅不備表以列之。志以詳之則相得益彰焉如漢高大封功臣呂后定列侯功次本紀約言之諸人亦不能盡傳有功臣侯表則百數十人之事迹世系興廢具見而風雲際會事資羣力非少數人所得專擅其功之義彰矣光武功臣封者三百六十五人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後漢書光武本紀建武十三年）范書自雲臺列將二三十人及樊宏陰識馬援諸家外不能一一縷舉則無表之故也。王莽傳爲史傳最長者。其於更定地名。不能悉載第撮舉其悖謬曰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曰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

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高治高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陳留已無復有郡矣大尹太尉皆詣行在所其號令變易皆此類也而地理志一一載莽所易之名雖無關於閎恉而王莽地名乃比光武功臣爲能備著於後世若貨幣之於莽傳明著語在食貨志者更無論矣故有表志而紀傳可簡無表志則紀傳雖詳而不能備且其備也必資官書無當時之官書雖極讀史之勤穿穴紀傳而補爲之表必不能免挂漏治史而病官書尙野史非知史之全體者也顧史家有以表補紀傳者亦有以紀示傳所不書者如漢書百官公卿表於見於紀傳之人不書地名其不見者則以地名表之若天漢元年濟南太守琅邪王卿爲御史大夫二年有罪自殺之類是也或書其地兼及其字如元鳳五年鉅鹿太守淮陽朱壽少樂爲廷尉坐侍中邢元下獄風吏殺元棄市之類是也後漢書轉用此例以爲紀三公有傳者不著其地其無事迹可見者則以地名表之如明帝紀永平十四年鉅鹿太守南陽邢穆爲司徒和帝紀永元十年太常太山巢堪爲司空之類是也使其有表則此等無事迹之高官正不必溷載於紀矣

世人矜言創作動輒詆訶古人而於古人政治學術著作之精微都不之察史公創製之精紀傳書世皆攝於表旁行斜上縱橫朗然瑣至逐月大兼各國讀此者第一須知在西曆紀元前百年間何國有此種史書詳載埃及巴比倫腓尼基波斯希臘羅馬各國行事年經月緯本末燦然者乎且史公端緒上承周譜在西元前更不止百年蓋吾政教所包者廣故其著作所及者周竹素編聯乃能爲此表譜（春秋書之竹簡表譜殆必書之縑素。）下迨秦楚之際世亂如麻而羣雄事迹亦能按月記注他國同時之史能若是乎。

史通初病表歷後亦贊美止就國史評衡未與殊方比勘今人論史尤宜比勘外史始有以見吾史之創製爲不可及矣又如今人病吾國族記載戶口數字多不確實是誠亟宜糾正然因以譏訶昔人則又未知吾史之美如漢書地理志詳載郡國戶口吾嘗詢之讀域外書者當西歷紀元時有詳載今日歐洲大小都市戶口細數者乎且漢志之紀戶口又非自平帝時始有紀錄其源則自周代司民歲登下萬民之生死而來民政之重戶口孰有先於吾國者乎徒以近百年間國力不振遂若吾之窳敝皆受前人遺禍而不知表章國光卽史之表志一端觀之可以概見矣

史之爲義人必有聯事必有聯空間有聯時間有聯紀傳表志之體之善在於人事時空在在可以表著其聯絡而凡欲就史迹縱斷或橫斷之以取紀述觀覽之便者皆於史實不能融合無間也左氏始於隱公而有時必上溯惠公某年

左傳隱公元年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

又桓公二年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弒昭侯而立桓叔不克　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

史記始於黃帝而曆書貨殖傳屢稱神農史之不可限斷若是史通以班書爲斷代之史後世信之無異詞第一察班書志表卽知其不然矣班承遷史整齊其文補所未備律曆則始自伏羲迄於建武禮樂則貫通周漢下迨顯宗刑法起黃帝顓頊而論及建武永平食貨則始自洪範而結以世祖郊祀由顓頊共工以至王莽五行則博解春秋地理則詳釋禹貢藝文之從古至漢古今人表之從古及秦更無論矣故以斷代史例繩班書毋寧以繼承馬遷之通史視班書卽後世斷代爲史亦多志及前世不能專限於某

朝。隋志經籍、唐表世系、以至各史地理。多舉前承、疆域。其勢不能截然盡分也。明史及淸史稿藝文志、專紀一代之書、究遜於漢隋二志、則著者之學、有不逮、非史例必應爾也。

表以聯事、志則聯文。名賢鉅傳、載文雖多、仍可依類納之於志。賈誼晁錯傳、皆載文。而誼論積貯、鑄錢、錯請重農貴粟之文、則入於食貨志。劉向劉歆父子之傳、亦各載文。而其學說廣著律曆五行藝文志中。董仲舒議限民名田、匡衡議定南北郊祀、皆著志中、不入本傳也。後史若王儉之議郊祀明堂諒闇奉祠、載之禮志（南齊書）劉秩之論喪紀制度、加籩豆、許私鑄錢、改制國學、分在禮儀食貨各志（舊唐書）是皆所謂類族辨物矣（宋史兵志載王安石論保甲各節、雖非載文、亦以其辨論歸之於志、不盡具於本傳也）劉章二氏、咸論載文、而未及志傳相聯之用。圓神方智、實亦可由此悟之。

類傳之相聯無俟論矣。專傳亦各有聯。曹參之治黃老、以師蓋公、載本傳矣。而其賓禮東郭先生、梁石君、則見於蒯通傳。衛青奉法遵職、士大夫無稱見傳贊矣。而黃義曹梁稱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古名將不過、則見於伍被傳。

漢書蒯通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禮下賢人、請通爲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擧兵畔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擧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爲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卽束緼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鬥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迺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

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伍被傳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神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迺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迺度、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

光武功臣。首推鄧禹。觀其本傳。似其功業止於初破赤眉收撫民衆、及收復長安謁祠高廟二事。其後赤眉復入長安。禹威損挫。歸附者離散。非馮異奮翼澠池。禹且爲赤眉所虜。殊不見其功業遠過他將也。必合寇恂賈復吳漢銚期諸傳觀之。然後知禹之佐光武。不亞蕭何之佐漢高。知人進賢。宜爲元輔。然其推擧諸將之事。必一一著之禹傳。則重腿而失當。此各有專傳、分配得宜。既顯禹功。又表現諸將特長之法之妙也。

後漢書寇恂傳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因奉中酒共交歡、光武問禹、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爲河內太守。

又賈復傳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

又吳漢傳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擧、乃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鄧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上稱禹及諸將多知之、似知漢者不止禹一人、下述拜漢大將軍由禹特擧、猶之韓信之拜大將、出於蕭何力薦矣、）

又銚期傳、期爲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爲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狀、光武甚善之。

分配之法、善可參稽、惡亦錯見、如張湯傳、已極寫其鄉上意所便矣、汲黯傳又載其與李息言、湯智足以距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重、伍被嚴助朱買臣傳、又與湯傳鉤聯、（史漢各傳）馬防兄弟貴盛。奴婢各千人已上、貲產巨億、皆買京師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觀、連閣臨道、彌亘街路、多聚聲樂、曲度比諸郊廟、賓客奔湊、四方畢至、本傳已詳言矣、而馬皇后紀稱其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以見其侈汰、第五倫疏又曰、竊聞衞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贍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後漢書第五倫傳）皆旁見側注之意也、推之戴聖大儒、禮學名家、載在儒林、無貶辭也、而行治不法、其子賓客爲盜、則見於何武傳。

漢書何武傳、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班固良史、坐种兢死、詔譴責种非其罪也、而肅宗素薄其人。則見於崔駰傳、

後漢書崔駰傳、肅宗雅好文章、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

趙甌北論新唐書。於名臣完節者、雖有小疵。多見他傳、而於本傳多削之、蓋亦為賢者諱之意。此正史聯之妙。趙氏能識之。者近人謂吾史都似聚若干篇墓志銘而成。蓋以名臣碑傳琬琰集耆獻類徵之類視史若知史之鎔裁輝映。迥與集錄碑傳殊科。不致發此論矣。

陔餘叢考新唐書於名臣完節者、雖有小疵、而於本傳多削之、蓋亦為賢者諱之意、如褚遂良惡劉洎、遂譖之至死、是遂良生平第一罪過、乃本傳中絕不及、僅於傳贊中略見之、而詳其事於洎傳、遂良又與江夏王道宗有隙、誣其與房遺愛謀反、流象州、又嘗構盧承慶李乾祐、皆坐貶、及賤買中書譯語人地、為韋思謙所劾、此皆遂良短處、新書各見於道宗承慶思謙等傳、而本傳不載、馬周初為御史、韋挺為大夫、不之禮、及周為中書令、遂沮挺入相、又中挺運糧遼東、事見挺傳、而周傳不載、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證、將廷辨、說惶遽欲從、宋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若不測、吾將與子俱死、說乃以實對、元忠得免死、此事見吳兢宋璟傳及通鑑、而說本傳但云張易之誣魏元忠、援說為證、說廷對謂元忠無不遜語、忤后旨、流欽州、而絕不及宋璟勸說之事、張嘉貞與說同相、說惡之、因其弟嘉祐犯罪、怵嘉貞素服待罪、不入直、遂出為幽州刺史、說代其處、事見嘉貞傳、而說傳亦不載、張嘉貞為定州刺史、立頌恆岳廟中、有祈賽錢數十萬、嘉貞以為頌文之功、納其數萬、事見舊書、而新書嘉貞傳亦不載、姚崇處李乂由黃門為侍郎、外託引重、實去其糾駁之權、崇又以韓思復沮捕蝗事、出思復為德州刺史、事見乂及思復傳、而崇傳不載、玄宗欲相韓休、李林甫知之、遂薦休、休既相、德林甫、乃引林甫為相、事見林甫傳、而休傳不載、通鑑郭子儀以副使張曇性剛、謂其輕己、聽吳曜之譖、奏誅之、田承嗣既降、郭子儀應之、殺承嗣復叛去、而新書崔光遠傳、子儀與賊戰汲縣、光遠援之不力、及光遠守魏、與賊戰、子儀亦不救、故敗、此數事皆子儀短處、而子儀本傳不載、趙璟與張贄同相、贄恃久在禁廷、以國政為己任、乃徙璟門下侍郎、姜公輔奏德宗云、竇參嘗語臣云、上怒臣未已、帝怒、乃殺參、時謂公輔所奏竇參語得之贄、云參之死、贄有力焉、又贄素惡于公異于邵等、既輔政、乃逐之、事見璟及公輔

公異等傳舊唐書實傳亦載之乃新書本傳不載此皆欲以完節予其人不忍累以白璧之玷固用心之忠厚亦作史之通例也。

史以明政教彰世變非專爲存人也故既以聯合而彰個性亦可略個性而重聯合桑弘羊孔僅之理財唐都洛下閎之治曆緹縈上書趙過教田番係穿渠陳農求書見於紀表書志可矣不必特爲之傳也而於事功之合作風教之攸關者附見錯舉亦往往以類及之谷口鄭子眞蜀嚴君平（漢書王貢兩龔鮑傳敍）太原閔仲叔荀恁安陽魏桓（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敍）見於敍論公孫敖路博德等附之衛霍傳左原茅容等附之郭泰傳則事功之由羣力風尙之非一人之義顯矣至於奉使西域一歲中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西征大宛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漢書張騫李廣利傳）黨錮之禍初所連及二百餘人後之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後漢書黨錮列傳）豈能一一著之致等點鬼簿哉至若蜀志之不盡載者補以季漢輔臣贊魏書之不盡載者具於高允徵士頌則又史家之變例以載文補列傳也唐書李光弼傳附載諸將蓋倣衛霍傳例而郭子儀傳不附則猶史記世家於孔子卒有書有不書以示變化不拘也趙氏盛稱明史諸傳附著之善則猶泥於存人之觀念矣

新唐書李光弼傳光弼所部將李懐光僕固懷恩田神功李抱眞董秦哥舒曜韓游瓌渾釋之辛京杲自有傳若荔非元禮郝廷玉李國臣白孝德張伯儀白元光陳利貞侯仲莊柏良器皆章章可稱列者附次左方。　按柏良器後尙有烏承玼此文未盡舉也。

廿二史劄記宋史數人共事者必各立一傳而傳中又不彼此互見一若各爲一事者非惟卷帙益繁亦且翻閱易眩明史則數十人共一事者舉一人立傳而同事者即各附一小傳於此人傳後即同事者另有專傳而此一事不復詳叙但云語在某人傳中如孫承宗有傳而柳河之役則云語在馬世龍傳中祖寬有傳而平登州之事則云語在朱大典傳是也否則傳一人而兼敍同事者如陳奇瑜

傳云、與盧象昇同破賊烏林關等處、象昇傳亦云、與奇瑜同破賊烏林關等處是也、甚至熊廷弼王化貞一主戰一主守、意見不同也、而事相涉、則化貞不另傳、而幷入廷弼傳內、袁崇煥毛文龍、一經略、一島帥、官職不同也、而事相涉、則文龍不另傳、而幷入崇煥傳內、此又編纂之得當也、而其尤簡而括者、莫如附傳之例、如擴廓傳附蔡子英等、陳友定傳附靳義等、方孝孺傳附盧原質等、以其皆抗節也、柳升傳附崔聚等、以其皆征安南同事也、李孜省傳附鄧常恩等、以其皆以技術寵幸也、至末造殉難者、附傳尤多、如朱大典傳附王道焜等數十人、張肯堂傳附吳鍾巒等數十人、而史可法傳、既附文臣同死揚州之難者數十人、若再附武臣、則篇幅太冗、乃以諸武臣盡附於劉肇基傳、以及忠義文苑等、莫不皆然、又孝義傳既案其尤異者各爲立傳、而其他曾經旌表者數十百人、則一一見其氏名於傳序內、又如正德中、諫南巡罰跪午門杖謫者、一百四十餘人、嘉靖中、伏闕爭大禮者、亦一百四五十人、皆一一載其姓名、蓋人各一傳、則不勝傳、而概刪之、則盡歸泯滅、惟此法不致卷帙浩繁、而諸人名姓仍得見於正史、此正修史者之苦心也。

世謂吾民族富於政治性。非漫諛也。由史之有聯出於官之有聯觀之。則著作之精微。遠基於政治之經驗。其初、一官一事。專務本身之發展。不計環境之駢羅牴牾衝突。馴致決裂。乃有以知聯絡組織之重要。當官必負專責。同寅必求協恭。相讓相聯。乃可以應付百官。而各得其當。此官聯之語。所由產也。史掌官書。實參政治。熟見百司之體系。必有脈絡之貫通。類族辨物。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積累而至遷史班書。又不知經過若干之經驗與思考。而後有此鴻裁鉅製。以表政宗。而副國體。故自官禮至史漢。皆兼廣大精微之勝義。非簡單頭腦所能識度。後世政治家與著作家。席其成規。較易爲力。然亦惟知其意者。能得其運用之妙。否則齟齬華離矣。是故知政而後知史。亦必知史而後知政。不知史則但謀局部之擴張。若其餘皆可蔑棄。如前所論務爲專傳而病前史之爲者。即其襟抱不能容納萬流。只能察識片面之病也。

班孟堅之自述曰。窮人理該萬方。治史而能着眼於此。始不致徒以史求史。而經世之用無窮矣。

史德第五

吾國言史學之專書有二曰劉知幾之史通章學誠之文史通義此盡人所知也然二書同爲治史學之要籍而二人之主旨不同劉氏自以所志不遂鬱怏孤憤多譏往哲喜述前非章氏立論主於敬恕故著史德文德二篇暢論其旨其最要之語曰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夫穢史者所以自穢謗書者所以自謗素行爲人所羞文辭何足取重魏收之矯誣沈約之陰惡讀其書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於甚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又曰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乎可哉所謂文史之儒卽指劉氏也章氏蓋謂劉氏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世之誦習章氏之學者似皆未悟其所指劉咸炘雖謂史德一篇最爲精深其所舉敬恕二義頗不易曉敬卽愼於褒貶恕卽曲盡其事情（治史緒論）然未嘗切究章氏所謂以此爲史豈可與聞古人大體諸語章氏並時及自唐以後之爲史者固未有如章氏所舉示卽鄭樵持論激昂而章氏甚推鄭樵且樵之言亦多本劉知幾也梁任公歷史研究法補編謂實齋補充史德甚是而謂實齋所講亦不圓滿又謂心術端正相當必要但尙不足以盡史德之含義我以爲史家第一件道德莫過於忠實因歷舉誇大附會武斷諸病且謂忠實之史家對於過去事實十之八九應取存疑態度史家道德應如鑑空衡平（歷史研究法補編第二章史家的四長）其陳義甚高第似未甚虛心體察章氏之意忠實及鑑空衡平非養心術使底於粹之謂乎

章氏論德。固亦明於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合道德文章而一之。然曰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文德篇）則易使學者誤認平時不必修德。而臨文乃求其敬。此舍本而求末也。劉梁二氏。又皆就史言德。苟諦思之。吾人不欲爲史家。即無須乎修德乎。故治史而不言德則已。言德則必究德之所由來。及其爲用之普遍。而非曰吾欲爲史家。始不得不正其心術。知此則學者之先務。不當專求執德以馭史。而惟宜治史以畜德矣。

人類之道德。稟於天賦之靈明。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也。而其靈明所由啓發。而養成則基於積世之經驗。必經歷若干之得失利害。又推闡其因果之關繫。灼然有以見其自植於羣。有必然之定則。決不可背。爰以前事爲後事之師。始可免於嘗試之勞。及蹈覆轍而猶不悟之苦。故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甘爲前人之奴也。積前人之經驗。爲吾所未經驗之經驗。其用始捷而宏也。書曰惟學孫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孫志者。先虛其心。不逞己見。而敏銳以求前人之經驗。畜之於心。而後所謂道德者。乃若自外來入吾之身心。雖其心性所固有之良。有以吸受。而非以前言往行證之。且堅識之。不能眞知而力行也。故以前人之經驗。啓發後人之秉彝。惟史之功用最大。吾國古代教育。首以詩書禮樂爲植德之具。詩書禮樂皆史也。皆載前人之經驗。而表示其得失。以爲未經驗者之先導也。虞書之言教胄子。不惟授以詩樂之技能也。於其性情。矯其偏而濟其美。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此卽章氏所謂有君子之心。而所養必底於粹也。（直、寬、剛、簡、皆君子之美。而必矯其失始粹）至春秋時。申叔時論教太子之法。言之尤詳。所謂聳善、抑惡、昭明、廢幽、廣德、明志、疏穢、鎭浮、戒懼、休勸者。皆以史爲工

具而求成其德也

楚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爲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鎭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古史孔多孔門歸之六藝戴記經解所言某書之教有其特長亦有其流失得其長而祛其失則治史而能明德故古人之治史非以爲著作也以益其身之德也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近人講史學者恆稱舉疏通知遠屬辭比事二語而不注意其爲人也二語孔子明明言其爲人所以明史之有益於人使其爲人能如此則其爲史自然有德今不先從治史畜德立說猥曰吾欲爲史學家不得不有敬恕之德使不欲爲史學家即可不敬且恕乎是則讀書而昧於本原之故也古人之論心術多包括兩端不畸於一偏曲禮第一節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大學修身節曰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鑑空衡平執大於是即以經解觀之曰誣曰賊治史之弊久爲聖哲所戒第古人言

約。後人必剖析而覶縷猶由是言之。吾國聖哲深於史學。故以立德爲一切基本。必明於此。然後知吾國歷代史家所以重視心術端正之故。若社會上下道德蕩然。且無先哲垂訓詔之以特立獨行。決不能產生心術端正之史家。蓋環境與個人互相影響。今之論史者必求史事之背景。論史學而不知史學之背景。亦已自違史律矣

孔子論史。所以教人爲人。後世之教。雜以利祿之誘。遂不古若。然猶本於六藝。故咸知重爲人。顏之推當蕭梁高齊之世。去古遠矣。而其言學在觀古人之若何而行之效之

顏氏家訓勉學篇。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恤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彊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

學者必知此義。然後知程明道斥謝上蔡玩物喪志。而其讀史又不蹉一字之故。不喻此而強持敬恕從事研究。終不免於玩物喪志也

近思錄卷二。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本注。胡安國云。謝上蔡先生初以記問爲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及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朱子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謂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鬥靡爲能。若明道看

史不踐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己爲人之分。 又曰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

言德不專爲治史而治史之必本於德則自古已然伯夷者古史官也。舜詔之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史遷譯之曰夙夜維敬直哉維靜絜敬之爲德自伯夷始而直清之德亦緣敬而固定不敬則直與清皆浮慕之客氣非德操也周之興也師尚父傳武王以丹書其要義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大戴記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昔者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 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

然則敬者黃帝顓頊至堯舜伯夷以至周武呂尚相承治國涖官之根本大法非惟操以治史而史文之可約守而常行者無踰於此史佚由是決之曰動莫若敬何以莫之若由史事證而知之也

國語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

世但以居敬窮理爲宋儒之學推而上之亦只知出於孔孟抑知孔孟以前以敬立德之遠源實在古史及史官之學豈理學家私創之說哉（尚書多言欽言敬言寅此由聖哲本史家之經驗知詐欺苟偸之必不能成事而以敬爲一切根本而吾國族之能萃大羣而成統一之國家端由於此）

至於史尚忠實。尤必推原古史飾僞萌生伊古已然積其經驗則政教必重信信者忠實之徵也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周官有造言之刑又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周官大司徒鄉八刑及司市職文）此普遍之禁約也而所以正官民之詐僞者尤重在史故太史之職

曰。凡辨法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又曰辨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秋官司約曰。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司約與太史聯事而約劑之藏則在太史。史之有關法。不始於周。自夏商已爲專職。故官府民衆有不可信則攷之史。官證其詐偽。施以刑辟。蓋相沿之成法。夫史既以典法約劑判決官民之信與偽。則其爲史也。自必不能作偽造言以欺當世以惑後世。史而不信。早已自麗於所典之刑章。尚能審斷官民之欺偽乎。韓詩外傳曰。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故治吾國史書。必先知吾自古史官之重信。而不敢爲非。而後世史家之重視心術。實其源遠流長之驗也。

史職重信。而史事不能無疑。故春秋之義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

穀梁傳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范寧曰。明實錄也。楊士勛曰。既云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則是告以虛事而注云實錄者。告以實則以一日卒之。告以虛則以二日卒之。二者皆是據告而即是實錄之事。

春秋之爲實錄。劉知幾嘗以汲塚出記證之矣。第又疑孔子無所筆削。不知梁亡鄭棄其師。故無加損。而天王狩於河陽。衛侯出奔齊之類。則非舊文。此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史通惑經篇。古者國有史官。其列時事。觀汲塚出記。皆與魯史符同。至如周之東遷。其說稍備。隱桓已上。難得而詳。此之煩省。皆與春秋不別。又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曰殺。執我行人。鄭棄其師。隕石於宋五。（原注。其事並出竹書紀年。惟鄭棄其師出瑣語晉春秋也。）

諸如此何多是古史全文則知夫子之所修者但因其成事就加雕飾仍舊而已有何力哉加以史策有闕文時月有失次皆存而不正無所用心斯又不可殫說矣而太史公云夫子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其虛美一也

穀梁傳僖公十九年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皆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

後世史官雖與古之史職不同而自史遷以降史家所重尤在實錄。

漢書司馬遷傳贊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傳疑傳信不乏其例如宋史載太祖之崩長編引野錄及紀聞之語。

世史正綱傳由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因其信而信之因其疑而疑之可也宋史太祖紀云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殯於殿西階太宗紀云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王繼恩傳云繼恩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太祖崩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程德玄傳云太祖大漸之夕德玄聞夜有扣關疾呼趣宮邸者德玄遽起赴府久之見王繼恩馳至稱遺詔引太宗即位此宋史所載可信者也。陳桱通鑑續編云冬十月宋主有疾壬子召其弟晉王光義入侍是夕宋主殂甲寅光義立注載壬子夜召晉王入寢殿屬以後事宦官宮婢皆不得近但遙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俄而宋主殂宋后見晉王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王王曰共保富貴無憂也此書所載可疑者也。原其所以爲此說者蓋出於李燾之長編長編引僧文瑩湘山野錄語云上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又錄涑水紀聞語云癸丑上崩於萬歲殿時夜已四鼓宋后使王繼恩出召德芳繼恩以太祖傳

國晉王之意素定、不諳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與王俱進至寢殿、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耶、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曰、共保富貴、無憂矣。溫公平生無妄語、其筆之於書、亦以爲太祖既崩、而後太宗入、則野錄之語、了無此事也明矣●史於太祖紀書癸丑夕帝崩、加以夕之一言於癸丑之下、則凡所疑壬子夜之事、皆不待辨矣。秉筆者似亦知世俗有此傳疑、故於諸帝之崩、皆未有書夕者、而此獨書、其微意亦可見矣。

明紀稱建文不知所終。而胡濙傳載其訪求之事。其傳疑也。即其所以傳信也。

明史惠帝紀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又胡濙傳惠帝崩於火、或言遯去、諸舊臣多從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頒御製諸書、幷訪求仙人張邋遢、徧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還。十七年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還朝。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

史之信也。基於羣德。百爲之徵。匪第關於君主之記注。故吾先民之爲史。必大集全體之所爲書。三皇五帝之書。與四方之志並重。人民財用九穀六畜數要利害。地域廣輪之數。山林川澤之阻。咸有專官詳爲記錄。土訓誦訓所道。司勳行人所書。生死登下。鄉黨賢能。（槩括周官各官之文）史所取資。不容僞造也。後世因之。漢之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史公所據各書及當時記載、詳舊述正史之史料篇）唐宋修史所采各方記錄。咸可溯其來源。

春明夢餘錄、唐修史例、後唐同光二年四月、敕史館、本朝舊例、中書並起居院諸司及諸道州府合錄事件報館如左、時政記中書門下錄送、起居注左右起居郎錄送、兩省轉對入閣待制刑曹法官文武兩班上封章、各錄一本送館、天文祥變占候徵驗、司天台逐月錄

報、並每月供曆一本、瑞祥禮節、逐季錄報、并諸道合畫圖申送、蕃客朝貢使至鴻臚寺勘風俗衣服貢獻物色道里遠近并具本國王名錄報、四夷入寇來降表狀、中書錄報、露布兵部錄報、軍還日并主將姓名具攻陷虜殺級數、并所因條錄報、變改音律及新造調曲、太常寺具錄所因并樂詞牒報、法令變革、斷獄新議、赦書德音、刑部具有無牒報、詳斷刑獄昭雪冤濫、大理寺逐季牒報、州縣廢置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旌表門閭者、戶部錄報、有水旱蟲蝗雷風霜雹、戶部錄報、封建天下祠廟、叙封追封邑號、祠封司錄報、京師百司長官刺史以上除授文官吏部錄報、公主百官定謚、考功錄行狀並謚議、逐月具有無牒報、宗室任官并公主出降儀制、宗正司錄報、刺史縣令有灼然政績者、本州官錄申奏、仍具牒報、武官兵部錄報、諸色宣敕、門下中書兩省逐月錄報、碩德殊能高人逸士久在山野著述文章者、本州縣各以官秩勘問的實申奏、仍具錄報、應中外官薨已請謚許本家各錄行狀一本申送。

文獻通考職官考淳化五年、命梁周翰李宗諤掌起居郎舍人事、並撰注記、凡宣徽客省四方館閤門御前忠佐引見司制置進貢辭謝游幸宴會賜賚恩澤之事、五日一報、翰林麻制德音詔書敕榜該沿革制置者、門下中書省封冊告命進奏院四方官吏風俗美惡之奏、禮賓院諸蕃職貢宴勞賜賚之事、並十日一報、吏部文官除拜選調沿革、兵部武官除授司封封建、考功謚議行狀、戶部土貢旌表州縣廢置、刑部法令沿革、禮部奏貢祥瑞貢舉品式、祠部祭祀畫日、道釋條制、太常雅樂沿革、禮院禮儀制撰、司天風雲氣候祥異證驗、宗正皇屬封建出降、宗廟祭享制度、並月終而報、鹽鐵金穀增耗、度支經費出納、戶部版圖升降、咸歲終而報、每季撰集以送史館。

是歲令審刑院奏覆有所論旨可垂戒者、並錄送院。

明徐一夔論宋之日曆、謂修會要修實錄及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咸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為精確、尤可見歷代之重信史、乃萃群策群力而成

徐一夔論日曆書近世論史者、謂莫切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自唐長壽中史官姚璹奏請撰時政記、元和中韋執誼又奏史官撰

日曆、日曆之設、其法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猶有春秋遺法、而起居注亦專以甲子起例、蓋記事之法、無踰此也。往宋極重史事、日曆之修、必諸司關白、如詔誥政令、則三省必錄、兵機邊事、樞庭必報、百官之拜罷、刑賞之與奪、臺諫之論列、給舍之繳駁、經筵之論答、臣僚之轉對、侍從之直前、故事中外之囊封匭奏、下至錢穀甲兵獄訟造作、凡有關政體者、必隨日以錄、又慮其出於吏牘、未免訛謬、或一日之差、則後難考定、一事之失、則後難增補、此歐陽子所以慮日曆之或至遺失、故請歲終監修宰相點檢修撰官日所錄事、有隳官失職者罰之、其於日曆愼重如此、日曆不至遺失、則後日會要之修取於此、他年實錄之修取於此、百年之後紀志列傳取於此、此宋氏之史所以爲精確也。元朝制度文爲、務從簡便、不置日曆、不置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一帝崩、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尚幸天曆間詔修經世大典、虞公集依六典爲之、一代之典章文物稍備、其書止於天曆、而其事則可備十三朝之未備、前局之史、既有實錄可據、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一時纂修之士、其成此十三朝史不難矣。

（見曝書亭集及明史）

歐陽修論史館日曆狀（嘉祐四年任史館修撰時上）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

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得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其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彥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其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并書之、以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爲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處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句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據此知歐公以前、宋之史職及諸司供報、多不嚴切、徐氏所舉、則自歐公以後日曆之完備者也、）

而史家秉筆。又必慎重考訂。存信闕疑。乃得勒成一代之史。固不敢苟且從事也。

後漢書安帝紀注引范氏序例、凡瑞應、自和帝以上、政事多美、近於有實、故書見於某處、自安帝以下、王道衰缺、或虛飾、故書某處上言。

吳志陸凱傳、予連從荊揚來者、得凱所陳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爲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於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爲後戒、故鈔列於凱傳左云。

舊唐書武士彠傳贊譏他傳過爲褒詞、慮當武后之朝、佞出敬宗之筆、凡涉虛美、削而不書。

新唐書李泌傳贊繁（泌子）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繁言多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於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五代史記一行傳序能以孝弟自修於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

方苞萬季野墓表載斯同之言曰、史之難爲久矣、非事信而言文、其傳不顯、李翱曾鞏所譏、魏晉以後、賢奸事迹、並暗昧而不明、由無遷固之文是也、而在今則事之信尤難、蓋俗之偸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故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構、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聞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而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默識暗誦、未敢有一言一事之遺也、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邑志乘雜家志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言、而無可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而平心以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可八九得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雖不敢具謂可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鮮矣、昔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蕪、而吾所述將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與言之眞而不可益也。

司馬光之爲通鑑也、先爲草卷、再爲長編、再爲考異、而後删述而爲通鑑正文、其爲此書之程序、具詳其致范祖禹書。

司馬光與范內翰祖禹論修書帖夢得（重偶字）今來所作叢目、方是將實錄事目標出、其實錄中事應移在前後者、必已注於逐事下訖、（假如貞觀二年李靖擒其下始有靖傳、中有自頡告變事、須注在隋義寧元年唐公起兵時、破蕭銑事須注在武德四年滅蕭銑時、斬輔公祏、須注在七年平江東時、擒頡利須注在貞觀四年破突厥時、他倣此、）自舊唐書以下、未嘗附注、如何遽可作長編也。請且將新舊唐書紀志傳及統紀補錄并諸家傳記小說、以至諸人文集、稍干時事者、皆須依年月日添附、無日者附於其月之下、稱是月、無月者附於其年之下、稱是歲、無年者附於其事之首尾、（如左傳稱初鄭武公娶於申之類、及為某事張本起本者、皆關事首尾者也、如衛文公復國之初、言季年乃三百乘、因陳完奔齊而言完始生、並知八世後成子得政、因晉悼公即位而言其命官得人不失霸業、因衛北宮文子聘於鄭而言裨諶草子產潤色、因吳亂而言吳夫槩王為棠谿氏之類、注云傳終言之、皆附事尾者也、）有無事可附者、則約其時之早晚、附於一年之下。（如左傳子罕辭玉之類、必無的實年月也、假使宰相有忠直奸回之事、無處可附者、則附於拜相時、他官則附於到官時、或免卒時、其有處可附者、不用此法、）但稍與其事相涉者、即注之、過多不害。（假如唐公起兵、諸列傳中有一兩句涉當時者、但與注其姓名於事目之下、至時雖別無事迹可取、亦可以證異同、考日月也、）嘗見道原云、只此已是千餘卷書、日看一兩卷、亦須二三年功夫也、俟如此附注俱畢、然後請從高祖初起兵修長編、至哀帝禪位而止、其起兵以前、禪位以後事、於今來所存書中見者、亦請令書吏別用草紙錄出、每一事中間空一行許素紙、以備剪開粘綴故也、隋以前者與貢父、以後者與道原、令各修入長編中、蓋緣二君更不看此書、若足下止修武德以後天祐以前、則此等事盡成遺棄也、二君所看書中有唐事、亦當納足下處修入長編耳、其修長編時、請據事目下所記新舊紀志傳及雜史小說文集、盡檢出一閱、其中事同文異者、則請擇一明白詳備者錄之、彼此互有詳略、則請左右采獲、錯綜銓次、自用文辭修正之、一如左傳敘事之體也。此並作大字寫出、若彼此年月事迹有相違戾不同者、則請選擇一證據分明、情理近於得實者、修入正文、餘者注於其下、仍為敘述所以取此捨彼之意、（先注所據者、云某書云云、今按某書證驗云云、或無證驗、則以事理推之云云、今從某書為定、若無以考其虛實是非者、則云今兩

存之、其實錄正史未必皆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在高鑒擇之、）凡年號皆以後來者爲定、假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爲唐高祖武德元年、更不稱隋義寧二年、玄宗先天元年正月、便不稱景雲三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也、詩賦等如止爲文章、詔誥等若止爲除官、及妖異止於怪誕、談諧止於取笑之類、便請直刪不妨、或詩賦有所譏諷、（如中宗時回波詞喧譁竊恐非宜、肅宗時李泌誦黃臺瓜詞之類、）詔誥有所戒諭、（如德宗奉天罪己詔、李德裕討澤潞諭河北三鎮詔之類、及大政事號令四方、或因功遷官、以罪黜官、其詔文雖非事實、要知當時託以何功、誣以何罪、並須存之、或文繁多節取要切者可也、）妖異有所儆戒、（凡國家災異本紀所書者並存之、其本志強附時事者、不須也、讖記如李淳風言武氏之類、及因而致殺戮叛亂者、並存之、其妄有求合、如木入斗爲朱之類、不須也、相貌符瑞、或因此爲人所忌、或爲人所附、或人主好之而諂者僞造、或實有而可信者、並存之、其餘不須也、妖怪或有所儆戒、如鬼書武三思門、或因而生事、如楊慎矜墓流血之類、並存之、其餘不須也、）詼諧有所補益、（如黃幡綽謂自己兒最可憐、石野豬謂相非相之類、存之、其餘不須也、）並告存之、大抵長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千萬切禱切禱、今寄道原所修廣本兩卷去、恐要見式樣故也。

自漢以來之爲史者、雖未嘗臚舉著書程序、若溫公之法之詳、要亦可以推知其次第、如司馬遷紬史記石室金鐀之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於是論次其文、即相當於溫公之爲草卷也。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並時異世、年差不明、原始察終、拾遺補藝、即相當於溫公之爲長編、及考異也、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成一家言、則其勒成定本也。沈約撰宋書、州郡志自謂、晉宋起居、凡諸記注、並加推討、隨條辨析、百官志則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其有闕漏、及何氏（何承天）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李延壽撰南北史、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依司馬遷體、以次連綴、又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又屬令狐德棻改正乖失

蓋皆由草卷長編考異進至成書之程序也。溫公考異。濫觴於裴松之三國志注。特溫公及范劉諸氏。先考同異而後爲書。裴氏則就陳氏之書爲之考訂。人己先後。適相反耳。是故吾國史籍。自古相承。昭信核實。以示徵德。降及清代。阮元爲儒林傳。仿集句體。逐節注明所據。要以明其不敢臆造私撰。實則歷代之史。特不自注。使如阮氏所爲。殆無一字一句不本於公私撰著也。至於刊落不盡。或有牴牾。則緣其事體大。獨撰衆修。皆不易於毫髮無憾。後之讀者。補苴罅漏。未可輕議古人。又或事屬當時。多非實錄。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宋書自序語）以至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之別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北史自序語）則易代之後。史家多爲改正。讀宋史周三臣傳序。則知吾國史德。正由後先補益。而益進於忠實。治史者正不可以偏概全也。

宋史周三臣傳序。五代史記有唐六臣傳。示譏也。宋史傳周三臣。其名似之。其義異焉。求所以同。則歸於正名義扶綱常而已。韓通與宋太祖比肩事周。而死於宋未受禪之頃。然不傳於宋。則忠義之志何所託而存乎。李筠李重進爲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孔子定書。不改其舊稱焉。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作周三臣傳。

韓非之論史也。曰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此言最爲今之治史者所盛稱。是亦覘治史者之德若何。司馬遷非不知韓非之書也。而其言曰。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以孔子之書可考信。而墨氏不能傳其書之全文。墨之不若孔。無待辨也。遷又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好學而深思。然後知孔氏所傳之書之可信。曾鞏之論史。謂唐虞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蓋執簡操筆者。亦皆聖人之徒。南豐生宋時。何以能知唐虞時執簡操

筆者之過人、蓋由於好學而且深思、能從歷代史事及史籍之高下得失。比勘推究、而有以見前哲之精神。非好爲崇拜古人也、曾氏所謂古史非獨記其事迹、幷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其義甚豐。略舉一二。如曰明四目達四聰、其言至約、而奇必就歷代居高位擁重權者之耳目、易爲左右宵小之所蒙。因以不能周知國家天下利弊得失之眞相、而舉措賞罰皆失其當。因此知古史能以此二語摹寫聖哲之公聽並觀、爲不可及。又如在知人在安民二語、亦似老生常談、然必綜合歷代政治之興衰、究其主因、乃知此爲爲政最要之義、而古史乃能就當時君臣論治之若干言論中、標舉選擇、而垂之簡册、雖至輓近、一切物質遠邁古初、政體亦已不同、而欲求建國於大地、仍不能背越此定則、此古史之所以可貴、而南豐所以爲知言也、

曾鞏南齊書序、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偉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並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乎其人。使於向之四者有一不具而能之乎。（此語從章實齋刪改本） 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四語、戴名世史論舉之、章實齋史德篇曰、典謨訓誥、曾氏以爲唐虞三代之盛、載筆而記者、亦皆聖人之徒、其見可謂卓矣、又有刪訂之本、謂古人序論史事、無

若曾氏此篇之得要領者、蓋其窺於本原者深、故所發明直見古人之大體、先儒謂其可括十七史之統序、不止爲南齊一書而作、其說洵然、是章氏之推重此文至矣、）

章氏之論史德曰、通六義比興之恉。而後可以講春王正月之書。其語深微。學者不易領悟。左氏之言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汚。懲惡而勸善。（左傳成公十五年）微顯、志晦、則用意深厚、非專爲司空城旦書、而勸懲之旨在讀者深思而自得之。觀惲子居之讀漢書古今人表、可以悟春秋、亦可以悟實齋之說。

惲敬古今人表書後漢書古今人表、始太昊伏羲氏、終於董翳司馬欣、而漢之君臣不與焉。顏師古曰、但次古人、不表今人者、其書未畢也。惲子居曰、顏氏此言非也。孟堅爲漢人、於漢之君臣、將如何而差等之。是故次古人、卽以表今人也。哀平之間蓋多故矣。孟堅於身無事功而爲弒與被弒者列之第九等之愚人、而有事功者、列之第八等、所以著哀平王莽之罪也。身爲弒而列第七等者、惟崔杼盧封陳恆。蓋莊公下淫、景公廢嫡、亂不自下始也。是故覆漢祚者、平帝可原、哀帝不可原。推而上之、成帝亦不可原。齊桓公列第五等、秦始皇列第六等、而漢高武帝可推而知。老子列第四等、而文帝可推而知。蓋古人多以絕人之才識、百慮千計、而筆之於書、讀之者委曲推明、尚不能得其十五。太史公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未易爲淺見寡聞者道也。敬以此讀三代秦漢之書、自魏晉以下、則知者鮮矣。（按古今人表蓋卽世本王侯大夫譜其品第、出於前史、班氏因而錄之、未必專爲影射漢代君臣而作、然亦未必無陳古刺今之意、惲氏以之推比、極有思致、故吾引之以證章氏通六義比興之旨而後可以讀春王正月之書之意、又按惲氏之言、殆亦未必專指漢史、其謂高祖文帝武帝可推而知者、焉知其非刺淸之聖祖世宗高宗可推而知乎、講春秋者謂定哀之間多微辭、觀淸人書者、亦當知其微辭、）

又如惲氏論史公評貫高之語。亦以春秋、通史記。而曰古之作史者。辨於物。析於事。愼於文。辨於物故名。

正。析於事故理順。愼於文故勸懲明。是亦由深思而後知其意。吾因之悟穀梁論魯隱公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之義。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乃眞史德也。司馬光上通鑑表自謂抉摘幽隱、校計豪釐、不洞貫經史之精微、惡可輕於置議哉。

穀梁傳隱公元年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惲敬讀張耳陳餘列傳、穀梁子曰、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猶且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古之作史者、辨於物、析於事、愼於文、辨於物故名正、析於事故理順、愼於文故勸懲明。史記張耳陳餘列傳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之者、以私問之、壯士、意其可以私問也、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不可以私問也、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貫高之心、惟知有王、故聞出王、不聞赦高也、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泄公之心、惟知有高、故複言赦高、不言出王也、至貫高絕吭死、太史公斷之曰、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如是而已。何也、家臣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諸侯之臣知有國而不知有天下、皆大亂之道、如貫高者、是以舉動激昂入人肝膈、然而君子不以仁義褒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於此可以觀矣。（按史法多端、不限一格、有微而顯者、亦有直而盡者、史公於秦始皇本紀引賈生過秦論、正言其失、而於六國表則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則又斥其多暴、而重其成功、而必察其終始者、又用心之恕卽其直言而可見者矣、）

孟子之論學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知人論世在求古人之善者而友之非求古人之惡而暴之或抑古人之善而誣之也然由其言亦可以知後之論史者須視其人之身世何若秉心厚者則能尙友而畜德賦質刻者則喜翻案而攻人如孟子取武成二三策之言以其推論至仁之用師故疑漂杵之過當後人不師其發言之本恉惟截取盡信書不如無書之一語則專以索瘢吹垢爲事矣例如六代史家固多曲筆然若孫盛王邵亦爲劉知幾所崇信不得以史有諱飾遂謂古無良史也班固受金陳壽求米大抵莫須有之辭卽所謂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者亦徒縱其詞鋒未足以槪全史洛陽伽藍記載趙逸之言後舉徐紇之說趙則爲苻生平反徐亦爲班固徵信要皆屬於小說未可舉一例餘

洛陽伽藍記時有隱士趙逸云是晉武時人晉朝舊事多所記錄正光初來至京師（按自晉武泰始初至正光約二百五十年）云自永嘉以來二百餘年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皆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觀其治典未必凶暴及詳其史天下之惡皆歸焉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皆是類也。

又慕義里菩提寺沙門達多發塚取甎得一人以進太后與明帝在華林都堂以爲妖異謂黃門侍郎徐紇曰上古以來頗有此事否紇曰昔魏時發塚得霍光女壻范明友家奴說漢朝廢立與史書相符此不足爲異也。

至魏書毛修之傳所云蜀中長老言陳壽爲諸葛亮門下書佐被撻百下故其論武侯云應變將略非其所長亦爲未知陳壽者之讆言縱不問蜀志全書純以武侯爲中心卽就本傳評語而觀其傾倒武侯至

矣。應變二語。蓋作疑辭。非爲枉屈。劉氏以此論史。宜章氏議其心術之養。未底於粹也。

蜀志諸葛傳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據此諸文豈是被擯而懷恨者之語）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然而以知幾之時事。產生疑古之言論。亦自有其可原。浦起龍氏所謂讀書尙論。其意有可推者。知幾眼見近古。自新莽始禍。以及當塗典午。南則劉蕭陳氏。北則齊周楊堅。累朝踐代。類以攘竊之詐。詭爲推挹之文。雖逮李唐。猶必虛擁代邸。粉飾禪書。於是假號汲墳之荒簡。反兵孔壁之遺編耳。蓋人於環境所遘。輒意往事亦然。世治則恆見鉅人長德。乃知聖哲之匪虛稱。世亂則所知皆奸詐苟偸。遂覺前人亦大抵如是。雖悲憫與歆羨不同。而刻覈之論。駸成風氣。必至害人心術。此非盛德而有遠識者。未易超環境而不爲所搖也。當清中葉。考據之風甚盛。若莊存與。若龔自珍。皆深於漢學。且專治今文家之言者也。而莊氏於已成定讞之僞古文尙書。猶保持使勿廢。龔氏且盛稱之。謂其自韜汚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急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是豈宅心不厚。而標榜今文。矜誇考證者。所能喻乎。

龔自珍武進莊公神道碑銘。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汚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急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大儒莊公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山右閻氏之緒學。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辨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閻氏所廓淸。已信於海內。江左東吳子弟。皆知助閻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

書、偽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為師傅、問之、忽然起、適然思、鬱然歎、自語曰、辨古籍真偽、為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僅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醨漓、什之八、頗藉偽書存者、什之二。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疴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其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勢、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尚書既見如干卷、數數稱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剟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為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

由上諸義言之、道德觀念由史而來、而人之尚德不當專為治史、使其積於德也不素、則其臨文也無本。而挾考據懷疑之術以治史、將史實因之而愈淆、而其為害於國族也亟矣。故治章氏之學、宜知其為箴貶劉氏深戒後學而言。第猶未能闡明古代政教與史官之關聯、徒就後世政教已漓之時、責望治史者養其心術、僅屬救弊補偏之說。然章氏之時論史者、猶未太違乎古義、而俗尚亦不外歷史之所遺傳、故所謂心術不粹者、其範圍猶有所限。至梁氏之論史德、雖若引申章氏之說、實本劉氏之學而益以他族近代治史者之方術、謂當大進於前、故篇目雖同、而根本實相左也

人類之尚德也同、其由史而知德也亦同、故吾人由本國歷史數千年之經驗而得道德之正鵠者、益以世界史之經驗、宜若植德益隆矣。然如梁氏所舉史家誇大之失、在吾國唐宋諸賢、早懸為戒者。（如島夷索虜之互詆之類）在昔人則至近代始悟其非。觀斯賓塞爾羣學肄言所陳其為國拘情瞀實遠軼於吾史

斯賓塞爾羣學肄言國拘篇、國中徒黨、各有主張、己之所附者、為豪傑聖賢、而彼黨之魁、則盜賊無賴也。方宗教之致爭、間於修教、則公教所

爲、無所往而非桀虐、開諸公教、則修教之所改革、無一事而非背天。若夫二國之史、相爲敵讎、則甲之美政、必不可得於乙書、乙之無道、若不勝書於甲史。古之諾曼、貪殘之種也、而言撒遜、轉謂其修怨之刻深。以法史寫西班牙之伏莽、則淫掠窮凶、以俄人言克嗎希亞之興戎、則虔劉無藝。龍蛇起陸之日、戰血玄黃之秋、使吾英爲局外、則了了能言其曲直、不幸吾國利害與於其間、則通國報章、黑白皆易位矣。當法人之戡定亞爾芝也、大食之民、屈強不附、逃山谷中、法人聚火焚之、英人大呼、謂絕人理。時無幾何、而印度之民叛我、亦既族而殲之矣、尚懼其未盡死也、則加火於山積之羣屍。又雅墨加之役、焚其邑居矣、又尉其人民。二者所爲、吾英於人理、亦如錢耳、於法人何幾焉。　夫身毒之民、亦天所生之一種也、夫豈不宜以自存、何於羣起而求脫吾英之銜轡、乃罪大惡極、而無一善之可言。愛爾蘭之不樂爲屬、而欲自爲政、亦其所也、何其爭即爲不道、而一無可恕。

又、法人之自大久矣、天下之所共聞也。底亞斯之著書也、揚抗敵闓、宣國威而厲民志、其中無幾微之疑辭、而法之人亦從而信之。　武邇上著化學錄、其發端曰、化學者、法國之學也。陰格理書鄂謨加冕圖、推鄂謨爲詩中王者、而以後代以詩鳴者、爲其徒從。盡法之詩家、皆居前列、而吾英之狹斯丕爾、乃在隅奧、著其形於若存若亡之間。又立藝宮、凡古今作者之聖、述者之明、但有制作、無不畢列、法之藝人、雖無所知名、而亦廁至英之奈端、則擯不得與。

又、德之公黨、於一席之談、聽其言之所及、者德之國俗、德之維新、德之合邦、德之一統、德之陸旅、德之海軍、德人之宗教、與德人之藝學已耳、徒取法人而訕笑譏議之、而不知己之所爲、正法人之痾疾、而譯之以德語者也。（梁氏引本爾思云、有謂距今二百年前、世界未有一著述足稱爲史者、亦此病也、）

斯賓塞爾著書力箴其病。在一千八百七十年間。（其書出版在一八七三年、當清同治十二年、）謂治羣學必先治其心習。（見繕性篇）其識蓋迴超諸國史家、推其意、固亦未嘗不知、繕性之功、爲學者、御一切事物所

必具非僅爲治羣學然衡之曲禮大學所論愛惡好憎之偏之當矯其時間相懸奚若蓋晳人多務其偏至吾族久尙大執中由民德之全衡史德之失固有間矣而吾族徒震於晚近之強弱遂拾其新說病吾往史則論世之未得其平也。

至於附會之病尤有可爲隱痛者國不自振誇大之習已微以他族古初之蒙昧遂不信吾國聖哲之文明舉凡步天治地經國臨民宏綱巨領良法美意歷代相承之信史皆屬可疑其疑之者以他族彼時不過圖騰部落吾族似不能早在東亞建此大邦復以晚近之詐欺推想前人之假託不但不信爲事實即所目爲烏託邦之書亦不敢推論其時何以有此理想祇能從枯骨斷簡別加推定必至春秋戰國之紛裂始能爲秦漢之統一而春秋戰國秦漢制度思想之所由來亦不能深惟其故至其卑葸已甚遂若吾族無一而可凡史迹之殊尤卓絕者匪藉外力或其人之出於異族必無若斯成績此等風氣雖爲梁氏所未料未始非梁氏有以開之故論學立言不可不愼不附會而誇大則卑葸而自誣程子所謂與學者言如扶醉漢扶得東來西又倒者也斯賓塞爾既深譏愛國之偏又歷陳貶國之失學者倘研閱其說或亦可補劉章梁氏諸說所未備歟

羣學肆言國拘篇晚近學士搢紳聞見日多智能愈富貶國之見常與俱深一時相阿遂成風尚而語或違中多不根之論不知國之政教成立綦難使議者弗察動言紛更乍毀乍掘民莫適主此其害羣以較愛國之偏特一間耳貶國而過各有由然賢愚不齊略區三等惡聞夸者之言訑然門滿抑人揚己多失其平於是本其誠心思所救正矯枉過直容不自知此其一也亦有養智愍愚自矜博學鄙蔑故制遊行異邦持論非平苟稱解懸又其一也最下國之掌故蓋未有知輕易猖狂逞其好憎又其一也。

史識第六

劉知幾倡史有三長之說。而尤重在識。章實齋申之而論史德。梁啓超劉咸炘又申論之。皆各述所見。與劉氏原旨不符。劉氏所謂史識在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章氏引之。誤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能貿化。似於唐書原文初未細繹。而以有學無才之弊屬之有學無識。學者苟就唐書原文與章書史德篇一較。自見其大相逕庭矣。

新唐書劉子玄傳。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曰。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舊唐書此下有「猶須好是正直」六字）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

文史通義史德篇。劉氏以謂有學無識。如愚估操金。不能貿化。推此說以證劉氏之指。不過欲於記誦之間。知所抉擇。以成文理耳。 此猶文士之識。非史識也。

梁氏意主革新。謂史識是觀察力。觀察要敏銳。即所謂讀書得間。又標四義。曰由全部至局部。曰由局部至全部。曰勿爲傳統思想所蔽。曰勿爲成見所蔽。（見史學研究法補編）蓋示人讀舊史而創新史。非知幾所論修史之宗旨也。劉咸炘氏則以觀史迹之風勢爲史識。又曰。作者有識。乃成其法。讀者因法。而生其識。雖二而實一。又曰。讀史本爲求識。所以必讀紀傳書。又曰。吾輩非有作史之責。而必斤斤講史法者。正以史法明。史識乃生也。是其所謂觀史迹者。雖與梁氏所謂觀察力者同。而斤斤講舊史之法。兼讀史與

作史而言。又非如梁氏之斥傳統思想也。

劉咸炘治史緒論史學可分爲四端一曰攷證事實是爲史考、二曰論斷是非是爲史論、三曰明史書之義例是爲史法、四曰觀史迹之風勢是爲史識。前二者爲他學者亦從事焉、後二者則所謂史學專門之長也。攷證固在成書之先、然不能成書則止是零碎事迹不得爲史。論斷固爲讀史之的、然無識則止是任意愛憎不得爲學。史識著於馬班、史法至唐始晦。宋人猶存史識、而偏於論、近世懲論之弊、乃偏於考、於是熟於事實者乃冒史學之稱而史學無矣。

又史學有二、一曰作史之法二曰讀史之識。作者有識乃成其法、讀者因法而生其識、雖二而實一也。法者、撰述之義例、章先生所謂圓而神者也、識者、知政事風俗人才變遷升降之故、孟子所謂論其世者也。

又曰吾豈非有作史之責、而必斤斤講史法者、正以史法明、史識乃生也。 讀史本爲求識、所以必讀紀傳書。作史者不知此、則紀傳書只是一碑傳集、非史矣。讀史者不知此、則史論只是一月旦評、非史論矣。 淺陋之學究、專心論人爲史學、徒騁己見、固不足貴、而博雜之考據家、專以考事爲史學、亦只爲拾骨之學。

實齋雖誤解劉氏之語、而謂能具史識者必具史德、所以補充劉氏之說者、要自有見。第未推原道德觀念實出於史耳。劉咸炘謂讀史本爲求識、義亦猶是。吾人何緣而有識力、亦曰賦於天者本明、稽之史而後悟。學者識力、大都出於讀史、苟屏前史、一切不信、妄謂吾之識力、能破傳統觀念之藩、則事實所不可能也。或襲近人之言、或採異域之說、亦卽秉遐邇之史以爲創新之識、隱有其傳、非能捨史而得識也。語曰溫故而知新、苟非以故穀爲種、何能產新禾之苗乎。

劉知幾所謂史識、在書事篇中言之最詳、書事篇專論史法、卽劉咸炘所謂作者有識、乃成其法、亦卽梁

氏所謂傳統思想學者宜熟復之乃知吾史書之別於史料近人恆謂吾國諸史僅屬史料而非史書者坐不知吾史相傳之義法也孔子告子夏讀書之法曰通七觀舉大義

尚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夫子夫子問焉曰子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若參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商所受於夫子弗敢忘也子曰堯典可以觀美禹貢可以觀事咎繇可以觀治鴻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觀書之大義舉矣。（近人不信禹貢謂禹治水不過略治山西河南小部分此卽不知事理之言下流海口不治山西河南之水以何地爲壑吾因其言益知古書之言簡而理精卽決九川距四海六字可以盡治水之事理）

顧棟高論春秋曰未有無故而書又曰凡褒貶無關於天下之大故不書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讀春秋偶筆春秋凡書城書築皆譏無論時不時也城郚城中丘則以怯敵書城向城諸及鄆則以啓釁書城費城成郛則以三家營私邑書城漆城啓陽城邾城瑕則以恃强凌弱小書城杞則以受役於强大書其非時與師師者則罪又甚焉蓋春秋一書聖人特書以垂戒爲百王法未有無故而書者也魯方百里五所統凡數十百城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城壞而修亦極常事何足煩聖人之筆乎。　外此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爲聖人許之乎曰此春秋以紀世變也天王失政外裔交侵小國不能自立賴桓公修方伯之職帥諸侯起而城之聖人所以不得已而思伯予之亦傷之也降此而城成周抑又甚焉王室內亂流離顚越十年之後又乞城於諸侯書此而天王之孱弱晉伯之怠緩俱可概見此皆有關於天下之大者凡褒貶無關於天下之大故不書

方苞惇敬持此義以讀史記咸舉留侯世家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爲紀事文之義法故尙書春秋與後世之紀傳史體裁雖不同而抉擇之法固一貫也

方苞史記評留侯世家留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三語著爲留侯立傳之大指記事之文義法盡於

此矣。

惲敬讀貨殖列傳作史之法有二太史公皆自發之其一留侯世家曰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作本紀

世家列傳法也而表書亦用之其一報任少卿書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此作表書法也而本紀世家列傳亦用之。

吾國古無所謂歷史研究法然三傳之於春秋各有師說以解析春秋之義法則世之有史學研究法者莫先於吾國矣左氏親見魯史博採晉乘楚檮杌諸書而爲春秋傳其所載史事多出於春秋之外然左氏不以其所見史料之富而斥春秋之簡略且推究春秋所以不書之故而歸於禮經之凡例

左傳隱公十一年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又莊公二十九年凡物不爲災不書。

又僖公二十三年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避不敏也

又文公七年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又十四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又十五年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用此可知史策所書咸本赴告及周家通禮衡物異之重輕視人事之敬惰已可啓發史識矣而凡例所不賅者傳文又加以宣究。

左傳隱公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

又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杜注、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放此。

又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杜注、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於策、他皆放此。

又十一年、羽父使賊弒公於寪氏、　不書葬、不成喪也。

又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

又僖公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

又九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　令不及魯、故不書。

又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又十九年、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

又二十九年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於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又文公二年、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

又九年、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又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又宣公十二年、晉原縠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

又成公二年、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於蜀、卿不書、匱盟也、

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

又襄公十四年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惰）書於伐秦攝也。

又二十六年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於澶淵以討衛　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

又三十年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於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　書曰某人某人會於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同一會盟而卿之名有書有不書同一人而有書有不書同一不書而各有其故其剖析之細密也若是慎位重信大義凜然所謂讀書得間者即從此等無文字處得之也杜預曰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春秋左氏傳序）不知此說無以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何以止以萬八千字盡之也。

公穀兩家專究經文不復博考史事而恃屬辭比事之法亦有以得春秋所以書之故公羊大例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隱公十年）而於某事之所以書又必先揭不書之例而問其何以書乃見其譏貶之義。

公羊傳隱公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　襄公十五年劉夏逆王后於齊　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又隱公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　六年、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　莊公元年、齊師遷紀郱鄑郚、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　三十年、齊人降鄣、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宣公元年、齊人取濟西田、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　昭公二十五年、齊侯取運、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爲公取之也。　哀公八年、齊人取讙及闡、　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

又桓公四年、公狩於郎、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

又桓公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　冬、州公如曹、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　襄公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

又莊公四年、齊侯葬紀伯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　三十年、葬紀叔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　襄公三十年、葬宋共姬、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

又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　宣公十五年冬、蝝生、　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

又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二十年夏、齊大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災、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　襄公九年、春宋火、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

又莊公二十二年、公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　成公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又莊公二十九年、新延廄、　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　定公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

不務乎公室也。

又僖公十四年沙鹿崩、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十六年六鷁退飛過宋都、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文公三年雨螽於宋、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成公五年梁山崩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昭公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又文公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

又宣公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

又成公八年衛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均云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

又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

吾人讀書能用其法。一一問其何以如是云云而同一問題又細析其關於天下及我國或某國某人之故則讀書如桶底脫矣（史通模擬篇襲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自問自答皆敍事之理若識公羊之語爲研究史法自無此惑）

穀梁亦嘗發何以書之問及不書之例。

穀梁傳隱公九年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桓公元年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又桓公五年州公如曹、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莊公十一年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而恆稱志不志。

穀梁傳隱公六年、宋人取長葛、　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又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又莊公十七年、齊人執鄭詹、　鄭詹、鄭之卑者也、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又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　成公八年、衛人來媵、　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　九年、晉人來媵、同、　十年、齊人來媵、無傳、　注、媵同姓也、異姓來媵非禮。

又莊公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　親迎恆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

又文公三年、雨螽於宋、　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　襄公九年春、宋災、　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又宣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昭公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於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

又成公十八年、築鹿囿、　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又昭公九年、陳火、　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又二十三年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　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或曰不道。

穀梁傳桓公六年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於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　宣公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　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

其曰淺事不志。恆事不志。與公羊之常事不書修舊不書一也。而論陳佗王札子陳招諸事。由兩下相殺不書於春秋推論其義明其所以書者在正君臣父子兄弟之倫非區區志人之相殺此皆經師之說爲讀史者所宜持以斷後世之史事者也。

書之教曰疏通知遠。春秋之教曰屬辭比事。疏通則上下千載惟觀其大端。屬比則一日一言必求其用意故通史與斷代史各有所取可並行而不悖而讀史之法且正可以相通如惲敬論顧命於逆子釗稱子於王麻冕黼裳稱王。則以春秋之書法讀尚書也

惲敬顧命辨顧氏寧人曰顧命蓋有闕文焉狄設黼扆綴衣其前皆成王崩之事也其後皆康王踰年即位之事也（全文見日知錄）

敬按公羊傳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未葬稱子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稱公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故諸侯於封內三年稱子天子亦然雖然顧命者布之天下傳之後世者也即位之首稱子以臨可乎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定元年夏六月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是踰年未葬稱公也昭二十二年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葬景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是已葬未踰年稱王也是故即位不書子則顧命不得不稱王逆子釗稱子王麻冕黼裳稱王皆禮也（日知錄注引閻氏之說亦辨顧氏之誤）

顧棟高謂看春秋眼光須極遠近者十年數十年遠者通二百四十二年是又以尚書之知遠讀春秋也

顧棟高讀春秋偶筆看春秋眼光須極遠、近者十年數十年、遠者通二百四十二年、自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此發端也、至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是結案、志蔡之積怨而能報楚、而褒即寓其中矣、自僖十九年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此發端也、至昭八年楚師滅陳、是結案、志陳之招楚、適自貽患、而貶即寓其中矣。

劉咸炘謂疏通知遠書教也疏通知遠即察勢觀風也孟子之論世太史公之通古今之變即此道也。又曰讀史有出入二法觀事實之始末入也察風氣之變遷出也趙甌北廿二史劄記將散見紀傳者分條類列尋出一代特具之事象風氣既非如考據家之僻搜又非如學究家之不考而擊斷最爲可法（均見治史緒論）然趙書於條列歷代事象風氣外亦兼述各史之義例實兼尚書春秋兩家之長梁啓超講史蹟之論次曰吾今標一史題於此曰劉項之爭與中亞細亞及印度諸國之興亡有關係而影響及於希臘人之東陸領土聞者必疑其風馬牛不相及然吾徵諸史蹟而有以明其然也又曰吾又標一史題於此曰漢攘匈奴與西羅馬之滅亡及歐洲現代諸國家之建設有關聞者將益以爲誕然吾比觀中西諸史而知其因緣甚密切也（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其說雖若甚新要亦不外書教之疏通知遠及顧氏讀春秋隨筆所謂看春秋眼光須極遠也。

凡爲良史經緯萬端罔識眇指非僅舉一二語所能罄也。馬遷爲史考信擇言。非天下所以存亡不著。如前所述亦已賅括全書而其隨文標舉者綜而觀之均可見其要刪之意。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記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此言爲史務綜其終始而觀其要）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古文者

要刪焉。（要刪者、摘要刪繁專取盛衰大指也、）

又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諸爲表譜要以推見立國之本非專重强弱盛衰也、）

又高祖功臣侯年表序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此又是讀史通義、）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

又天官書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又封禪書於是退爲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又管晏列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

又司馬穰苴列傳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又孫子吳起列傳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

又仲尼弟子列傳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毁者或損其眞、鈞之未睹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幷次爲篇、疑者闕焉。

又蘇秦列傳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 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又孟子荀卿列傳自如孟子至於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

又司馬相如傳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卽詳略不同、有棄有取、亦宜就其去取、推尋其識、不可認爲矛盾、如劉知幾之所譏也。

史通雜說上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舊說至管晏列傳則不取其本書爲時俗所有故不復更載也案論語行於講肆列於學官重加編勒祇覺煩費如管晏者諸子雜家經史外事棄而不錄實杜異同夫以可除而不除宜取而不取以斯著述未覩厥義。　按劉氏之言似若有識其實劉氏誤以史書宜取諸子雜家轉載異同。不知史公之命意。史公最尊孔子。故考信六藝而言六藝則折中於夫子。論事多本論語。（如孝文本紀言必世後仁禮書引禘自既灌諸語）本紀世家載孔子事甚多。不於其中書老子卒或墨子卒也。仲尼弟子有列傳。而傳六藝者又有儒林傳。初不爲墨子弟子或墨者傳也。由此以思。則劉氏所駁爲無當。然自班氏譏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已不免誤會談遷論六家要旨之意。而劉氏所譏又正與班意相反。要之反正兩方均可以示學者宜細心尋繹全書。而不可孟浪議論前人長短也。劉略班志。六藝在十家九流之前。而儒又先於九家。史漢意仍一貫。近人揚墨抑儒。至謂史公不爲墨子特立一傳。蓋由史料未備。不知今人所見墨家學說及其鉅子事迹。採自莊荀韓呂諸子者。史公豈未之見耶。

班范諸史敘事載文亦有自標旨趣者。

漢書賈誼傳贊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

又董仲舒傳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於篇。

又揚雄傳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　法言文多不載獨著其目。

又西域傳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後漢書王符傳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云其指訐時短討讁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又仲長統傳、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 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

唐宋史家要删史實、並師馬、班矩矱。

隋書音樂志舜詠南風而虞帝昌、紂歌北鄙而殷王滅、大樂不案則王政在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於志。

又經籍志其舊錄所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並删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

新唐書禮樂志其壇堂之上下、壝門之內外、次位之尊卑、與其向立之方、出入降登之節、大抵可推而見其盛且備者如此、則其小且略者、又可推而知也。 其近於禮者、後世當求諸禮、(此禮字指開元禮等書) 其不合於禮而出於其私意者、蓋其制作與其論議、皆不足取、故不著也。 天下用兵不息、而離宮苑囿遂以荒墟、獨其餘聲遺曲傳人間、聞者為之悲涼感動、蓋其事適足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復著其詳。

又選舉志武舉蓋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中第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復書。

又百官志采其綱目條理、可為後法、及事雖非正、後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者著於篇 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領它職、 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詳。

又兵志若乃將卒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衛、凡兵之事、不可以悉記、記其處置得失、始終治亂之迹、以為後世戒云。

又食貨志凡漕運於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其它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

又刑法志此其常世所施行而著見者、(指律疏及歷代諸格) 其餘有其書而不常行者、不足紀也。 自肅宗以來、所可書者幾希矣、懿宗以後、無所稱焉。

又宰相世系表注(侯)希逸亡其世系(李)輔國中官也(侯固)懷恩叛臣也朱泚王建韓建朱全忠唐之盜也皆削而不書。

歐公於五代史記自言其法曰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此五者則否(梁本紀開平元年注)卽韓琦石介等記述宋事亦多有此識三傳史通所言繩繩不絕

宋名臣言行錄載韓魏公遺事石守道編三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事爲非其一太祖惑一宮鬟視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寢刺殺之公曰此豈可爲萬世法已溺之迺惡其溺而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淸議。

是故史公非不知禹本紀山海經。

史記大宛列傳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班固非不知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

漢書東方朔傳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贊曰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不眩燿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爲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爲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

陳壽非不知漢魏禪代之文魏吳封禪之策。

錢大昕跋三國志陳承祚蜀人也其書雖帝魏而未嘗不尊蜀於蜀二君曰先主後主而不名於吳諸君則曰權曰亮曰休曰皓皆直斥

其名蜀之甘皇后穆皇后敬哀皇后張皇后皆稱后而吳之后妃但稱夫人其書法區別如此李令伯陳情之表稱蜀爲僞朝承祚不惟不僞之又以蜀兩朝不立史官故於蜀事特詳如羣臣稱述讖緯及登壇告天之文魏吳皆不書而特書於蜀立后立太子諸王之策魏吳皆不書而特書於蜀太傅靖丞相亮車騎將軍飛驃騎將軍超之策文皆一一書於本傳隱然廣帝蜀之旨焉。

宋祁非不知王播杜牧諸人之軼事要皆辭尙體要故義必謹嚴。

陔餘叢考與續糾繆謂新唐書多採唐人小說但期博取故所載或全篇乖牾然李泌子繁嘗爲泌家傳十篇新書泌傳雖採用之而傳贊云繁言多不可信按其實者著於錄是新書未嘗不嚴於別擇今按唐人小說所記軼事甚多而新書初不濫收者如王播傳不載其闍黎飯後鐘之事杜牧傳不載其揚州狎遊牛奇章遣人潛護及湖州水嬉綠樹成陰之事溫庭筠傳不載其令狐綯問故事答以出在南華遂遭擯棄之事李商隱傳不載其見擯於綯因作詩謂郎君官貴東閣難窺之事此皆載於詩話及北夢瑣言等書膾炙人口而新書一概不及則其謹嚴可知。

讀史不窺此祕惟務輯逸鉤沉則正劉氏所謂苟出異端虛益新事及吐果棄核捃拾登薦之類耳

史通採撰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　夫以甘寶鄧粲之所糞除王隱虞預之所糠粃持爲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氏之修徧略務多爲美聚博爲功唯取悅於小人終見嗤於君子矣。

又補注范曄之刪後漢書也簡而且周疏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捐以爲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果之核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爲功多見其無識也。

史事之去取有識史事之位置亦有識蓋去取者爲史之初步而位置者爲史之精心必就全書而統籌非執一篇以示法前言史聯及引戴名世史論卽發此義故語有宜著於本紀或宜見於表志及傳者非

識其體不知所裁。

王鴻緒史例議一攻戰所克郡邑非兩國相爭要地不書非敵都不書如漢高紀云引兵西無不下者又云邯自殺雍州定八十餘縣又云信等鹵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皆不詳載其郡邑也如唐高紀載林士弘等稱號者數十餘人後止書某降某降而已其間用兵勝敗人士衆寡悉略而不錄何等簡嚴或曰沛公之攻豐攻碭攻外黃唐高祖之下臨汾克絳郡又何以備書之耶曰此著其王業之始也不可不書餘則止書其綱前史類如此。（詒按歐公五代史梁本紀注即位以前其事詳原本其所自來故曲而備之見其起之有漸有暴也即位以後其事略居尊位重所責者大故所書者簡惟簡乃可以立法此可以推廣王氏之說故位置與詳略皆史識也） 一曰將所克敵及所下城邑其攻戰之法紀不備書如垓下之戰詳於羽紀而略於高紀劉黑闥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之戰詳於黑闥等傳而高紀止書秦王世民收某人於某地惟昆陽之戰光武紀書之頗詳此固其中興之本且不歸之紀亦無從附見也。 一紀志總載一代之大政大法非紀重而志輕也試以唐書諸志證之尊崇聖教盛典也高祖初下令置生員既即位又詔祕書省立小學其後又命州縣鄉皆置學太宗即位置弘文館增築學舍至千二百區雖七營飛騎亦置生徒遣博士爲授經四夷若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弟入學遂至八千人咸亨元年詔州縣皆營孔子廟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爲隆道公采邑以奉歲祀子孫世襲褒聖侯而紀不書享天配祖大孝也貞觀初圜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感帝以元帝配乾封元年詔祈穀復祀感帝二年詔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於正室中宗還祔太廟而紀皆不書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於方丘神州地祇於北郊以景帝配而上辛祈穀祀感帝於南郊季秋祀五方帝於明堂以元年配高宗永徽二年以高祖配於圜丘太宗配於明堂紀止書有事於南郊而已乾封元年封泰山祀昊天上帝於山下封祀壇以高祖太宗配如圜丘禮又明日祀皇地祇於社首山之降禪壇如方丘禮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配而紀止書封於泰山庚午禪於社首而已至若高祖初詔議戊寅元曆高宗時詔定貞觀禮開元時撰唐禮改治新曆

又詔次曆議曆術紀皆不書夫歐公豈謂此數大事可略哉志職其詳紀職其要見於志者不必其復見於紀也

即一人事迹或載本傳或見他傳亦各有體制必合各篇方見其意此吾國良史之組織體系即所謂體大而思精修宋史者不解此法故其蕪冗為學者所深譏也

方苞書蕭相國世家後蕭相國世家所叙實績僅四事其定漢家律令及受遺命輔惠帝皆略焉蓋收秦律令圖書舉韓信鎮撫關中三者乃鄂君所謂萬世之功也其終也舉曹參以自代而無少芥蒂則至忠體國可見矣至其所以自免皆自他人發之非智不足也使何自覺之則於至忠體國之道有傷矣故終載請上林空地械繫廷尉明何用諸客之謀非得已耳若定律令則別見曹參張蒼傳何之終惠帝臨問而舉參則受遺命不待言矣蓋是二者於何為順且易非萬世之功之比也柳子厚謂太史公書曰潔非謂辭無蕪累也蓋明於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其氣體為最潔耳

章氏謂文士之識非史識然文士之識出於經史者正足以明史識以吾國經史與文藝本一貫也方苞之讀霍光傳測其用意即本春秋常事不書一語而通之於史也

方苞書漢書霍光傳後春秋之義常事不書而後之良史取法焉昌黎韓氏目春秋為謹嚴故撰順宗實錄削去常事獨著其有關於治亂者班史義法視子長少貶矣然尚能識其體要其傳霍光也事武帝二十餘年蔽以出入禁闥小心謹慎相昭帝十三年蔽以百姓充實四夷賓服而其事無傳焉蓋不可勝書故一裁以常事不書之義而非略也其詳焉者則光之本末霍氏禍敗之所由也古之良史於千百事不書而所書一二事則必具其首尾幷所為旁見側出者而悉著之故千百世後其事之表裏可按而如見其人後人反是是以蒙雜暗昧使治亂賢奸之迹並昏微而不著也

世之撰碑傳修方志紀兵事者大抵用此法而後可以見其人其事其地之特色故論學而通倫類則識

之著於甲者。卽乙亦可見焉。泥於一家之言。未可以云通也。

歐陽修范文正公神道碑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家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

韓邦靖朝邑志物產、邑無他奇產、產獨服食、他處俱有者不載、載其美者多者、　王元啓注云、風俗則取其異者書之、物產則載其美且多者、取舍有方、不愧操筆削之任、後之修志者皆當據以爲法、古云常事不書、作文之道盡之矣。

康海朝邑志序夫志者記也、記其風土文獻之事與官夫是郡邑者、可以備極其改革、省見其疾苦、景行其已行、察識其政治、使天下爲士大夫者讀之足以興、爲郡邑者讀之足以勸而已、非以誇靈勝之迹、崇獎飾之端也。

閻若璩潛邱劄記纂郡縣志者、今遇有識、如河南八府、惟懷慶糧最重、民受困三百年、近來纂志、當以糧所由重之說痛加發揮、方與有世道之責者惻念請於朝、比諸別府、減而輕之。

王闓運湘軍志曾軍篇羅澤南奔命往來、復弋陽、克廣信、收景德、攻義寧、雖戰勝攻取、非東南所以安危之大、故不具載。

章炳麟陸軍上將李雲杰碑積十年、大戰四、小戰四、咸寧汀泗橋之役、劉陽之役、衡陽萱洲河之役、汨羅之役、漢川化桃之役、澧津市之役、光化之役、太康曹莊之役、都殺敵數萬人、以功累遷至第二十三師師長、其事非人民所緣以休戚者、今可得而略也。

綜右所述、識生於心、而史爲之鑰、積若干年禩之記述、與若干方面之事迹、乃有聖哲啓示觀察研究及撰著之津涂、後賢承之、益窮其變、綜合推求、而餉遺吾人以此知識之寶庫、故在初學、不第不可遽謂前人不逮吾儕、且不得謂吾人於前人所撰著悉已了解、深造自得、正不易言、姑先儲積前哲研究撰著之識、得其通涂、再求創闢異境、此雖不敢以律上智、然世之中材最多、循此或可無弊耳。

復次治史之識。非第欲明撰著之義法。尤須積之以求人羣之原則。由歷史而求人羣之原理。近人謂之歷史哲學。吾國古亦無此名。而其推求原理。固已具於經子。近人治史。多本進化論。蓋緣西哲就生物之演變。測人羣之進步。而得此基本觀念。治吾史者。準此以求。亦可以益人神智。然梁啓超論研究文化史之問題。對歷史現象是否進化。即生疑問。（飲冰室文集四十）劉咸炘論美人徹尼所舉史律。謂道德常進亦常退。若以大概言之。寧謂智進而德退。（治史緒論史旨）章炳麟著俱分進化論。謂善惡相緣并進。其說尤懿。故吾人治中國史。仍宜就中國聖哲推求人羣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律。

事物萬殊。初無統紀。積久觀之。則見其消息。古哲殆亦從生物及人事之種種對待變化。尋求統紀。得消息之原則。而以易之否泰剝復卦爻示之。就人而言。則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就一切事物而言。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老子之學從此出。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孟子之學亦從此出。故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否泰治亂。消長往復。其迹象有縱橫。其範圍有大小。而賅括史事。則至近今此義尚未能破。蓋人類心靈同此消長。不能有消而無長。亦不能有長而無消。論進化者。但就長之一面言之耳。（一治一亂並非循環。惟適應消息之公律耳）

王船山之論史。歸於一治一亂。（見前史統篇）顧景星之論史亦歸於一治一亂。而曰自古治亂。氣運爲之。氣運者。卽人心之習氣爲之也。章學誠湖北通志稿復社名人傳。引其言以爲論。是章氏亦以顧氏之言如其意所欲言也。

湖北通志稿志曰。信乎顧景星之繫張公亮書也。其言曰。自古治亂。氣運爲之。氣運者。卽人心之習氣爲之也。如江河之波。瀾蕩推移。而

勢不自已、如寒暑之變、出蟄榮謝、而物不知、人心不厭不止、氣運不極不返、列國之併吞、不至秦始不止、然而六國之後、猶起而攻秦、酈食其猶勸漢祖封六國後、何者、習氣未忘、人心未厭也、迨夫韓彭繼滅、然後天下厭之、而郡國之勢成、郡國勢成、郡國之習氣又作、逮夫袁紹袁術劉表公孫瓚輩相繼滅、而郡國之習氣乃止、其他外戚宦寺權臣宮妾之禍代作、方其作也、泯泯棼棼、袁紹不至殺二千人、漢宦寺習氣不止、朱全忠崔胤不至殺七百人、唐宦寺之習氣不止、漢不至單越、則竇梁之習氣不止、唐不至安祿山餘禍展轉數十年、則武韋之習氣不止、至於士大夫服先王之服、誦聖人之書、宜無禍於國家、然其褊急迂愚、往往不召變則養亂、靈帝黨錮之禍、文宗甘露之禍、昭帝清流之禍、嗚呼、豈盡天耶、亦其召變養亂、積成氣運、不厭不止、然後知士大夫習氣之禍、有不在宦官權戚宮妾之下者矣、必待習氣盡而人心厭、而氣運轉、而天下事已不可爲矣、豈不痛哉。

劉咸炘論讀史察變觀風、比於以索貫錢、歷舉文質剛柔緩急諸種演變、推其原、亦不外心習之消長而已。

治史緒論、讀史察變觀風、綜求其事之關係、比於以索貫錢、先其歸納所得之索、以備學者之演繹、固捷徑也、惟端緒繁多、非一人所能盡知、一書所能備舉、但能略其重大者爲綱領而已。　表記言夏道尊命、祭義言商人尙富、經家文質三教之說、（表記白虎通義）傳記齊尊之魯親之之言、商君書開塞篇貴親賢三變之論、皆可裁用。　春秋之勢、又須橫別而論之、如魯衞貴親、齊晉尙功、楚用有功之親、秦用異國之材、或爲承前、或爲開後、及至戰國、則官學變爲私學、不出鄉之四民變爲遊說遊俠、重農之風變爲重商、至秦改郡縣、陳項起匹夫、漢高徙豪傑、而三代之風乃全亡、此爲一大變遷、太史遷所謂古今之變、卽指此也。　治術分柔緩與剛急、其著者、如漢文緩而景武急、宣急而元成緩、哀急而光武緩、明急而章緩、曹操急而晉武緩、唐宣宗急而宋祖緩、元世祖緩而明太祖急。士風分剛動與柔靜、郭筠仙所謂西漢人好利、東漢人好名、唐人好利、宋人好名、元人好利、明人好名、今人好利、甚確而得要。好名剛、好利柔、

柔緩者黃老剛急者刑名好名者近墨好利者近楊治緩養成柔風亦能容之使剛治急激起剛風亦能迫之使柔緩急中自有高下

今昆亦養姦柔剛中自有是非躁動亦致亂也。

觀風之變於其已成則知將來之厭惡於其方始則知異時之滋長是曰知幾故治史所得在能知幾非惟就已往之事陳述其變已也此法自子夏之治春秋開之。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久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說苑復恩篇楚人獻黿於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之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弑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其原則自易坤卦初六以履霜堅冰括一切事變之由漸而積。

易坤卦文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故易與春秋通而春秋最重愼始劉氏所謂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者據其已成言之進之以愼始則尤貫識微矣

史義第七

前六章所述、無慮皆史義也。然其本始猶未盡闡發。故宜專就史義論之。史之三要、曰事、曰文、曰義。此自孔孟發之。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明史學所重者在義也。（近世有所謂考據辭章義理之學、考據者事也、辭章者文也、以孔孟論史之義繩之、考據辭章、必歸宿於義理、始得爲學、且可悟是三者之學、皆出於史）徒騖事迹、或精究文辭、皆未得治史之究竟。姑舉清之史學家治史之法爲證。如趙甌北廿二史劄記述晉八王之亂。綜合史事、敍述簡明、善矣。然不如錢竹汀之說之精審。趙僅述事、而錢則斷以義也。（趙書亦多究史義。此特就事文義三端分析言之。錢書亦多偏重考事訂文、而時發史義。學者不可不知。）

廿二史考異晉書汝南王亮傳、西晉之政亂朝危、雖由時主、然而煽其風、速其禍者、咎在八王、故序而論之、　案晉史以汝南王亮楚王瑋趙王倫齊王冏長沙王乂成都王穎河間王顒東海王越八人總爲一傳、不與宣文武諸子同篇、蓋因晉時有八王故事一書、（隋志不言撰人劉孝標注世說屢引之）故取其名。然於勸善懲惡之旨殊未當也。趙王倫晉之亂賊、當與桓玄同科。齊王冏起義討倫、雖以驕溢致敗、較諸成都河間東海之大失臣節者、不可同年語矣、史乃以趙倫齊冏同稱、何其不分皂白乎。汝南王亮爲賈后所害、本無大過、亦不當以煽風速禍責之、

世多以孔子僅言仁、至孟子始盛言義。此非知孔孟者也。論語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此非孔子之言義乎。他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見利思義諸語、更孟學所自出。不得以呂氏春秋謂孔子貴仁一語（呂氏春秋不二篇）區孔孟之學也。易繫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人道以仁義而立故君子精於此以判斷天下事即以此判斷史事其說固一貫者人道何由立則可以家人象辭證之家人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世或以此祇言家族倫理若於社會國家無涉不知自春秋以迄後世史事孰非以正而治以不正而亂即迨晚近斯義猶未變也說家人卦故不及君臣然其義正與論語孔子對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相通孔子之重正名春秋之道名分皆此義也齊景公雖非令主然聞孔子之言亦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其言之痛切可發人深長思矣

雖然孔子治史重在義理亦非孔子所獨剏也春秋賢者之治史皆注重史義觀春秋內外傳趙衰稱郤縠之言可以知其故矣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侯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當時謀元帥乃以說禮樂敦詩書明德義爲重此是何等見解）

晉語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

詩書禮樂先王法志皆歷史也當時之講歷史重在能知德義之府生民之本不徒以誦述其事研閱其文爲尚也故孔子治春秋竊取其義亦以示生民之本使人不忘百姓耳不知生民之本德義之府治史果何爲乎

準此以讀春秋內外傳及先秦諸子觀其稱引詩書皆以明義非矜博聞強識也祭公謀父在穆王時述

周頌卽以明義。

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韋注懋勉也性情性也案此語與召誥節性惟日其邁及卷阿俾爾彌爾性皆西周人講性學之語世謂孟子始盛言性者亦未知其朔也）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

楚莊王在春秋時舉周頌而闡其義尤詳由此類推始知趙衰所謂義府及爲大將必守學彌惇者之故。

左傳宣公十二年楚重至於邲遂次於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今人考甲骨文謂古武字蓋言人之步武從兩止不作止戈然由兩止之武演變而爲止戈之武不得謂此語爲非）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强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至孔門論學博引詩書推闡義理者尤多大學之敎皆詩書之義其言明德新民止善者皆自詩書得之也。

大學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者下

諸語皆詩之講義其體例如周語叔向釋昊天有成命魯語叔孫穆子釋皐皐者華皆逐字逐句說明其義）　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由衞武公之詩講爲學自修之義上溯之康誥上溯之太甲再上溯之至堯典所以言明德新民爲自堯以來相傳之心法捨此無所謂學也故古本大學之次序自有意義。以下又由湯盤康誥而及周詩蓋其由後溯前及由前至後二法）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可見新民止善皆從詩義得來）

至如引康誥楚書秦誓。或申述其語或第述其辭不必引申而義自見古之大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惟此義也

大學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此即五德代興不私一姓之說所由來其言最深切沈摯下引楚書舅犯之言及秦誓不加引申而總結以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又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又曰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得失鑑戒使人懍然。

司馬遷於六藝屢言不一言而所舉有別義有通義自序稱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歷舉六藝分兩層說明而歸重於春秋此別義也滑稽列傳序孔子曰六藝

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其文若與自序重複實則舉孔子之言以明其通義也六藝之形式不同然其義理之關於政治則一故曰六藝於治一也不知此義不能知中國史學之根本亦即不知中國一切學術之根本故史公一再言之而其通義不發於他傳獨於滑稽列傳發之最爲可以注意滑稽者最無關於政治者矣史公以爲世變遷流有國者已不知正義故不可以莊語而僅可以談笑諷之其於政化何如哉既爲此傳恐學者不喻其義特舉孔子之言莊嚴鄭重而出之所以示學者治史宜觀其通也然猶不獨此也司馬相如傳贊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以之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則更明白表示詩易與春秋之義相通不可泥於形式觀王公大人之言可以推之黎庶觀小己之得失可以知政教之遷流其言何等顯豁呈露使治史者明於此義自不至病吾國史籍只述朝政不及民衆社會目爲帝王家譜更不至以帝王制度已更謂資治通鑑爲帝王教科書而今之學者不必研究矣司馬相如一文人耳然子虛上林諸賦可與大小雅比較其時代之變遷讀史者即可推見漢武之至隱故就相如一文人說明易詩春秋相通之大義不舉書禮者書禮之形式世人多知爲史不必贅述也合司馬相如傳贊與滑稽列傳序觀之始可以悟史公鄭重說明六藝通義在即小以見大舉此以例彼治經史者由此悟入則知類通達不爲形式所囿矣班書無滑稽傳而相如傳猶鈔史公之語至與詩之風諫何異而續以揚雄之言則專就相如論相如非史公即相如推闡六藝相通之義夫就相如論相如專以大小雅引起可矣何必及易春秋乎又班書刪去言雖外

殊之外字作所言雖殊是固明瞭而外字實極可注意外者今之所謂表面也表面雖殊內容相通故曰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范書以降恆有文苑傳而如班張崔蔡韓柳歐蘇之類皆爲特傳不列於文苑固亦可觀社會之風尚然本馬班之體而擴充之實未喻馬之用意也

易之爲書一卦一爻一言一象皆本隱以之顯也姑舉乾坤兩爻以示例如乾上九亢龍有悔此義隱約未易明也文言釋之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以觀史事所販多矣自嬴政項羽王莽董卓苻堅蕭衍楊廣完顏亮以迨近世袁世凱曹錕之失敗推之亞歷山大該撒拿破侖威廉第二及近之德義日諸侵略者孰非坐此病乎又如商鞅白起王安石張居正諸人其進退得失之迹不同而其未得其正一也由此觀之顯矣又如坤初六履霜堅冰至亦尋常之現象耳文言釋之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偏衡史事不可勝舉其發之於坤之初爻者戒女禍也觀史漢外戚傳序及惲敬論唐書之言何其顯也

史記外戚世家序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歟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言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漢書直錄其文蓋深取之也史公自謂究天人之際此論即其究天人之際之旨如紀孝惠后曰呂太后

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又紀陳皇后曰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故有離合而不能成子姓成子姓或不能要其終之語以戒世之妄意人力一切可爲者）

惲敬駁朱錫鬯書楊太眞傳後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五年四月乙丑廢太子瑛及鄂王瑤光王琚爲庶人皆殺之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二十八年十月甲子以壽王妃楊氏爲道士號太眞天寶四載八月壬寅立太眞爲貴妃數事皆大惡皆日之此史家之愼也

（春秋日不日皆有義後史不甚注意故讀史者亦多忽之惲氏於此以春秋之法推史義。亦示尉霸之義。）

春秋推見至隱蓋史公承董仲舒之學董氏賢良策曰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道之端云爾又曰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內者又曰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讀司馬相如傳贊必以董仲舒傳參之然後知史公所指史記儒林傳仲舒傳不載此文。然自序載其春秋之學聞之董生故知推見至隱之義即仲舒賢良策之意也

近人講史學不知推本春秋漫曰春秋是經非史而中國史學之根本不明惟就史以求史故其於史漢亦不解所謂不但於史漢不知所謂也即衆所似甚崇拜之史學家若章氏之文史通義主要之語亦不能解矣章氏史德篇有一最精之語曰史之義出於天講章氏史學者不聞標舉此義也惟章氏解此故

於文史通義爲原道三篇，究其說之由來，亦卽從董氏賢良策道之大原出於天一語而來。故董子史公之講春秋，直至淸代章實齋之講史學，一脈相承，無二義也。夫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聞者旣若廓落而無當；謂史之義出於天，讀者亦且茫昧而不解。是又可以董子之言解之。春秋繁露玉杯篇曰「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是故史之爲書，所以善善惡惡也。善善惡惡者，人之性而受命於天者也。吾國之爲史者，其淺深高下固亦不齊，而由經典相傳以善善惡惡之性從事於史則一。實齋有見於此，故爲史家說明第一義曰史之義出於天。卽劉知幾之論史，其斤斤於史法史筆者，何一不本善善惡惡。故曰向使世無竹帛，時闕史官，雖堯舜之與桀紂，伊周之與莽卓，夷惠之與跖蹻，商冒之與曾閔，但一從物化，墳土未乾，則善惡不分，姸媸永滅者矣。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後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紀事載言也則如此，其勸善懲惡也又如彼。由斯而言，則史之爲用，其利甚溥，乃生人之急務，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史通史官建置篇）。是則人性必變而惡善善惡，吾國史義乃可摧毁不談，否則無從變更此定義也。

易義有恆有變，史義亦有正有變，知其變方能識其正。穀梁傳最重正變之義，有明正，有復正，有變之正。

穀梁傳僖公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

又昭公五年舍中軍　貴復正也　定公八年從祀先公　貴復正也　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又僖公五年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戴　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挾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此即以晉文公召王相比而見其正亦可以證論語所謂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之義）尊王世子於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　襄公二十九年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昭公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太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蓋自開篇正隱治桓明春秋之貴義不貴惠信道不信邪以下凡種種不正之事均以其文之變者示其正義此所謂春秋以道義也

穀梁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史家正格公即位必書即位春秋開卷不書公即位即以示變義）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此全書皆論正不正之發端）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此普通人所能解之善惡而君子於善惡必推見至隱故與常解異）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

又桓公元年春王桓無王（二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十年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此外皆無王至十八年始稱

如齊遇弑始言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去王字以見自天子至百姓皆失其正。是爲無王之道。然猶必以王道正之故發此義） 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 正月公即位、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此所謂推見至隱） 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己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

又隱公四年衛人立晉 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晉既得衆即常人所共稱之賢春秋以爲其立不正故惡之其義之嚴如此） 十年六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是春秋所謂不正） 桓公五年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 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其不言使、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 莊公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僖公四年齊人執陳轅濤塗、 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二十二年春齊侯伐宋圍閔、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以惡報惡亦常人所謂正而在春秋則不正） 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 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 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 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 定公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楚、 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狄之也

左氏傳兩舉春秋之稱亦以言其變義

左傳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又昭公三十一年，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愼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爲衞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昭公二十年經秋盜殺衞侯之兄縶，杜注齊豹作而不義故書曰盜，所謂求名而不得）。邾庶其（襄公二十一年經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莒牟夷（昭公五年經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邾黑肱（是年經冬黑肱以濫來奔），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此似預戒桓溫以遺臭萬年爲大丈夫之意）。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杜預春秋左氏傳序：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觀杜此說，可見凡謂春秋直書其事，美惡自見者，乃五種之一，不足以盡春秋全書之義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公羊傳言異辭同辭尤以見其變義

公羊傳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桓公二年：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

內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

又隱公七年春王三月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

何休公羊解詁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時恩衰義缺將以理人倫序人類因制治亂之法故於所見之世恩己與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無罪皆日錄之丙申季孫隱如卒是也於所聞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殺大夫卒無罪者日錄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孫得臣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淺大夫卒有罪無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師無駭卒是也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欑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

又貴賤不嫌者通同號稱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皆有起文貴賤不嫌同號是也（楊疏滕侯卒不名下恆稱子、起其微也齊侯恆在宋公之上起其大也宋人盟於宿不書日亦起微也鄭人來輸平稱人者其國辭起其貶之故曰皆有起文也）若繼體君亦稱即位繼弒君亦稱即位皆有起文美惡不嫌同辭是也滕微國所傳聞之世未可卒所以稱侯而卒者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王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禮祭故稱侯見其義

春秋繁露尤專言變義諸所論雖不可勝舉約錄二則以示經權孔子稱舜擇兩端而用中又自稱叩兩端而竭焉義有相反而相成者非合兩端而言不能知因時制宜之義也

春秋繁露竹林篇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讎奈何以春秋爲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

秋之記災異也，雖畝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讎者有二焉（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傳曰：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復讎也。又九年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傳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復讎也。何氏云：復讎以死敗爲榮，故錄之）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成十五年傳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

又精華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見僖三十年傳事見下）又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見莊十九年傳）又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襄十九年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傳）又曰：聞喪徐行而不反也（宣八年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傳）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平生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於鄄，道生事，從齊桓盟，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莊十九年）公子遂受命使京師，道生事之晉，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無危（僖卅年）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生事，是卑君也。故此二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擇兩端之中，明相反之義，而後可以治經，可以治史，而後可以無適無莫，而立人之義於天下。如孔子稱微子箕子比干爲三仁，而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則管仲之不死子

糾不似匹夫匹婦之諒不得以殷之三仁病之此所謂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尊王是一義貶天王又是一義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是一義正隱治桓又是一義衞諸夏攘夷狄是一義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又是一義此所謂無適無莫也後史不知此義故南北各史及宋金之史多事諱飾趙甌北嘗歷舉之今人言史亦多適莫震於富強則咸稱吾國之能闢地而尚武功病於侵略則偏重吾族尚和平而泯種異皆適莫之見）春秋之義三傳各以師說闡發幾罄雖有齟齬要當觀其會通第尚有一義自來經師猶未盡瞭而在今日不得不辨者如左氏傳文公十七年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宣公四年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蓋言爲君爲臣皆須各盡其道臣不可以犯義而弒君君亦不可無道以致弒二義不相反而相成杜氏釋例言之甚當

春秋釋例卷三書弒例第十五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羣物所以繫命也故戴之如天地親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事之如神明其或受雪霜之嚴雷電之威則奉身歸命有死無貳故傳曰君天也天可逃乎此人臣所執之常也然本無父子自然之恩未有家人習翫之愛高下之隔懸殊壅塞之否萬端是以居上者降心以察下表誠以感之然後能相親也若亢高自肆羣下絕望情義圮隔是謂路人非君臣也人心苟離則位號雖存無以自固故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稱君者惟書君名而稱國稱人以弒言衆之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主名以垂來世終爲不義而不可赦也然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宋昭之惡罪及國人晉荀林父討宋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還深見貶削諸懷賊亂以爲心者固不容於誅也

淸儒焦循陳澧皮錫瑞皆集矢杜氏以杜仕司馬氏故以經義爲魏晉事解（見焦循左傳補疏陳澧東塾讀書記皮錫瑞春秋通論）不知杜氏仕晉是一事左氏凡例是一事此例之義以魯語證之即可知其爲周魯相

承史法

國語魯語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於京厲流於彘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里革是魯史官其言如此知左傳之凡例是魯史之舊且必有所受不始於里革也然此是專責人君之辭晉語宋人弒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也今宋人弒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爲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若與里革之言相勘則二義並行而不悖）

合之師曠謂衞君實甚（左傳襄公十四年晉侯曰衞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已見史權篇）晏嬰謂君民者豈以陵民春秋賢者論爲君之義若是之嚴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崔氏弒君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即公穀二傳於稱國以弒亦歸罪於其君

公羊傳文公十八年莒弒其君庶其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

穀梁傳成公十八年晉弒其君州蒲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

後儒誤泥孟子亂臣賊子懼一語遂若歸惡於君乃助亂賊張目不知聖哲之意儆戒君臣各使有所警

惕。初無所畸輕畸重。故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又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經子大義、何嘗專重尊君抑臣、後世君權日尊、儒生囿於所習、乃舉古義而忘之、昧者不察、乃以尊君抑臣詬病儒家、而人倫大義、愈以不明。視吾國所謂君者、皆若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一切惟其暴戾殘虐者然、而豈知吾國聖哲典訓裁制君權、實不亞於他國之憲法、且非獨經傳爲然也、史公自序有曰、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又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何嘗專戒臣子哉（史公之言本春秋繁露引子夏之言。）

學者讀中國史籍、必先明吾國古代君臣之義、而後於秦漢以降君主制度演變之得失、始有一正確之權衡。其主要之語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師曠語見前） 故曰民爲貴、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其他以民爲主之精言、不可僂舉。呂氏春秋雖有長出於爭之語、

呂氏春秋蕩兵篇、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爲長、長則猶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

而恃君覽又曰、君道立、則利出於羣、且盛言無君之害、及德衰世亂、遞興遞廢之故。

呂氏春秋恃君覽、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肌膚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溼弗能害、不惟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

廢者天下之利也（太平御覽六百二十作天下利之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勿利章（俞樾曰君道以利而勿利爲貴）　四方之無君者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

執一篇又曰一則治兩則亂

呂氏春秋執一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摶之也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驪馬者使四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閭者不一也

蓋人羣之組織必有一最高之機構統攝一切始可以謀大羣之福利一切禮法皆從此出而所謂君者不過在此最高機構執行禮法使之摶一不亂之人而其臣民非以阿私獨俾此權於一人此一人者亦非以居此最高之機構爲其私人之利故孔孟皆曰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苟言民主之眞精神殆莫此言若矣顧亭林論周室班爵祿最得古者立君之義

日知錄卷七周室班爵祿爲民而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黃梨洲原君原臣原法諸篇言之尤痛切故讀儒書者眞知古義洵有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之境。然亦未易爲執一者道。欲知斯義之兩端。必合溫公通鑑論與梨洲之言觀之。乃知君位之不可私。與禮法之不可隳。而杜專制絕亂萌。義各有當矣。

通鑑卷一論周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爲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相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爲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王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爲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吾國之禮相當於外國之法。禮法既定。人所必遵。不可以人而變。如合衆國選舉之際。黨魁可以依法競選。及選舉既定。競選者恪謹服從。雖膺選之正任卒然有故。惟可依法以其副繼之。其先之競選者不得謂選舉不過數月間事。吾仍可以號召衆人重選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此史學家所以貴識微）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通鑑首揭此論。歷代君王賢否不一。爲其所恃以持其國者。舍此末

由也）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彊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爲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爲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爲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爲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烏乎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爲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

又二百二十至德二載李懷玉殺平盧節度使王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夫民生有欲無主則亂。是故聖人制禮以治之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尊卑有分大小有倫若綱條之相維臂指之相使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其在周易上天下澤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此之謂也。（今日民主國家總統雖由民選及履行職務則國中官吏民衆罔不遵守其命令依然天澤之義民志所由定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以八柄存乎己也（胡注引周禮八柄全文）苟或捨之則彼此之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是宜正其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將帥統藩維國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不肖惟其所欲與者則授之。自是之後積習爲常君

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呂氏春秋曰一則治兩則亂即此義也）且夫有國家者賞善而誅惡故爲善者勸而爲惡者懲彼爲人下而殺逐其上惡孰大焉乃使之擁旄秉鉞師長一方是賞之也賞以勸惡惡其何所不至乎書云遠乃猷（康誥）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板）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爲天下之政而專事姑息其憂患可勝校乎由是爲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間則攻而族之爲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間則掩而屠之爭務先發以逞其志非有相保養爲俱利久存之計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厲階肇於此矣蓋古者治軍必本於禮故晉文公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知其可用今唐治軍而不顧禮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之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兵革不息民墜塗炭無所控訴凡二百餘年（至德二載至宋太祖開寶九年凡經二百一十年）然後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階級相承小有違犯咸伏斧質是以上下有敘令行禁止四征不庭無思不服宇內乂安兆民允殖以迄於今皆由治軍以禮故也豈非詒謀之遠哉（郤縠說禮樂而惇詩書始可爲元帥此古義也王闓運湘軍志曰曾國藩首建義旗終成大功未嘗自以爲知兵其所自負獨在教練至今湘軍尊上而知禮畏法而愛民猶可用也則溫公之言及清季猶驗矣人之才德相懸名位遂隔禮也禮之用必有階級惟居上者不能憑權位以虐下居下者不能逞野心以叛上各盡其道方得禮意而一切民衆自不惑於階級鬥爭之說矣）

又二百九十一顯德元年夏四月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書日書官書謚皆譏之也） 下錄歐陽修五代史記論溫公又論之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此因歐公引王凝妻事故相承而言）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胡注范質之爲人蓋學馮道者也）臣愚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爲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

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可稱乎。或以爲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爲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強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游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位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玆乃姦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爲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爲相、彼又安肯盡忠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胡注溫公以此警後世之君臣深矣）

明夷待訪錄原君、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後世如郭子儀薄天子而不爲視許由等之傳說尤可信）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後之爲人君者不然、以爲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爲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爲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於辭矣。此無他、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

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子之言亦自顚撲不破君臣猶主從也一團體一組織必有主有從而後成章實齋所謂三人居室而道形也小儒特誤解此語之義耳） 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天如父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爲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衆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爲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爲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然君之職分難明以俄頃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又原臣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此即以義斷之也合於義亦即可也）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卽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卽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欲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爲已死而爲已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之爲臣者

昧於此義，以謂臣爲君而設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之人民爲人君囊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於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爲臣者，於彼乎？於此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爲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爲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嘗卽如此尙不得爲盡臣道，況如馮道者乎。讀者不可誤會此語，遂以馮道熟視八姓興亡不爲不義也）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執紼，足不履地，曳木者惟娛笑於曳木者之前，從曳木者以爲良，而曳木之職荒矣。嗟乎！後世驕君自恣，不以天下萬民爲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爲當然。萬曆初年，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比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以居正之受無人臣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爲鵠矣，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同者對天下負責同也，非謂臣與君當得其權威同其享樂也）或曰：臣不與子並稱乎？曰：非也。父子一氣，子分父之身而爲身，故孝子雖異身而能日近其氣，久之無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後日遠日疏，久之而氣不相似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野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爲事，則君之師友也。夫然謂之臣，其名累變；夫父子固不可變者也。

又原法：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爲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爲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爲之學校以興之，爲之昏姻之禮以防其淫，爲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爲一己而立也。後之人主，旣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爲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

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為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惟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論者謂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為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欲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於此膠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即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係於法之存亡。夫古今之變。至秦而一盡。至元而又一盡。經此二盡之後。古聖王之所惻隱愛人而經營者。蕩然無具。苟非為之遠思深覽。一一通變。以復井田學校封建卒乘之舊。雖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即論者謂有治人無治法。吾以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此二義相反而皆未備。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始是盛水不漏之語。自清季以來學者多奉梨洲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之語以毆荀子。然徒法之效亦未覩也。）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羅網。以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千古史迹之變遷。公私而已矣。公與私初非二物。祇徇一身一家之計。不顧他人之私計。則為私。推其祇徇一身一家之計之心。使任何人皆能使其一身一家之私計。則為公。故大公者。羣私之總和。即易文言所謂利者義之和也。由此推闡。公之中有私焉。私之中亦有公焉。相反相成。推遷無既。亦即董生所謂義

之中有不義，不義之中有義，此學者所不可不知也。封建郡縣，此歷史形式之變也。禮運以天下爲公天下爲家，判古史之升降，而柳宗元謂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則由公爲私，由私爲公，未易晝分矣。

柳宗元封建論：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已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封建之世，列國並立，而天子總其大綱，舉所統治爲天下。故古所謂天下者，猶今之所謂世界，而秦漢以後之天下，則今之所謂國也。論封建之私，天子遂其大私，列國遂其小私耳。然以其推己及人，遂得一調整世界之道。書曰協和萬邦，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而周官以治典經邦國，教典安邦國，禮典和邦國，政典平邦國，刑典詰邦國，事典富邦國。夏官又詳言建邦國之九灋。

周官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其謀各國之安全及生民之樂利者，又散見於各官。一本懷保協和之意，蓋自蚩尤共工以來，各民族之攘奪紛爭，爲禍至酷，然後產生此等思想制度，而大造於世界。雖古之世界與今之世界異，然其原理一也。故古所謂天子及王室，易言之，卽當時列國共建之最高和平機構。天子畿內，爲其直接統治之一大國，其於政教養衛，經營慘淡，必極其精懿，以爲各國之模範。而各國之休戚得失，又息息與王室相通。朝覲宗遇，會同以及五物五書，周摯曲盡。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

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慶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又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灋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又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所謂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初非空談理論。各有其宏綱要旨。良法美意。實可見諸施行。此所謂王道也。然人類生活不能無變。其亙古殘存之獸性。有時而作。故亦必有極強之兵力。以鎮撫而威懾之。

周官夏官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祭公謀父所謂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伐之兵。（周語）及孟子所謂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以及春秋無義戰之說。皆由此而來也。孔子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即此等詳密之條文。當時告魯哀公。不能備舉。第揭其要義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其若何懷若何畏固在方策也。是故封建雖各徇其私而以保障全民。不得不有至公之制度。孔子修春秋欲立一王之法撥亂世而反之正豈其僭擬王者。由其欲明明德於天下而生於亂世。不得不慨想升平。公羊家之說。非以周官證之不明。胡安國春秋傳恆發公天下之義。

春秋胡氏傳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尙也。

又僖公十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爲誅賞。故書法如此。

又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　楚已滅陳夷於屬縣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　蓋興滅國繼絕世以堯舜三代公天下之心爲心異於孤秦罷侯置守欲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以爲存陳得其旨矣。

而秦儒之爲呂氏春秋者屢歎天下之無天子。卽患天下無此機構也。

呂氏春秋振亂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絕賢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

又觀世今周室既滅天子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彊者勝弱衆者暴寡以兵相制不得休息今之世當之矣。

而其說天子之定義。卽吾所謂得羣私之總和也。

呂氏春秋本生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

秦漢以來之皇帝非古之天子也。其形式則變古之世界而爲一國。而環而處於四裔之蠻夷戎狄又非古之列國比。故周官撫邦國之法寖以湮滅。或征討四夷或綏懷屬國僅存古義於什一。漢文帝之詔匈

奴鄰然有天子之量矣然制度不立徒存王者之意耳

漢書匈奴傳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蘗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故論秦漢以後之國際或禦侮或黷武或屈辱不能律以周官之世界而王莽蘇綽王安石諸人之行周官者亦僅采取周官自治其畿內之制之遺意以國家之大小懸殊故亦不易見其效而歷代之私天下而亦不失公天下之義又當別論焉

國小則務競進國大則務寬容競進則國與民合體（周官曰體國經野即國與民合體也）而易於整齊寬容則國與民相安而不易甚一故古之治王畿也密而後之治全國也疏其疏之原則曰無為而治自漢以來之治法咸以清淨無為網漏吞舟為主一切政法無非去其太甚救敝補偏取其不擾民而已是義公乎曰公以國之大而立法行政者之不能盡察雖有良法美意而推行輒生弊害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自兩漢已然、

漢書董仲舒傳、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

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二年詔、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痛焉。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且以種樹移之官理。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所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穫、蚤繅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飧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呂端李沆在宋稱爲賢相、而黃霸之米鹽靡密、亦曰治道去其泰甚、

漢書黃霸傳、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爲知其起居、所問豪氂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豬子可以祭、吏往皆如其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明、姦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耗費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要之使民各遂其私耳皇帝以天下爲私產因亦徇天下人之私使之自營自遂而不相擾則此私產安矣推之選士求賢教學設科亦無非徇人之私之道漢高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班固論儒林曰祿利之路然也

漢書高帝紀十一年二月詔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

又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自漢之博士弟子員至唐宋以來科舉制度言其善則曰興學育才使平民得參朝政究其弊則讀書講學者專營私人之榮利何嘗知有天下國家惟其根據經史以相課試故士所誦習猶保留聖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精義於其心目故雖多數人視爲拾金紫之階梯而賢者猶體之於身心時時欲見之於行事此科試制度之利弊相因者也祿利之途病也使知經史藥也病中有藥故亦不乏賢哲出於其中去其藥而病之根仍在則病不可藥矣）

大多數不識不知之人既各遂其私少數秀傑者又有官階祿利以逞其私武人梟將亦不外乎威脅利誘劫持而融洽之其處置各得其平又無敵國外患之逼迫則人人自由可相安於無事故欲民之自由莫若無爲而治執政者時時視泰甚者而去之而資本家大地主亦不至過甚梨洲之言未能及乎此也然以帝王徇私而臣民又各徇私內則木腐蟲生后妃宦寺宗室外戚佞幸權奸盜賊之患相因而生既有以促其顚覆民治地政武備軍力侵尋窳敝又不足以御外患而競鄰敵不獨少數人之自私者不可保大多數之自私者亦不能永享無爲而治之政府之下之自由矣顧亭林之論郡縣欲寓封建於郡縣

亦從人之私利著想蓋欲以散碎不羣之自私集為千百數較團聚之自私再集此羣私以鞏固此龐大之全國（見顧集郡縣論）其說顧未能實現良以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思議所可驟改也物窮則變寰海棣通物質競進人治亦有所考鏡而勃興故君主世及之制鏟除而民選公治之法亦為衆所共信焉夫歷史之演變孔多而制治之方式固亦無幾五帝官天下變而為三王家天下由公而趨私焉各地土司世襲既久改為流官衆尤便之由私而趨公也君主世及之變為民選公治亦何異於改土歸流乎至於異域民治兩黨角立各出政綱取決民意亦無非由散碎之小私集為兩團體之大私視吾國所謂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者猶若有門是故公之中有私私之中有公之義就古今中外史實叩其兩端而竭焉則治史者之責也

嗚呼無為而治傳自虞舜其本在恭己修身（皋陶謨曰慎厥身修思永）其用在知人安民固非漫不事事之謂由虞夏而至周禮法明備其於地政民治政綱軍備洪纖畢具尤非漢宋君臣徒託無為者所可比然漢宋君臣竊其緒餘猶若可以為治豈古之政術本天恤民所由來者遠而所謂集私為公者固常能節制其私而恆出於公耶他國之治亦多出於謀小己之私利充其願力共謀國是萃私為公銳於有為其孟晉而爭新者大勝於吾之窳敝而逞國族之私弱肉強食又轉以貽生人之大禍則兩端之短長固互見也世運邁進其必趨於各遂其私而又各節其私之一途而後可以謂之公理大彰今方在動盪洄洑之中未能驟臻上理也吾人能深察乎此以古之治王畿鄉遂者擴大國為一體（交通工具之利可以使大小遠近若一故治大國亦可若烹小鮮）以植於列辟之林以古之撫邦國諸侯者合天下為一家以啓其方新之

制。則吾史之義。豈第爲一國一族之福利已哉。

史例第八

史出於禮。而承典志譜傳春秋世本之體系。演爲紀傳書表之式。其聯繫分合之故。特書不書之祕。已於各篇分論。合之已可得史例之大端矣。顧史之有例。亦惟吾國所特創。他國史家。莫之能先。而東亞各國之爲史者。多承用吾史之例。是不可不申言之也。史例權輿禮經。計時已在春秋之前。然左氏所舉五十凡例。尚未足爲吾國著書之有凡例之始。溯著述之有凡例。殆始於易之爻辭。易卦皆六爻。爻象陰陽。曰九曰六。此全書之通例也。而乾坤二卦六爻之後。各加一則。以示用九用六之例。此非羣書凡例之始乎。且乾卦用九見羣龍無首吉。而文言釋之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天則者天之大例。卽後世所謂則例也。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一書之體。有始有終。雖在開篇。必已包括。故吾以爲著述之有凡例。始於易也。

時至有周。上承千古。總攝萬邦。分職設官。政繁事賾。其於百爲。往往以一二三四條舉件繫。以示官守。觀逸周書及周官。列舉之文。夥矣。然事有不勝列舉者。一一舉示其繁猥。何如則必括其性質之相近者。賅以一詞。使知事物之相類者。一一皆依此措置。不必贅述。故發凡之用。由馭繁而得執簡者也。周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成以治數。其弟六。卽曰史。掌官書以贊治。國家政令職務。有大綱焉。曰要。曰凡。有條流焉。曰數。曰目。史之爲官書也。卽此要。凡。目。數之總匯。官書之體例由此出。史官之凡例。卽由此來。史書不得與一切

官、書、相、悖也。綜周官五官之言凡、及考工記之言凡、不下六百條。左氏之五十凡。則禮官之史、約舉而別存者耳。

周之爲教言動有法。稱謂有別。治事有序。御物有方。如士相見禮言凡者六。卽可見其精意。曲禮之言凡者尤多。

儀禮士相見禮、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凡言非對也妥而後傳言、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凡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

曲禮、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凡與客人者每門讓於客。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葱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禮運曰大禮之初始諸飲食則代飲食之禮至繁卽陳列一端亦有定則如此今人但知他國飲食之禮以爲文明對吾國之禮則未之知也故略舉以見例）

由動作事爲、皆有規律、至於記言記事、亦必有共守之規律、自王朝之史、至諸國之史、一皆據以爲書。此非異事也、知此、而後可以言春秋之凡例。

左氏傳之發凡計五十則

左傳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九年、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 十一年、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 桓公元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二年、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 三年、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五年、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莊公三年、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十一年、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二十五年、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二十七年、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於某。 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 二十九年、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凡物不爲災不書。 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三十一年、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四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僖公元年、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四年、凡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 五年、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 八年、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於同、不祔於姑、則弗致也。 九年、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 二十年、凡啓塞從時。 二十三年、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 二十六年、凡師能左右之曰以。 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文公元年、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衞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二年、凡君卽位、好舅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七年、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 十四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 十五年、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 凡諸侯

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　宣公四年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　七年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十年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　十六年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十七年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　十八年凡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　成公八年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十二年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　十五年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　十八年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襄公元年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缺禮之大者也。　十二年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十三年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　昭公四年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

定公九年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以上共四十九則宣十七年凡太子之母弟共二凡故曰五十凡例。）

杜元凱綜而論之曰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左傳序）世或疑此諸凡不專爲史策而發而周之禮經散見左氏傳者或不言凡然亦可以諸言凡者推之謂此諸文全出自筆削之後孔前絕無模範之文。

廖平左傳杜氏五十凡駁例箋文公十五年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凡言即位朝此言五年朝二說不可闕一故凡不凡皆經例。　莊二十五年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此條與凡天災同在一年互相發明同舉禮例可見言凡不言凡非有二義也。　言凡之中有專詳禮制全於經文無涉者二條（凡馬日中而出及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有專論推曆無關於書法者二條（凡啓蟄從時及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據此可見五十凡中又有此四條溢出

經例之外者安得謂周公史書之舊章。 杜氏所謂不言凡者若以凡字冠其首依然文義詳明與言凡者一律相同非有古今文字之異前後體制之殊可見左氏文筆隨宜時或言凡時或不言凡亦傳記立言之常初無容心於其間。 通考傳文其言凡與不言凡者莫不互相補助水乳交融合之兩美皆所以解釋經義全出自筆削之後故孔前絕無模範之文也。

不悟三禮言凡豈皆出孔子之筆孔子以前史官記事皆漫無定例何以屬辭如君無道而遇弒則過在君既是里革所言已可見舊史義例趙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晉語）又可證凡師有鐘鼓曰伐之有自來不必因推尊孔子遂謂春秋以前無史例也

杜氏又曰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左傳序） 按書與不書舊例已言惟如不書卽位之類則所以發大義耳劉蕡春秋釋例序謂釋例之作宗本於舊章非元凱獨斷而然實包括三傳同歸於聖經之奧四庫提要謂預用心周密後人無以復加其例亦皆參考經文得其體要又曰春秋以左傳爲根本左傳以杜解爲門徑集解又以是書爲羽翼緣是以求筆削之旨亦可云考古之津梁窮經之淵藪矣杜氏釋例全書雖不可見武英殿本從永樂大典中輯出者猶可十得七八言史例者不可不先從事此一家之學矣

言春秋之例者公羊廣而穀梁精公羊之學自胡母生作條例至何休作文謚例有三科九旨二類七等七缺諸目徐彥疏據以爲說。

公羊傳疏問曰春秋說云春秋設三科九旨其義如何答曰何氏之意以爲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總言之謂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

言之、謂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個科段之內、有此九種之意、故何氏作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 問曰、案宋氏之注春秋說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內、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絕、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錄遠近、親疏之旨也、譏與貶絕、則輕重之旨也、如是三科九旨、聊不相干、何故然乎。答曰、春秋之內、具斯三種理、故宋氏又有此說、賢者擇之。 問曰、文謚例云、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以矯枉撥亂爲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紀也、然則三科九旨之義、已蒙前說、未審五始、六輔、二類、七等之義如何、答曰、案文謚例下文云、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 問曰、春秋說云、春秋書有七缺、七缺之義如何、答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痤、殘虐枉殺其子、是爲父之道缺也、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烝、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矣。

清儒劉逢祿等、推闡其說。至康有爲、遂以春秋改制之義、倡導變法。夫以研究一部古史之條例、經數千年、可以發生絕大之影響、是亦他國史籍之所無也。清季言公羊之例者、衆推王代豐之春秋例表。其序曰、春秋者禮也、禮者例也。合其諸表觀之、方知其片言之居要也。

王代豐春秋例表序、故春秋者禮也、禮也者例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詞則孔子有焉矣、一予一奪、不出一字、一美一惡、不嫌同詞、非夫

聰明睿知縱心而不踰矩者、其孰能當之而不亂乎。

范甯注穀梁傳並爲略例。陳澧謂其無穿鑿迂曲之病。

東塾讀書記范氏爲略例百餘條、（見集解序楊疏）楊疏引之、有稱范氏略例者、有稱范例者、有稱范氏別例者、皆即略例也、范氏注中已有例、又別爲略例、故可稱別例。　如莊二十年夏大災、疏引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以下文多不錄）　此分別書時月日之例、亦不穿鑿迂曲。如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疏引范略例云、祭禮例有九、皆書月以示譏、九者謂桓有二烝一、嘗總三也、閔吉禘四也、僖禘太廟五也、文春祫嘗六也、宣公有事七也、昭公禘武宮八也、定公從祀九也、此以皆書月無異例、故總舉其事而已、凡疏所引二十餘條、（王仁圃漢魏遺書鈔已鈔出）皆無穿鑿迂曲之病、蓋春秋無達例、但當臚列書法之同異、有可以必知其意者、則爲之說、其不可知者、則不爲妄說、斯得之矣。

穀梁時月日之例、視公羊尤精。先叔祖賓叔先生穀梁大義述、首述日月例。其推勘各例之所從來、及其相互相反之義、范注楊疏皆不逮也。夫史例經例、皆本於禮、禮必準情度理、非可以意爲之、故研究春秋時月日例、亦以人情事理推之而已。穀梁大義述得此要旨、故於諸以時月日見義者、皆以諸侯卒葬之正變推之、以卒葬之日時最易解、而其相反之義、亦特明。由此類推、則準情度理、褒貶予奪、皆有至理、而諸例迎刃而解矣。

穀梁大義述三諸侯卒葬、　春秋所以治諸侯、故書其卒葬特詳、而日月褒貶之例亦特備、禮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三日而殯、故傳例云日卒正也、月卒非正也、時卒惡之也、天子七月而葬、七月則歷三時矣、諸侯五月而葬、五月則歷二時矣、大夫三月而葬、三月則盡一時矣、故傳例云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其起例之反對、實理之自然、不假強爲者也、而通傳之以

書日而褒者、皆自日卒正、也之例推之、以書日爲貶者、皆自日葬故也之例推之、此吏一以貫之矣。後儒未窺此祕、但見同一書日、此既爲褒、彼又爲貶、同一不書日、而此既爲貶、彼又爲褒、且同一事也、而前以不日爲信、後又以書日爲美、遂紛紛議之、固無怪其一唱而百和矣、自此說出、而穀梁日月之例、乃以懸諸日月而不刊云。

又卷一內盟條云、盟大事也、無論內盟外盟、舊史應皆書日、孔子成春秋、寓重內略外之義、於是有內盟日外盟不日之例、至內盟之當貶者、仍略其日、外盟之可褒者、仍不略其日、此意惟穀梁知之、所以爲善於經也、後儒紛紛校量、辯難多端、徒詞費爾、　定元年傳例云、內之大事日、外亦同、凡日與不日之褒貶、皆自諸侯卒葬日正也不日略之也例來。

朱子論春秋。頗病三傳之例不盡可通。

朱子語類八十三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邪。

又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

又或論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爲也、昔嘗有人言及命格、予曰、命格誰之所爲乎、曰善談五行者爲之也、予曰、然則何貴、設若自天而降、具言其爲美爲惡、則誠可信矣、今特出於人爲、烏可信也、知　、則知春秋之例矣。

又或人論春秋、以爲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爲也、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

又問春秋當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樣看、曰程子所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處、曰其間不知是聖

人果有褒貶否曰也見不得如許世子止嘗藥之類如何曰聖人亦只因國史所載而書之耳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若如此屑屑求之恐非聖人之本意。

後儒多本其說顧棟高至謂看春秋須先破除一例字（春秋大事表讀春秋隨筆）此又是治春秋之一法其實朱子爲綱目凡例卽導源於春秋特其意以爲孔子修春秋未嘗如其爲綱目先定凡例而三傳諸例多出他人推測故不敢信爲孔子之意耳然如後世史書多有未嘗自言其例而治史學者就其全書尋繹亦可以見其例意如趙氏陔餘叢考所舉諸史之例多非當時修史者所自言故卽以春秋爲史書亦不妨由後之學者推尋其例也。

陔餘叢考卷六宋齊二書但記本國而隣國之事僅書其與本國交涉者其他雖興滅崩立亦不書卽與本國交涉之事於魏則書索虜於魏主則書虜僞主或書虜帥拓跋某而宋書列傳後幷立索虜傳與鮮卑吐谷渾同齊書列傳後亦立魏虜傳與芮芮氏羌同此宋齊二書體例也魏書則詳記本國而隣國大事亦附書然於東晉諸帝已斥其名於宋齊梁諸帝則書島夷劉裕島夷蕭道成島夷蕭衍於西魏及周亦斥名曰寶炬曰黑獺列傳後亦立島夷劉蕭諸傳與匈奴劉聰鐵弗劉虎等同此魏書體例也（引此以證作史者未自言其體例而後人推尋其書例如此非以其體例合於春秋讀者當識此意）梁陳二書則不復稱索虜而稱國號幷於魏齊周諸帝皆稱謚號（合諸史觀之亦未始非公羊州國氏人漸進之意）然梁書亦但詳本國而於北朝之事除交兵通使外如魏宣武孝明諸帝之崩立及大通二年爾朱榮之弑胡太后立莊帝中大通二年莊帝殺爾朱榮又爲其黨所弑等事一概不書陳書則並紀蕭詧一國如天嘉三年梁主蕭詧死子巋代立則書而天嘉元年周明帝殂武帝立二年齊孝昭殂武成帝立等事亦一概不書此又梁陳二書體例也。北齊後周二書則不惟兼紀隣國大事幷書隣國之君曰某帝如周書大統十三年書齊神武薨子澄嗣是爲文襄帝武成元年書陳

武帝甍兄子蒨立是爲文帝之類齊書天保七年書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八年書陳霸先弒其主自立是爲陳武帝之類此又周齊二書體例也南北二史則更爲周密南史不惟兼書魏事於燕涼等國興廢亦書如宋永初元年書是歲西涼亡景平元年書是歲魏明元帝崩之類是也又兼記隣國年號使閱史者一覽瞭然如宋元嘉二年書是歲魏神䴥元年之類是也北史亦兼記南朝之事如魏泰常五年晉恭帝禪位於宋之類至於高齊紀則兼書南朝而并及後周之事如天保七年書魏恭帝遜位於周八年書梁主遜位於陳之類周紀亦兼書南朝而并及北齊之事如明帝元年書梁敬帝遜位於陳武成元年書文宣帝殂之類他如燕涼等國之興滅亦一一附書此又南北史體例也至各史所書帝號又有不同者宋齊魏三史於本國之帝皆書廟號如太祖高祖世祖之類而隣國則斥其名梁陳周齊諸史則於本國書廟號於隣國書謚號南北史則本國隣國皆書謚號此又各史書帝號之體例也各史書法又有窒礙者史記漢高祖微時稱劉季及封沛稱沛公王於漢稱漢王即位乃稱帝此本於尙書舜典及康王之誥最爲古法齊書則自蕭道成微時以至爲帝皆稱太祖梁書自蕭衍微時以至爲帝亦皆稱高祖殊無分別宋書於蕭道成未封王以前即書齊王如昇明二年給太傅齊王三望車三年加太傅齊王羽葆鼓吹而下乃書詔太傅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齊書於蕭衍未封王以前亦即書梁王如中興二年詔大司馬梁王進位相國封十郡爲梁公則更書王在前封公在後書法混淆莫此爲甚（解此然後知吾史所以須講書法而講書法必自春秋道名分而來）梁書於陳霸先未封時皆書其官號爲司空則書司空陳霸先爲丞相則書丞相陳霸先此較爲合法（所謂合法者並非有人制定一法令人必從第求其合理即爲合法）北齊書書法亦有失之者魏莊帝時孝武及文帝尙爲王不應即稱其帝號乃高隆之傳云太昌初隆之爲驃騎將軍與西魏文帝飲酒忿爭文帝坐以黜免竟似隆之與帝王對飲而帝被廢矣孝靜帝時高歡高澄皆臣也不應即書其追尊之帝號乃於歡已書神武於澄已書文襄則似東魏同朝有兩帝矣西魏時宇文泰亦臣也不應即書其追尊之帝號乃亦書周文帝如河陰之戰書西魏帝與周文並未赴救則亦似西魏同朝有兩帝矣周書亦然此皆書法

之失檢者也。（趙氏以君臣之義繩各史之失、即從禮教而來、不知禮教、則對於此等得失、皆懵然莫辨矣。）北史於魏紀書渤海王高歡安定公宇文泰、較爲斟酌得宜。又南北兼書鄰國大事、固屬周密、然亦略無分別、凡本國之事及鄰國交兵通使與本國相涉者、自應按其月日、依次而書、若鄰國興滅崩立之類、於本國無涉者、則第於一年之末、附書是歲某國某事、所以別內外也、（別內外、即春秋之義）乃南北史以鄰國之事、亦與本國之事一例順敍於每月每日之下、殊無界限矣。此例惟魏書最爲得法、周齊二書亦與南北史同。（原注按齊梁書自微時至爲帝皆稱太祖高祖、亦有所本、漢書高祖本紀亦是如此、 此又可見當時史家屬辭時、亦必考求前例、特未嘗自言其例所出、趙氏研究諸書、並推明其例之由來也。）

漢晉學者之治二傳、皆究心經例。故爲史者亦講求著述之例。此非偶然、相類實學術相沿之塗轍也。史通序例篇、歷舉諸史之例、今多不傳。

史通序例、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昔夫子修經、始發凡例、左氏立傳、顯其區域、科條一辨、彪炳可觀、降及戰國、迄乎有晉、年踰五百、史不乏才、雖其體屢變、而斯文中絕、唯令升先覺、遠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晉紀。鄧孫已下、遂躡其蹤、史例中興、於斯爲盛。若沈宋之志序、蕭齊之序錄、雖皆以序爲名、其實例也。必定其臧否、徵其善惡、干寶范曄、理切而多功、鄧粲道鸞、詞煩而寡要、子顯雖文傷蹇躓、而義甚優長、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師古、匪說攸聞、苟模楷曩賢、理非可諱、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貪天之功、以爲己力、異夫范依叔駿、班習子長、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蓋凡例既立、當與紀傳相符、案皇朝晉書例云、凡天子廟號、唯書於卷末、依檢孝武崩後、竟不言廟曰烈宗、又案百藥齊書例云、人有本字行者、今並書其名、依檢如高慎斛律光之徒、多所仍舊、謂之仲密明月、此並非言之難、行之難也。又晉齊史例、皆云坤道卑柔、中宮不可爲紀、今編同列傳、以戒牝雞之晨、竊惟錄皇后者、既爲傳體、自不可加以紀名、二史之以后爲傳、雖云允愜、而解釋非理、成其偶中、所謂畫蛇而加足、反失杯中之酒也。

至於題目失據褒貶多違斯並散在諸篇此可得而略矣。

按史之爲例有去取焉有差等焉有聯散焉有序第焉有片語之例有全書之例有編年與紀傳相同之例有二體獨具之例如遷固之爲自序標舉紀書表傳次第此全書之例卽紀傳體獨有之例而編年體故無取乎此以年次自有一定不必盡述也遷固自序蓋出於易序卦後史惟獨撰者如宋書北史承之集衆官修之書紀傳之體久定故不必再踵其序聯散者紀傳體所獨擅若春秋及後世綱目之綱似無涉於此然左傳敍事恆綜述前事合於某年之大事如述韓之戰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則編年之史亦宜斟酌於事之聯散矣且春秋及史綱散見各年之事亦必聯合而觀方得其屬辭之例則載筆之始亦宜預籌及之史通本紀列傳諸篇多言及聯散之得失

史通本紀紀者既以編年爲主唯敍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全爲傳體有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

又列傳傳之爲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並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爲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

又二體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並編此其所以爲短也。

趙甌北論南北史附傳及附著子孫之例。此亦傳體所重、而編年史所不必議也。

廿二史劄記南北史子孫附傳之例。傳一人而其子孫皆附傳內、此史記世家例也。至列傳則各因其人之可傳而傳之、自不必及其後裔。間有父子祖孫各有傳者、則牽連書之、如前漢之於楚元王（裔孫向歆）周勃（子亞夫）李廣（孫陵）張湯（子安世孫延壽）金日磾（子安上）疏廣（兄子受）蕭望之（子育咸由）翟方進（子宣義）韋賢（子玄成）、後漢書之於來歙（曾孫歷）鄧禹（子訓孫騭）寇恂（曾孫榮）耿弇（弟國子秉夔）竇融（弟固曾孫憲玄孫章）馬援（子廖防）伏湛（子隆）梁統（子竦曾孫商玄孫冀）桓榮（子郁孫焉曾孫鸞玄孫典彬）班彪（子固）班超（子勇）楊震（子秉孫賜曾孫彪玄孫修）荀淑（子爽孫悅）陳寔（子紀）、三國志之於袁紹（子譚尙）公孫度（子康孫淵）曹眞（子爽）荀彧（子惲孫顗）鍾繇（子毓）王朗（子肅）杜畿（子恕預）胡質（子威）諸葛亮（子喬瞻）張昭（子承休）步騭（子闡）呂範（子據）朱桓（子異）陸遜（子抗）陸凱（弟允）、代不過十餘人。然後漢班彪與固爲一傳、班超與勇又爲一傳、一家父子尙各爲傳。三國志諸葛瑾與諸葛恪父子也、而亦各爲傳、其以子孫附祖父傳之例、沈約宋書已開其端。然如蕭思話蕭惠開徐羨之徐湛之謝宏微謝莊王宏王僧達范泰范奕王曇首王僧綽顏延之顏竣、皆父子也、檀道濟檀韶檀祇謝晦謝瞻、皆兄弟也、猶皆各自爲傳、則以其事當各見、故不牽混、使閱者一覽瞭如也。若一人立傳、而其子孫兄弟宗族、不論有官無官、有事無事、一概附入、竟似代人作家譜、則自魏收始。收謂中原喪亂、譜牒遺逸、是以具書支派、然當時楊愔陸操等已謂其過於繁碎、乃南北史仿之、而更有甚者、魏書一傳數十人、尙只是元魏一朝之人、南北史則并其子孫之仕於列朝者俱附此一人之後、遂使一傳之中、南朝則有仕於宋者、又於仕於齊、梁及陳者、北朝則有仕於魏者、又有仕於齊周隋者、每閱一傳、卽當檢閱數朝之事、轉覺眉目不淸、且史雖分南北、而南北又分各朝、今既以子孫附祖父、則魏史內又有齊周隋之人、成何魏史乎、宋史內又有齊梁陳之人、成何宋史乎。又如褚淵王儉爲蕭齊開國文

臣之首而淵附於宋代褚裕之傳內儉附於宋代王曇首傳內遂覺蕭齊少此二人劉宋又多此二人此究是作史者之弄巧成拙其後宋子京修唐書反奉以爲成例而踵行之其意以爲簡括而不知究非史法也　南北史仿魏書子孫附傳之例亦稍有不同魏書凡是某人之子孫盡附於其傳後如朱端子孟允及弟珍珍弟騰騰弟慶賓慶賓子濟皆但有官位毫無事迹北史則删之較爲簡淨新唐書仿之又更有別擇必其子孫有事可傳者附之否則削而不書尚不至如魏書北史之代人作家譜也

去取差等則編年紀事之史皆所必重源本春秋根據禮義非此不足爲史也自史原至史識標舉諸史大例已備至如范書序例及史通所載荀氏之說五志三科皆由春秋來也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李賢注范曄序例云帝紀略依春秋唯孛彗日食地震書餘悉備於志　安帝紀注引序例已見前史德篇

史通書事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敍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

魏澹史例亦本春秋而其意重在差等蓋春秋道名分尤爲抉擇史事去取既定之後所當注意者矣

隋書魏澹傳高祖以魏收所撰書褒貶失實平繪爲中興書事不倫序詔澹別成魏史澹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七十八傳別爲史論及例一卷幷目錄合爲十二卷澹之義例與魏收多所不同其一曰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侯尚不生名況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由子者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

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之禮、杜預注曰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惟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馬遷周之太子、並皆育名漢之儲兩俱沒其諱以尊漢室同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理、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可優劣也、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天子之字過又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　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賢聖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並極崇高違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未師典誥當須南董直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決渤海之水復去隄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平文昭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婚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　其三曰臣以爲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貽誡將來者也而太武獻文並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況復兵交御座矢及王屋而可隱沒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死閔昭殺逐丘明據實錄於經下況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　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弊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略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媿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　其五曰壺遂發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與喪禮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敘欽明世亂則辭兼顯晦分路命家（此即史通分六家所本）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

堯舜盛尙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謌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謬哉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尙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之擬作所以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維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孫盛自謂鑽仰具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修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由地非企及雖復逐詞毀聖亦未思紀傳之所由來也　濟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迹具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敘唯覺繁文案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曰者無非甚泰其間尋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

歐陽修五代史記上法春秋其義例多自爲論說以釋世疑。

五代史記梁本紀論天下之惡梁久矣自後唐以來皆以爲僞也至予論次五代獨不僞梁而議者或譏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謂梁負大惡當加誅絕而反進之是獎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應之曰是春秋之志爾魯桓公弑隱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鄭厲公逐其子忽而自立者衞公孫剽逐其君衎而自立者聖人於春秋皆不絕其爲君此予所以不僞梁者用春秋之法也。然則春秋亦獎篡乎曰惟不絕四者之爲君於此見春秋之意也。聖人之於春秋用意深故能勸戒切爲言信然後善惡明。夫欲著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其實其實嘗爲君矣書其爲君其實篡也書其篡各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爾。使爲君者不得掩其惡然後人知惡名不可逃則爲惡者庶乎其息矣是謂用意深而勸戒切爲言信而善惡明也。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者也春秋於大惡之君不誅絕之者不害其褒善貶惡之旨也惟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爲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爲惡能知春秋此意然後知予不僞梁之旨也。

十國世家年譜論或問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猶命以封爵而稱中國年號來朝貢者亦有之矣本紀之不書何也曰封爵之不書所以

見其非中國有也、其朝貢之來如夷狄、以夷狄書之、則甚矣。問者曰、四夷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四夷之封爵朝貢則書、而十國之不書、何也。曰以中國而視夷狄、夷狄之可也、以五代之君而視十國、夷狄之則未可也、（此即所差等也、內外夷夏一一須權其分際、而後可以爲史例、）故十國之封爵朝貢、不如夷狄、則無以書之、書之如夷狄、則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也、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焉爾。問者曰、外而不書、則東漢之立何以書、曰、吾於東漢、常異其辭於九國也、（此又是一種差等、）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世亂則疑難之事多、正疑處難、敢不懼也、周漢之事可謂難矣哉、或謂劉旻嘗致書於周求其子贇不得而後自立、然則旻之志不以忘漢爲讎、而以失子爲讎也、曰漢嘗詔立贇爲嗣、則贇爲漢之國君、不獨爲旻子也、旻之大義宜不爲周屈、其立雖未必是、而義當不屈於周、此其可以異乎九國矣、終旻之世、猶稱乾祐、至承鈞立、然後改元、則旻之志、豈不可哀也哉。

又託爲徐無黨注詳述其屬詞之例如梁本紀注自即位以後大事則書變古則書非常則書意有所示則書後有所因則書非此五者則否又曰夷狄來不言朝不責其禮不言貢不責其物故書曰來五代亂世著其屢來以見夷狄之來不來不因治亂而亂世屢來不足貴也又曰於好殺之世小赦必書見其亦有愛人之意也又曰五代亂世兵無虛日不可悉書故用兵無勝敗攻城無得失皆不書其命大將與天子有所如自著大事爾此如懷澤者以兵方攻潞州也又曰自唐末之亂禮樂亡至此始用樂故書又曰御殿而云入閣錄其本語書之以見禮失事在李琪列傳此禮其後屢行皆不書一書以見其失足矣又曰書屠著其酷之甚者諸所言書不書故書之類皆三傳所以解春秋者其去取差等曉然可見趙甌北即本其例詳考紀傳以證之是亦猶杜孔諸儒詳考春秋各事以釋經例也

廿二史劄記不閱舊唐書、不知新唐書之綜核也。不閱薛史、不知歐史之簡嚴也。歐史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書法寓褒貶

於紀傳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其用兵之名有四、兩相攻曰攻、如梁紀孫儒攻楊行密於揚州是也、以大加小曰伐、如梁紀遣劉知俊伐岐是也、有罪曰討、如唐紀命李嗣源討趙在禮是也、天子自往曰征、如周紀東征慕容彥超是也。攻戰得地之名有二、易得曰取、如張全義取河陽是也、難得曰克、如龐師古克徐州是也。以身歸曰降、如馮霸殺潞將李克恭來降是也。以地歸曰附、如劉知俊叛附於岐是也。立后、得其正者曰以某妃某夫人爲皇后、如唐明宗紀立淑妃曹氏爲皇后是也、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爲皇后、如唐莊宗紀立劉氏爲皇后是也。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從。之。褒。貶。自。見。（其實是先將各事權其差等、然後立一例、俾事與例合耳）其他書法、亦各有用意之處。如梁紀書弑濟陰王、王即唐昭宣帝也、不曰昭宣帝而曰濟陰王者、遜位後梁所封之王、書之以著其實、又書弑以著梁罪也。襄州軍亂殺其刺史王班、不書王班死之、而以被殺爲文者、智不足以衞身而被殺、不可以死節予之也、殺王師範不曰伏誅、而曰殺者、有罪當殺曰伏誅、不當殺則以兩相殺爲文也、郢王友珪反、反與叛不同、（一字之差等如此）叛者背彼附此、反則自下謀上、惡逆更大也、反不書日者、反非一朝一夕、難得其日也、梁太祖唐莊宗皆被弑、故不書葬、唐明宗考終、宜書葬矣、以賊子從珂所葬、故亦不書也。梁紀天雄軍亂節度使賀德倫執附於晉、亂首係張彥、而書德倫者、責在貴者也、而德倫究不可加以首惡、而可責以不死、故書執附於晉也。唐滅梁、敬翔自殺、翔因梁亡而自殺、可謂忠矣、不書死之而但書自殺、以梁祖之惡皆翔所爲、故不以死節予之也。除官非宰相樞密使不書、（原書唐本紀同光元年夏四月行臺左丞相豆盧革爲門下侍郎右丞相、盧程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爲樞密使、注樞密使唐故以宦者爲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而與宰相權位鈞矣、故與宰相並書、）而唐紀書教坊使陳俊爲景州刺史、內園栽接使儲德源爲憲州刺史者、著其授官之太濫也。明宗紀先書皇帝即位於柩前、繼書魏王繼岌薨、見其即位時君之子尙在、則其反。不。待。辨。而。自。明。也。又書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既而殺之、從謙弑莊宗、乃不討而反官之、見明宗之無君也、其罪本宜誅、乃不書伏誅而書殺者、明宗亦同罪、不得行誅、故以兩相殺爲文也。秦王從榮以兵入興聖宮不克伏誅、從榮本明

宗子、以明宗病恐不得立、以兵自助、故不書反、而擅以兵入宮、其罪當誅、故其死書伏誅也。漢紀隱帝崩、即書漢亡、隱帝被殺後、尚有李太后臨朝、及迎湘陰公贇嗣位之事、漢猶未亡也、而即書漢亡、見太后臨朝等事、皆周所假託、非漢尚有統也。周太祖紀書漢人來討、周祖篡漢得位、崇之於周、義所當討、故書討也。世宗紀書帝如潞州攻漢、不曰伐而曰攻者、曲在周也。此可見歐史本紀書法、一字不苟也。其列傳亦有折衷至當者、死節分明、如王彥章裴約劉仁贍、既列之死節傳矣、尚有宋令詢李遐張彥卿鄭昭榮等、皆一意矢節、以死殉國、而傳無之、則以其事迹不完、不能立傳故也。然於本紀特書死之、以表其忠、固不在傳之有無矣。張憲留守太原、莊宗被弑、後皇弟存霸來奔、或勸憲拘存霸以俟朝命、張昭又勸其奉表明宗、憲皆涕泣拒之、已而存霸爲符彥超軍士所殺、憲出奔沂州、薛史書憲棄城賜死、歐獨明其不然、以其不死於太原、故亦不入於死事傳、但書憲出奔沂州見殺而已。藥彥稠王思同皆以兵討潞王從珂、爲從珂所執而死、乃思同入死事傳、而彥稠不入、則以思同詞義不屈、係甘心殉國者、彥稠第被執見殺、不可竟以死節予之也。(此又可見差等之例)於此可見歐史之斟酌至當矣。

世之議歐史者、多以不書韓通死節、爲歐公疵累、而錢氏廿二史攷異、就前史之例、明其限斷、謂不應自紊其例、此又歐史徐注所未自言、而錢氏能爲之解釋、以明史例、治史者能如此用心、則觸處洞然、一切皆得是非之公矣。

廿二史考異新五代史孫晟傳、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 案韓通名惟此傳及契丹附錄兩見之、昔人譏歐陽公不爲通立傳、失春秋之旨、余考前史之例、如王淩毌丘儉諸葛誕之死、魏未亡也、故列於魏志、袁粲劉秉之死、宋未亡也、故列於宋書、若通之死事、乃在宋已受禪之日、於例不當入五代史矣。五代史七十四篇、自世家而外、絕不涉宋一字、若符彥卿李洪信等、功名顯於五代、而沒在宋初、即不爲立傳、史家限斷之法宜爾、不得以通一人而紊其例也。

司馬溫公修通鑑。自定凡例。其曾孫伋輯錄一卷。稱有三十六例。四庫提要謂其蓋幷各類中細目計之。且其書出於南渡後。不無以意增損。未必盡光本旨。

通鑑凡例　用天子例　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一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四方皆其故臣。故全用天子之禮以臨之。帝后稱崩。王公稱薨。　書列國例　三國南北五代與諸國本非君臣。從列國之例。帝后稱殂。王公稱卒。秦隋未幷天下。亦依列國之例。（此兩條已見論正統文中）　書帝王未即位及受禪例　帝王未即位皆名。自贊拜不名以後不書名。　書稱號例　天子適出稱還宮。遠出稱還京師。列國曰還某郡。　凡新君即位必曰某宗。後皆曰上。　太上皇止稱上皇。　上太上皇太后號曰尊。　皇后太子曰立。改封曰徙。公侯有國邑曰封。無曰賜爵。　列國非臣下之言不稱乘輿車駕。行在京師天子。及臣下所稱。仍其舊文。　書官名例　節度使赴鎮曰爲使相曰充。遙授曰領。　凡官名可省者不必備書。　公相以善去曰罷。以罪去曰免。　書事同日例　兩國事同日不可中斷者。以日先序一國事已。更以其日起之。如齊建武元年十月辛亥。魏主發平城云云。辛亥太后廢帝爲海陵王云云。　書兩國相涉例　凡兩國事相涉則稱某主。兩君相涉則稱諡號。不相涉而事首已見。則稱上稱帝。　書斬獲例　凡戰僞走而設伏斬之曰斬首。　斬首千級以下不書。獲輜重兵械雜畜非極多不書。　書復姓例　宋永初三年長孫嵩實姓拓跋。時魏之羣臣出於代北者皆複姓。孝文遷洛改爲單姓。史患其煩。悉從後姓。　書字例　凡以字行者。始則曰名某字某。以字行。及小字可知者。不復重述。難知者乃述之。　書反亂例　凡誅得釁曰有罪。逆上曰反。爭疆曰亂。

觀通鑑問疑。似初修書時。諸例尚未定。至周秦漢紀已修畢。始與劉道原詳加討論。故書法亦不一律。

通鑑問疑。君實曰。凡用天子法者。所統諸侯皆稱薨。而晉書帝紀惟親王三公及二王後稱薨。餘雖令僕方伯開府如羊祜杜預之徒。亦止稱卒。隋書帝紀內史令納言及封國公郡公者亦稱卒。惟親王三公及開府儀同三司稱薨。新舊唐書令僕中書令侍中平章事多

知機務政事、皆稱薨、若依古禮五等稱薨、則晉惠帝時令長卒伍、皆有爵邑、不可概稱薨也、西晉荀勖等爲尚書令中書監令、雖用事、不謂之宰相、東晉庾亮何充等始謂之宰相、欲自晉以後。惟王爵及三公宰相稱薨。餘皆稱卒。南北朝王公亦稱卒。至隋則令僕內史令納言爲宰相、至唐則平章事爲宰相、三師三公皆爲散官、欲皆以爲薨、可乎。　道原曰、周秦漢魏諸侯稱薨、至晉已後惟王爵及三公宰相稱薨、或薨或卒、於例未勻、不如用陸淳例、皆稱卒。　君實曰、諸臣稱卒。誠爲確論。但恨已進者周秦漢紀不可請本追改。其晉隋唐紀除諸王三公三師稱薨、餘雖宰相亦稱卒、尚書令僕射及門下中書權任所在、謂之宰相、終非正三公也。　道原曰、散官若亦稱薨、宰相不應稱卒。

蓋歷代官制既殊、權任亦異。諸史舊文、又多牴牾。故統括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卽尋常一二薨卒之例、已不易示其差等。更不克就一二字寓褒貶、別善惡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周制尚存、後之漢唐不過數百年、五代則僅五十餘年、其事較易、此時間之差別、所宜爲修通史者原也。

世多議通鑑書諸葛亮寇魏之非。蓋沿陳壽之失。

魏志明帝紀太和五年、諸葛亮寇天水。

通鑑太和五年二月、漢丞相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

又青龍二年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魏志曰、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

然如書孔融棄市、又不用范書、則帝魏之見、與范氏惡曹操者異也。

後漢書獻帝紀建安十三年八月壬子、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夷其族、　通鑑書太中大夫孔融棄市。

又如操封魏公後、不書姓、亦與班書不同。班書平帝紀王莽封安漢公後、仍書王莽、不曰安漢公莽也。

通鑑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爲魏公。秋七月魏公操納三女爲貴人。胡注自此以後曹操不書姓而冠以國

顧通鑑雖帝魏亦有區別如魏文帝書殂與東晉諸帝書崩不同以晉嘗混一而魏不能有天下也。

通鑑黃初七年魏文帝殂。胡注通鑑書法天子奄有四海者書崩分治者書殂惟東晉諸帝以先嘗混一書崩（此卽胡注本通鑑凡例以明書法）

史例之詳以朱子所定通鑑綱目凡例爲最蓋承春秋三傳通鑑諸史而集其大成所謂後起者易爲功也其例凡十九類曰統系曰歲年曰名號曰卽位曰改元曰尊立曰崩葬曰簒賊曰廢徙曰祭祀曰行幸曰恩澤曰朝會曰封拜曰征伐曰廢黜曰罷免曰人事曰災祥十九類中可以統系爲之綱其十八類大都以正統列國無統別之其文又有朱墨之別使閱者一目瞭然

通鑑綱目歲年例凡歲不用歲陽名（以通鑑用歲陽名也）只用甲子（依史記年表以從簡便）大書於橫行之上甲子字別之以朱其餘皆墨。

凡正統周自篇首秦漢晉隋唐自初幷天下皆大書於橫行之下朱書國號（如云周秦漢晉隋唐）諡號（如周威烈王秦始皇）君名（如云午）年號（如太康開皇武德）墨書某年（如周云二十三年秦云二十六年）次年以後但於行下墨書某年。篇首周年下朱注列國（如云秦晉楚燕等）墨書諡爵（如云簡公烈公之類）君名（如止如之類）某年。所注列國以興起先後爲次而於新舊之間以圈隔之其末又以圈隔下朱注總結統舊國若干新國若干凡若干國次年以後唯元年注之如前注。凡天子繼世則但於行下朱書諡號年號墨書元年（周則列國之元亦注其下）次年以後如篇首次年之法。建國僭國之大者則於年下朱書國名諡號姓名（如楚隱王陳勝魏文帝曹丕之類）年號（如魏黃初之類）墨注元年。次年以後則朱注國名墨注年號某年其小者則

依周列國例但年號用墨注首尾增損新舊之閒亦如前法、其篡賊干統而正統已絕無年可繫則朱注其國名墨注年號於行下、（如呂氏新莽）正統雖絕而故君尙存則追繫正統之年而注其下、（如唐之武氏用范氏唐鑑之例）其不成君亦依正統已絕之例、（如漢帝玄之類）凡無統自吏端處、（如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楚漢元年吳黃武元年宋永初元年梁開平元年）即於行下分注諸國之年大者紀年小者紀元朱書新舊首尾增損皆如前法但其興廢促數則歲結之不紀年者亦列數其國號、

其辭例不可備舉。姑就征伐一類言之。左氏傳但曰敵未陣曰敗某師、皆陣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及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耳。公羊傳但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莊公八年）耳。五代史記用兵之名、亦止兩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罪曰討、天子自往曰征四例。通鑑凡例所言尤簡。觀綱目征伐例、則自戰國以降、中外兵事、所應依其分際而區別書之者、靡不具焉。蓋史實猥多、史例必隨而演進、其斤斤於一字一辭者、皆事理所應爾、非好爲是纖瑣也。

綱目征伐例、凡正統自下逆上曰反、有謀未發者曰謀反、兵向闕者曰舉兵犯闕。凡調兵曰發、集兵曰募、整兵曰勒、行定曰徇、行取曰略、肆掠曰侵、掩其不備曰襲、同欲曰同、合勢曰連、兵並進曰合、兵在遠而附之曰應、相接曰通、服屬曰從、益其勢曰助、援其急曰救、開其圍曰解、交兵曰戰、尾其後曰追、環其城曰圍、凡勝之易者曰敗某師、平之難者曰捕斬之、舍此之彼曰叛、曰降於某、附於某、犯城邑寇得曰陷、居曰據。凡僭名號曰稱、（周列國稱王稱帝、漢以後僭國篡賊稱皇帝、盜賊稱帝稱天子之類）人微事小曰作亂、人微衆少曰盜、衆多曰羣盜、犯順曰寇、凡中國有主、則夷狄曰入寇、或曰寇某郡、事小曰擾某處、中國無主、則但云入邊、或云入塞、或云入某郡殺掠吏民、凡正統天子親將兵曰帝自將、遣將則曰遣某官某將兵、大將兼統諸軍則曰率幾將軍、或云督諸軍、或云護

諸將、　將卑師少無大勝負、則但云遣兵、　不遣兵而州郡自討、則云州郡、或云州兵、或云郡兵、置守令平盜賊、曰以某人爲某云云、（如漢成帝河平二年、西夷相攻、以陳立爲牂牁太守討平之、及後漢以虞詡爲朝歌長之類、）　凡正統用兵於臣子之僭叛者、曰征、曰討、於夷狄若非其臣子者、曰伐、曰攻、曰擊、其應兵曰備、曰禦、曰拒、皆因其本文、　凡人舉兵討篡逆之賊、皆曰討、　凡戰不地、屢戰則地、極遠則地、　凡書敵於敵國曰滅之、於亂賊曰平之、敵國亂賊歲久地廣、屢戰而後定、則結之曰某地悉定、或曰某地平、　凡得其罪人者、於臣子曰誅、於夷狄若非臣子者曰斬、曰殺、　凡執其君長將帥、曰執、曰虜、曰禽、曰獲、曰得、皆從其本文、　凡師入曰還、全勝而歸曰振旅、小敗曰不利、彼爲主曰不克、大敗曰大敗、或曰敗績、將帥死節曰死之、　凡人討逆賊而敗者、亦曰不克、死曰死之、（劉崇舉義之類、）　其破滅者、亦以自敗爲文、（三輔兵皆破滅之類、）　凡非正統而相攻、先發者不曰寇、陷、後應者不曰征、討、其他皆從本文、

惟治其臣子之叛亂者書討、討而殺之曰誅、

官局修史。雜出衆手。要亦必有共循之例。若唐修晉書例云、天子廟號書於卷末者是也。元修三史。其例簡略。屬辭之例。大抵依據宋賢。故不縷舉。元史之例亦然。

遼宋金史凡例一、帝紀、各史書法準史記漢書新唐書、各國稱號準南北史。　二、各史所載、取其所重者作志。　三、表與志同。　四、列傳、（后妃宗室外戚羣臣雜傳）人臣有大功者、雖父子各傳、餘以類相從、或數人共一傳、三國所書事有與本朝相關涉者、當稟金宋死節之臣、皆立合傳、不須避忌、其餘該載不盡、從總裁官與修史官臨文詳議。　五、疑事傳疑、信事傳信、準春秋。

元史凡例一、本紀、按兩漢本紀事實與言辭並載、兼有書春秋之義、及唐本紀則書法嚴謹、全倣乎春秋、今修元史、本紀準兩漢史。　一、志、按歷代史志爲法問有不同、至唐志則悉以事實組織成篇、考覈之際、學者憚之、惟近代宋史所志條分件列、覽者易見、今修元史、志準宋史。　一、表、按漢唐史表所載爲詳、而三國志五代史則無之、唯遼金史據所可考者作表、不計詳略、今修元史、表準遼金史。

一、列傳按史傳之目、冠以后妃、尊也、次以宗室諸王、親也、次以一代諸臣、善惡之總也、次以叛逆、成敗之歸也、次以四夷、王化之及也、然諸臣之傳、歷代名目又自增減不同、今修元史、傳準歷代史而參酌之。 一、歷代史書紀志表傳之末、各有論贊之辭、今修元史、不作論贊、但據事直書、具文見意、使其善惡自見、準春秋。

清修明史。當時在事諸人、討議體例之文孔多。觀劉承幹所刊明史例案。可以考見其修訂之矜愼。徐乾學首陳例議六十一條。如分合繁省補遺互見諸條。皆有精義。

徐乾學修史條議、第四條、元末羣雄如韓林兒徐壽輝張士誠陳友諒明玉珍陳友定方國珍輩、元史既不爲立傳、今所作諸人傳、當詳列其事蹟、不得過於簡略。 第六條、元之遺臣如也速王保保輩、雖元史已爲立傳、然自遯荒之後、闕而不書、今當載其後事、以補前史之遺。 第十五條、史之有志、所以紀一代之大制度也、如郡縣之沿革、官職之廢置、刑罰之輕重、戶籍之登耗、以及兵衞修廢、河漕通塞、日食星變之類、既詳列於志、不得復入本紀、本紀之體、貴乎簡要、新唐書文求其省、固失之略、宋元史事求其備、亦失之繁、斟酌於二者之間、務使詳略適宜、始爲盡善、今惟大典大政、登諸本紀、其他宜入志者、歸之於志、宜入表者、歸之於表、宜入傳者、歸之於傳、則事簡而文省矣。 第廿二條、有一事而數人分功者、如順義之封、內則閣部（內閣李春芳高拱張居正趙貞吉中樞郭乾）外則督撫（督臣王崇古撫臣方逢時）皆有決策之勞者也、如寧夏之征、文則督撫（前總督魏學曾後總督葉夢熊巡撫朱正色監軍御史梅國楨）武則總兵（李如松蕭如薰麻貴）皆有戡定之績者也、不得專屬一人、以掩他人之美、當使彼此互見、詳略得宜。 第三十三條、明之戰功、大約文武數人共之、如麓川之役、王驥與蔣貴共事、大藤峽之役、韓雍與趙輔共事、播州之役、李化龍與劉綎共事、決機發策、當歸於文、衝鋒陷陣、必歸於武、不得重文輕武、以血戰之功、歸諸文墨之士、必使數人之傳、出於一人之手、庶無牴牾、且免重複。

而詳盧忠義、附著四王。則有用其議、而不盡者。

修史條議第三十五條忠義之士莫多於明一盛於建文之朝再盛於崇禎之季此固當大書特書用光史籍若乃國亡之後吳越閩廣多有其人此雖洛邑之頑民固即商家之義士考之前典陸(秀夫)張(世傑)文(天祥)謝(枋得)並列於趙宋之書福壽宜孫亦入於有元之史此皆前例之可據何獨今史爲不然當搜逸事於遐陬用備一朝之巨典。第三十六條莊烈愍皇帝紀後宜照宋史瀛國公紀後二王附見之例以福唐魯桂四王附入以不泯一時事蹟且見本朝創業之隆。

王鴻緒史例議首舉書日書事諸法視徐議尤細密

王鴻緒史例議 一即位以前前史例不書日間有書日者事或不得不日也即位以後舉動必書不可不日然事亦有不可以日者則以是月繫之有不可以月者則以是歲繫之。 一命官不書封王則書侯則不書非常而有故則書。(下引史例甚多) 一宰相除拜前漢不書有特詔則書罷書薨書唐則除罷俱詳載矣明罷丞相設府部院寺以理庶務於是六部之職權始重似六卿亦宜並書然六卿書矣陪京之六卿可不書乎添注之六卿可不書乎詞臣而晉尙書保傅者可不書乎六卿之拜書矣罷可不書乎抑將書六卿而殿閣之學士大學士預機務者反不書乎倘殿閣之預機務者當書而六卿又不可不書則一月之中除罷不一而足本紀竟成除書矣且表又何用焉(下略) 如必以爲尙書不可不書或擇其人之有關理亂張本者書之 一攻戰所克郡邑非兩國相爭要地不書非敵都不書(已見史議篇)

其論史體與綱目不同尤爲精卓故讀王氏史例議不獨知明史之例兼可貫通羣史之例惟其以元爲正統則滿清入主時不得不以明承元此其與明人治史之觀念不同者也。

史例議一紫陽綱目體例精嚴提綱大書法並春秋眞千古褒善貶惡之大經也或曰本紀即倣其綱而書之不亦善乎愚應之曰此紫陽氏之書而非史家之書也史家之書踵其文於勝國而筆削之其用意寬紫陽之書合前史所書之事而賞罰之其用意嚴不惟是

也。其體例亦有不同。本紀是載一帝之事而分見於志傳之中者也。綱目是摘紀志傳之事而彙見於一帝之下者也。如漢書文帝元年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以賈誼爲大中大夫。三年以張釋之爲廷尉。四年召河東守季布至罷歸郡。唐書貞觀元年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五年修洛陽宮。十二月開黨項之地爲十六州。六年羣臣請封禪不許。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如此類者不可枚舉。要皆本紀之所不書。而紫陽從志傳中摘之。以示一帝之理亂得失。爲後世之法戒。其體例一而已矣。非若史之有紀志表傳可以錯綜互見者也。（觀此更可以悟史學之義）故曰此紫陽氏之書。而非史家之書也。　或曰。綱目一書。子朱子義例全法春秋尙已。若司馬遷承五伯之運。繼春秋而纂史。昔賢謂自麟經絕筆之後。而得褒貶之遺意者。於遷史有取焉。若然則二者異名同原。子何得而岐視之乎。余曰。作史而不取則於春秋。曷以成其爲史。然一書有一書之體。亦各有命意之所在。綱目在存統。史書在尊王也。（此語未盡諦。須知尊王是一義。以王道治時王又是一義）何以言之。文公答呂伯恭書曰。溫公舊例。皆以後改者爲正。（指改年號之事）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尙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亦不可爲法。又文公語錄載問通鑑提綱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訓。若夫史則不然。史記列項羽於紀。以羽爲伯王。政由己出。是時漢未得天下。雖紀羽可也。班則本紀屬之帝。而列羽爲傳矣。當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降。羽入關屠咸陽而東。自立爲西楚霸王。尊楚懷王孫心爲義帝。史記羽紀書漢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而不以楚紀年。高紀則書漢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繫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是以子嬰降爲漢受命之元。而義帝之元置之不論矣。亦不獨史漢。他史率多類此。

史例議下。按本紀之體。元是正統。明是龍興。故稱元稱順帝。稱明稱太祖。可順文意以立言。若陳友諒之稱漢。明玉珍之稱夏。在友諒與玉珍傳中。則著其國號曰漢曰夏。而於太祖本紀中有戰伐交兵者。止宜稱友諒將某某。玉珍將某某。不當以其國號稱也。光武本紀

書破公孫述將某某新唐書高祖本紀書王世充竇建德劉武周等陷某州或云與某某等戰敗之皆不稱其國號而以名此乃史例。（此論自當惟元尙非漢之比耳）往見史館太祖本紀友諒稱漢將而不書友諒名與張士誠二例似宜易。

史術第九

史術即史學猶之經學亦曰經術儒家之學亦曰儒術也吾意史術通貫經術爲儒術之正宗故以史術名篇術即道也爲古今人所共由之道然學者亦須知所擇知所遵始不誤於歧途曲徑易繫辭曰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大過卦之初爻）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無所失矣此孔子讀易教人愼選其術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由孟子之言推之豈惟矢函巫匠讀史亦然讀殖民史則馳心於遠略讀戰爭史則極意於爭雄讀外交史則務誇縱橫捭闔之能讀商業史則醉心經濟侵略之策史能轉人而人不能轉史世界之禍遂窮修極酷幾於不可收拾矣惟吾國史不然其中固不乏拓地殖民耀兵奮武縱橫鉤距輕重貿遷之術而以儒術爲之主宰乃以開發建樹此東亞數千年之世界其術猶可以用之今日而造福於未來故史之中亦有函矢焉吾史則視其時而用函矢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矢之不仁用之得當亦即仁術學者知此意始不疑於吾言）宋張詠勸寇準讀霍光傳準讀至不學無術句知其諷己也故讀史可得持身處事之術其例不可勝舉。

宋史寇準傳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爾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罷還準嚴供帳大爲具待詠將去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莫諭其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漢書霍光傳贊霍光以結髮內侍起於階闥之間確然秉志誼形於主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當廟堂擁幼君摧燕王仆上官因權制

敵、以成其忠、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遂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光爲師保、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顚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雋不疑以春秋之義執成方遂。

漢書雋不疑傳、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衞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衞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公羊傳哀公三年、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梁傳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范寧穀梁傳序非之曰、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害敎傷義、不可强通。）衞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著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言我擊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衞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卽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後漢書王昌傳、一名郎、自稱孝成皇帝子子輿、　數戰不利、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亦卽不疑執成方遂之意、）

諸葛亮以晉國之事、開悟劉琦。

後漢書劉表傳、二子、琦琮、初表以琮貌類於己、甚愛之、後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耽後

妻每信受焉、又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邪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遂求代其任（本蜀志諸葛亮傳）

呂蒙識超魯肅由讀三史。

吳志呂蒙傳注江表傳孫權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寧當不爲乎、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何獨不自勉勗邪、蒙始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穰侯乎、兄今代公瑾、既難爲繼、且與關羽爲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爲對、當有單複以卿待之、密爲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祕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跡、並作國士、不亦休乎。

崔浩主伐涼州實本漢志讀史之益多矣

通鑑卷百二十三魏主（太武）議伐涼州、衆云彼無水草、崔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地築城郭建郡縣也。太武用其議、至涼州時、賜太子晃詔曰、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中、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　按古之大將、必說禮樂敦詩書、後世大將、亦必涉獵史傳、或咨詢學者、或聽人誦讀、蜀志王平使人讀史漢諸

傳記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晉書載記石勒嘗令儒生讀書史而聽之、亦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都可與所引孫權呂蒙崔浩之事互證、故用兵之學、莫備於史、方輿紀要讀史兵略所載例證尤多、不第局部戰事制勝策敵已也、又如鼂錯言兵事疏曰、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此數語、括盡兵謀、外交之術、漢武通西域、通西南夷、用此術也、李泌對唐德宗曰、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坐困、因言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通鑑貞元三年）迄清季李鴻章挽俄法德三國干涉割讓遼東半島、以啓日俄之戰、皆此術也、故倭人常恨李氏以夷制夷之術、古所謂蠻夷、易言之、亦即列國、用列國以制一敵、豈非鼂錯之術、通貫古今者乎、然用此術、亦當監於前史、困學紀聞卷六曰、列國之變極於吳越、通吳以疲楚者、晉也、通越以撓吳者、楚也、春秋於是終焉、唐以南詔攻吐蕃、而唐之亡以南詔、本朝（指宋）以女眞滅契丹、而中原之亡以女眞、女眞之將亡也、吾國又不監於宣和、而用夾攻之策、不知春秋之義也、王伯厚所謂不知春秋之義者、即人事因果、孔多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未爲善讀史也。

反而觀之、漢廷不以太史公書予諸侯王。

漢書東平思王宇傳、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

宋彭城王義康悔不知淮南王事。

通鑑卷一百二十四、彭城王義康被廢在安成郡、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爲宜也

可知史學之益、自持身、涉世、謀國、用兵、爲術多、而且精、非徒記問撰著、即可爲史學也、程伊川讀史、必先

料成敗。

近思錄伊川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卻看看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亦煞有是處。

包世臣教人讀通鑑必如置身當時閱衆議而籌善策。

包世臣姚生傳生一日閱通鑑數十卷問之略能言其始末余曰此經生對策之技非眞學者也通鑑善在先述其事乃敘衆議然後載廷議所從而詳記其得失於後學者閱其事先爲籌上中下三策然後閱衆議而驗己見之是否有合又籌廷議所當從再閱廷議則後之收效與否已可十得八九如是則如置身當時之朝端庶幾異日遇事能不惑也生自是每日止盡一卷一月之後其意與古人合者十常四五也。

曾國藩教其弟讀史亦曰莫妙於設身處地記一人恍如接其人記一事恍如親其事斯皆大儒之學也。

曾文正家書（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讀史之法莫妙於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便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不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

曹操自矜其更事之多故能預知應變顧人事萬變豈能悉經讀史則事變紛紜比例昭著讀史而能精通其意雖前所未有亦可推知莊子謂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讀史則知識之豈可賅千百國千萬年自等大知大年矣。

魏志武帝紀毌丘興爲安定太守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愼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使羌胡妄有所請求因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

耳。

雖然史之爲術蓋尤有大於此者。司馬遷自述其書曰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於玆又曰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又曰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又曰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其意量之閎遠何如。班固自述其書亦曰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學林合之馬遷之言知史術無所不賅非徒可以謀一身、斷一事之借鏡也前言古史已舉其所掌典法則枋之弘偉若就其中歷考之則上之測天揆日觀象授時星野躔度雲物禨祥下之分州畫野導山濬川城郭宮室封疆道路都鄙鄉遂井牧田萊廛市閭館山林川澤無所不賅其人則帝皇君長官吏師儒農工商賈嬪婦臣妾巫醫矇瞽其物則九穀六畜酒漿絲枲金玉錫石章服車旗衰冕韍珽衰麻絰杖度量權衡鼓鐘同律其文則詩書繫世方志名數版圖簡稽盟誓約劑其事則建國設官陳殷置輔分職任民理財阜貨懸書讀法校比登下師田行役選賢興能刑憲刺宥慶弔賙恤月要歲會輔志弊謀乃至鳥獸語言圉畜教擾土化糞種瀦防涉揚無不定其制度存其法守稽其倫脊究其中失以之作人立極參兩天地此史職所包函皆儒術所貫澈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特言其略耳詳究之則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一一皆有實事實政非空言高論已也莊周知此術故於天下篇極言古之道術六通四辟無所不在而儒史所傳特設於中國爲

百家所自出。今之學者、不究其舊法世傳之全。而喜舉後之不賅不徧一曲之說。惡得爲知史哉。

莊子天下篇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病儒者動謂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實則儒者自有其要。曰中、曰和。爲自古相傳之通術。蓋自虞廷教胄、允執厥中、皋陶陳謨、廣爲九德、箕子述洪範、以正直剛柔戒頗僻。

洪範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周公言立政、以迪知忱恂章大競。

立政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據此知皋陶謨所陳九德、確爲虞夏名言、故周公引之也。）

而周官鄉三物之教、六德則曰知仁聖義忠和。成均以禮樂教國子、則曰中和祇庸孝友。司徒之職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宗伯之職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故曰虞夏至周、皆以中和爲教。而詩之頌湯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商頌長發）美仲山甫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大雅烝民此詩最可推見中和之德。中和非卑弱也、故須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惟其當而施之、且以見不畏彊禦者、

惟不侮鰥寡而後能書無逸曰文王不敢侮於鰥寡孝經曰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凡侮鰥寡虐士民者卽其自恃强禦遇有强禦則畏葸無似矣）　其以中和爲主要實源遠而流長故中庸舉之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卽通術也以周官證之蓋自君師以至國子鄉民皆尙中和故推致其中和之德可以位天地育萬物非一人獨坐靜悟保持中和而天地萬物自然位育也一人獨坐靜悟保持中和固亦可以感覺天地萬物與吾一體之境界然非治國平天下之義治國平天下在致一人之中和致官民之中和又一一致之於事物而後可達位育之效故中庸一一致字具有無窮事理必參之周官而後見自捨官禮言中庸而儒術遂流於空寂而驚事功者又徒眩惑於物質不知大本達道而莊生所謂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內聖外王之道乃沈霾千載焉嗚呼

明乎莊周所言古之道術然後可以知遷固所言之術遷史言術歸申商於黃老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　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又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其於黃老術多連言之

史記曹相國世家其治用黃老術

又陳丞相世家贊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　漢書陳平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言

又外戚世家竇太后好黃帝老子之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事其術。

漢書劉德傳少修黃老術有智略。

而其譏貶申屠嘉灌夫之無術，殆亦指黃老之術。

史記張丞相列傳贊周昌木彊人也，任敖以舊德用，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蕭曹陳平皆治黃老術，故知此所謂術學即指黃老之術）

又魏其武安侯列傳贊灌夫無術而不遜。

即其譏淮陰侯不能學道謙讓，亦惜其不學此種道術也。

史記淮陰侯列傳贊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

班氏譏霍光不學無術，當亦類是。夫黃老之術，何自而來，由古史而來也。其術之大，可以君人南面，即爲將相亦可臨民柄國，名遂身安，觀漢志之言，可以知黃老之術即史術矣。

漢書藝文志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淸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術也。

雖然，道家出於史，實與儒家同源。周官曰，儒以道得民，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說文曰，儒，柔也，術士之稱。故道術者，儒所專有，道家特與儒術相表裏耳。淮南要略稱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墨學亦本詩書，固儒術也。特其學有所偏，故荀卿極言墨術不逮儒術。

荀子富國篇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

司馬談雖似揚道抑儒，而一再曰，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班志評九家之長短，歸於修六藝之術，可以通萬方之略，是則史家之定論，不可翻案者也。

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此與敍傳窮人理該萬方同意一致儒術之長即在窮人理該萬方也)

孔門講學根據六藝以之從政告冉有以富教語子貢以食兵示顏淵以爲邦許仲由以治賦未嘗離家國天下而言學惟其術本末始終一貫相承必自身心推暨事物無所畸輕畸重故空言心性偏尙事功亦不可謂非儒術特非其全耳其爲學也必先博文而終以約禮故論士曰推十合一爲士蓋必先從事於十百千萬之事跡文物而後歸納於一理則其持之也約而用之也弘矣推十合一卽學記大學九年大成知類通達之境也讀書講學而不能通達人事適成書廚耳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其警學者徒爲記誦不能貫通之病至矣孔子許子貢之達曰於從政乎何有觀其論貧富而悟衞詩切磋琢磨之功論衞君而以伯夷叔齊爲問其胸中之六通四辟可見然猶自遜爲聞一知二不逮顏子之聞一知十蓋卽同一知類通達尙有淺深高下之判也樊遲問仁問知疑愛人知人之術相違而子夏聞之卽知孔子之言函義之富爲舉例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孔門之講史學如是如是蹈空炫博蓋俱無當矣

孔子欲爲東周孟子欲以齊王皆志在於用世然其同一鵠的實欲明明德於天下非今之標舉政綱競執政權所可同日語孟子且推論伯夷伊尹孔子之同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其懸格之嚴如此孟子之學尤長於詩書(趙岐孟子題辭)其於井地之制爵祿之略皆確然有條理可見諸施行故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講求經史之學知類通達可以施之家國天下者始條

理之智也由之集義養氣盡心知性則終條理之聖也孟子懼人以聖爲難學則誘人曰聖人與我同類又懼人以其學非自古所傳而懼其無效則示人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孟子之學澈始澈終者通倫類耳司馬遷傳稷下諸子附墨子於末而獨推尊孟子且首論之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蓋史家歷觀好利之弊乃有以知其誠爲亂始而必有以防其原乃知孔孟之術之未嘗誤人夫自天子至庶人以好利致亂者就一國而言耳推其類則舉一國家一民族以競利而亂世界亦何以異是故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所患者人同此心而爲物所囿不能擴而充之耳

荀子之學尤尙倫類開卷卽言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勸學篇）其稱大儒則曰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怍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儒效篇）先王之禮義制度與有統類以應萬事非史術乎又曰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不苟篇）唐李翰之序通典亦曰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翰與杜佑之境地未知視荀子何如要其由史迹而知類通

達則一術也。

荀子之學、最精於禮、且尤重周禮、故曰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於分、分莫大於禮、禮莫大於聖王、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節族久而絕、守法數之有司極禮而褫。故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人所貴君子、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又曰五帝之外無傳人、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清儒論此者、多謂後王爲文武、兪樾推之曰、荀子生於周末、以文武爲後王可也、若漢人、則必以漢高祖爲後王、唐人則必以唐高祖太宗爲後王、設於漢唐之世、而言三代之制、是所謂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矣、豈其必以文武爲後王乎、在清季以荀子之說講史學、固亦甚當、朱一新示學者曰、史愈近者愈切實用、故國朝掌故、必須講求、亦所謂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之術也。

無邪堂答問、漢時去古未遠、制度風俗、皆於經義爲近、故致用在乎窮經、猶今人之言經濟當讀史也、史愈近者愈切實用、故國朝掌故必須講求、明史亦須熟讀、明嘉靖以後之事、卽稗史皆須博覽、其朝局民風邊才軍政、無一非取證之資、第其書最多、亦最雜、又皆參以恩怨之私、標榜之說、非博觀而約取之、不見也、明史於此持論最詳愼、然不博觀野史、不知明史抉擇之精、漢之視周、猶今之視明耳、鄭君注禮、每以漢制況周制、本朝掌故之學也。

又史漢通鑑、史學之綱領、熟此後當讀范書陳志新五代明史通典、其餘諸史以次及之、稗史則惟力是視、國朝掌故、尤宜講求、典章制

度兵河漕鹽以逮國家大政名臣事蹟各以類從畢力搜討治一事已復治一事此東坡自言讀書之法也近儒史學校訂故精但恐勞而鮮獲且不必爲。

顧在今日外鏡列邦內新庶政舉凡立國交鄰選賢興學民治兵役地政路工反惟古制可以取資而近史轉多隔閡蓋聖哲創垂之制多積極而進以精心後史補苴之爲多演變而失其原理故不獨作述迥殊其中聯貫之精神且非囿於後世心習者所能了解例如國防必本徵兵役政必基鄉治戶口版圖之核實又必施教受教者皆明於其義而後可以合羣力而切實推行非官吏奉行具文所能善其事此中甲乙相因子午相貫他國之制然吾國古制亦然而宋元明清之記載乃祇可證明其窳弊積惰之由初無提高改進之要此治史者所不可不知也。

知類通達之術源出於易同人卦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自庖犧仰觀俯察近取遠取之餘乃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一切政教遂出於此繫辭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易其吾國類書之祖乎顧乾卦文言已有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各以其類之說坤卦象辭又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西南得朋乃與類行何卦何爻不以類示象而獨於同人曰類族辨物者以人類心同理同精究之無不可通也然其象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知小人必不通矣易之六十四卦象言君子以者五十有三先王八后二大人一以者用也用其術以應人事也人之與人類也而君子即大人大人爲一類小人爲一類小人祇謀其一身一家君子大人則必通其志於國家天下故先王之道仁義之統將爲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顧後而保萬世而偷生淺知之屬不之知也（荀子榮辱篇語）秦漢以降聖哲政教陵遲衰微矣然勵志篤

學者。猶往往、爲天下、長慮、顧後。范滂爲清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陳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則古先大人、君子流風、餘韻所孕育者也。此又讀後世之史、當與古之、經傳通觀、而類擇者也。

道家與儒同源、尤精於知類、通達之術。惟視史籍事迹爲糟粕。不屑屑、依六藝、爲說。然其通天下之志、則一舌存齒敝、老聃以喻剛柔、暮四朝三、莊周以判名實、其言雖約、若就史迹證之、固貫通古今、莫之能外也（略舉其例如唐改租庸調爲兩稅、明合銀差力差爲一條鞭、及近日改田賦徵收貨幣爲實物、皆不過一轉移耳） 莊生曰、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呂覽亦曰、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爲務也。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跖與企足（高注企足莊蹻也） 得飴、以開閉取楗也（異用）故史籍之用、亦視學者之用心何如、用之當、則可爲人類謀幸福、爲國家臻治平、用之不當、則可以啓亂飾姦、如王莽王安石用周官之不得其效、而驚博溺心譁衆取寵者、更無論矣

文史通義釋通、首述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又曰、先王懼人之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是其意亦隱以同人、卦象、所謂類族、辨物、者爲一切學術之來源、惟謂人官分職、絕不爲通、則猶泥於形式、而未察其貫通之妙

文史通義釋通、易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說者謂君子以文明爲德、同人之時、能達天下之志也、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說者謂人神不擾、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懼人有匿志、於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倫類、而廣同人之量焉、先王懼世有棼治、於是乎以人官分職、

絕不爲通而嚴畔援之防、與六卿分典、五史治書、學專其師、官守其法、是絕地天通之義也、（此文蓋推本官守以言專門之學其實從漢志某家者流出於某官而來、然後世之不該不徧、實與古官守有殊、卽以五史而論、典法則彷以春官之屬而與天官相通、其他可知、）數會於九書、要於六雜物、撰德同文共軌、是達天下志之義也。

又其下盛論撰著之通、歷舉諸書類例、謂經解之通失其本旨、史部之通亡其大原。釋通、師法失傳、而人情怯於復古、末流浸失、而學者囿於見聞、訓詁流而爲經解、一變而入於子部儒家、再變而入於俗儒語錄、三變而入於庸師講章、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經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載筆彙而爲通史、一變而流爲史鈔、再變而流爲策士之括類、（文獻通考之類、雖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實爲類書之學、書無別裁通識、便於對策敷陳之用、）三變而流爲兔園之摘比、不知者習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於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

而於周、孔、孟、荀、老、莊之學之通、者未之及也。（第亦散見易教諸篇。未可謂章氏無所見。惟章氏生清中葉、實不敢言史之大用、雖標舉春秋經世、要偏重撰著之通識別裁、他非所及。）夫就史書而論、史學固僅爲商榷歷代撰著之類例。若就史學而言通、則必就史學與心、身、家、國、天下之關繫而言、不獨孔、老之史學如是、卽馬、班之書、所謂俟後世聖人君子、窮人理、該萬方者、亦必由吾說而後知其言之非誇誕也。夫後世撰著之類例、亦自古先聖哲類族辨物之全體中演變而爲一部分之術、必以遠大眼光求之、始可觀其會通、姑就讀史而言、如顧氏日知錄、趙氏廿二史劄記、所爲治史之方法、何一非類族辨物及推十合一之術、然顧氏之治史、求通之於心、身、家、國、天下、趙氏之治史、祇求通於史籍耳。

史術之正、在以道濟天下、參贊位育、禮樂兵刑、經緯萬端、非徒智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能徵一國

已也第八事之對待安危存亡禍福利害亦演變而無窮治史者必求其類例以資鑑戒則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又爲史術所最重者也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召穆公述文王曰咨者七是鑒觀前史文王之法也。

詩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於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鄭玄詩譜序云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不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此吾國之詩所以爲史而學詩卽可達之於政非徒抒情感爲文藝也。）

召公奭本此術以誥成王周公。

召誥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周公亦本此術歷舉殷周先王勞逸修短資成王之監戒。

無逸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

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此以賢勞而享祚久者）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此以逸樂而短祚者）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

故周之國史明於得失之迹（詩大序）而師氏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周官地官）史之專重鑑戒遂垂爲數千年定法。周書載左史戎夫取遂事之要戒朔望以聞於穆王所舉亡國二十有四國之分裂者二民叛及君走各一。蓋最古之史記足資鑑戒者多矣。戎夫撮其要以儆危亡讀之可以使人懔然聳懼。

逸周書史記解維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曰今夕朕寤遂事驚予乃取遂事之要戒俾戎夫主之朔望以聞（序曰穆王思保位惟難恐貽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　竹書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諂諛日近方正日遠則邪人專國政禁而生亂華氏以亡。好貨財珍怪則邪人進邪人進則賢良日蔽而遠賞罰無位隨財而行夏后氏以亡。嚴兵而不仁者其臣懾其臣懾則不敢忠不敢忠則民不親吏刑始於親遠者寒心殷商以亡。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恐於刑有虞氏以亡。（有虞商均之後）奉孤以專命者謀主必畏其威而疑其前

事、挾德而貴數日疏、位均而爭、平林以亡。　大臣有鋼職諱誅者危、昔者質沙三卿朝而無禮、君怒而久拘之、諱而弗加三卿誅、變質沙以亡。　外內相閒、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　弱小在彊大之間、存亡將由之、則無天命矣、不知命者死、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　嬖子兩重者亡、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　功大不賞者危、昔平州之臣功大而不賞、諂臣日貴、功臣日怒而生變、平州之君以走出。　召遠不親者危、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至而不禮、留而弗親、離戎逃而去之、林氏誅之、天下叛林氏。　昔者曲集之君伐智而專事、彊力而不信其臣、忠良皆伏、愉州氏伐之、君孤而無使、曲集以亡。昔者有巢氏有亂臣而貴、任之以國、假之以權、擅國而主斷、君已而奪之、臣怒而生變、有巢以亡。　斧小不勝柯者亡、昔有鄶君嗇儉、減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鄶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　久空重位者危、昔有共工自賢、自以爲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　犯難爭權疑者死、昔有林氏上衡氏爭權、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僞義弗克、俱身死國亡。　知能均而不親並重事君者危、昔有南氏有二臣貴寵、力鈞勢敵、下爭朋黨、君弗能禁、南氏以分。　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　爵重祿輕、比口不成者亡、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　變故易常者亡、昔陽氏之君自伐、而好變事無故業、官無定位、民運於下、陽氏以亡。　業形而愎者危、昔穀平之君愎類無親、破國弗克、業形用國、內外相援、穀平以亡。　武不止者亡、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并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士寒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亡。　很而無親者亡、昔者縣宗之君、很而無聽、執事不從、宗職者疑、發大事、羣臣解體、國無立功、縣宗以亡。　昔者玄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玄都以亡。　文武不行者亡、昔者西夏性仁非兵、城郭不修、武士無位、惠而好賞、財屈而無以賞、唐氏伐之、城郭不守、武士不用、西夏以亡。　美女破國、昔者績陽彊力四征、重丘遺之美女、績陽之君悅之、熒惑不治、大臣爭權、遠近不相聽、國分爲二。　宮室破國、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

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

大學引康誥惟命不于常。釋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又引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釋之曰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古之大學教人學史亦惟此爲兢兢耳中庸言中和位育之功始於戒慎恐懼大學陳絜矩治平之效亦本於誠意愼獨古人豈故偏於畏葸怯劣不示人以奮厲振興哉歷睹成敗存亡推求因果知人心一念之縱肆欺詐可推演而成無涯之禍謂非兢兢業業無一時之不愼不能成盛德大業且以此通天下之志知世人同此心理無一人可以受欺詐而願侵陵欲其同情於我惟有以至誠極恕感之捨此史無妙術凡恃己之私智謂人甘受其愚者皆至愚之見也秦漢以來有國者亦知鑒於前事惟未能澈底率循儒術而略取其一部分之制度或微師其一二端之精神故其鑒往史而植國基者亦不無高下差等漢光武鑒於西漢王莽而能存儒道之精神行以柔道不事四夷而其後世尙能摧滅匈奴歷久而後失國宋太祖鑒於唐季五代亦知操儒家之八枋優待士夫以靖國內而其後世卒至屈於異族矯枉病其過中由是可知鑒於前史而精神意量之中微有等差其得失即懸絕而不知鑒戒肆無忌憚者更無論矣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七年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此語最堪玩味以許書儒柔也證之柔道者儒術也亦卽道家君人南面之術也易大有彖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蓋易義爲儒道所同遵內剛外柔知雄守雌其術一也）

又臧宮傳匈奴饑疫自相分爭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二十七年宮乃與揚虛侯

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緣邊被其毒痛、內國憂其抵突、虜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右羌胡擊其右、（此即鼂錯以蠻夷攻蠻夷之術、臧馬等具有將略、非徒自恃其勇、）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孟子曰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光武其知之矣、後漢此時力足以覆匈奴、而光武不輕用兵者、其所以為有德、宋初之力、即不足以制契丹、而宋初惟約束武人、其事不同、）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歐史英雄、皆陷此轍、）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論曰、山西既定、威臨天下、戎羯喪其精膽、群帥賈其餘壯、斯誠雄心尚武之幾、先志翫兵之日、臧宮馬武之徒、撫鳴劍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光武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蓋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陳乎。

・又・儒林傳・光武中興、愛好儒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集京師、 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王莽以經術飾其姦、光武戒其欺飾、而仍尊經崇儒、不因噎廢食也、）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 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此段上論漢儒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

說之弊、然其根本之美在此、此亦可見范氏史識、） 自桓靈之間、君道秕辟、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注謂董卓欲大起兵、鄭泰止之、卓從其言、） 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注言政化雖壞、而朝久不傾危者、以經籍道行、下人懷逆順之勢、） 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敗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此論推究因果、不但可爲後漢一朝總論、亦可謂爲歷代總論、自漢以降、政法雖不及周、崇儒亦不盡用、要以人誦先王之言、議父子君臣之綱、故歷久而不敝、此中國史跡最大之因果、亦即司馬談所謂百家弗能易者矣、）

宋葉適上孝宗皇帝劄子、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其極爲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下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疏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爲寧有外虞、而無使內變、課其功效、固已過於漢唐遠矣、且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爲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直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失之算、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爲鎮、范宗尹背割遊而爲鎮撫、皆隨以廢格、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

儒道二家之學、皆精於用兵。孔子曰、我戰則克、蓋得其道矣。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皆可見其深有以自信、而禁攻寢兵之說、亦爲儒道二家所屏。（觀呂氏春秋蕩兵等篇之言可見、） 然又極戒兵禍、此非徒執一端者所能喩也。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

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其論用兵之因果深切著明。迄今不可易也。史家持論亦多與此合者。觀班書武五子傳論可見。

漢書武五子傳贊曰、巫蠱之禍、豈不哀哉、此不惟一江充之辜、亦有天時、非人力所致焉、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何獨一嬖臣哉。秦始皇即位三十九年、內平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暴骨長城之下、頭盧相屬於道、不一日而無兵、由是山東之難興、四方潰而逆秦、秦將吏外畔、賊臣內發、亂作蕭牆、禍成二世、故曰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信矣、是以倉頡作書、止戈爲武、聖人以武禁暴整亂、止息兵戈、非以爲殘而興縱之也。

夫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普通人事之因果、豈至立國而遂不同。故謂國家道德與尋常人事道德相殊者。必未切究歷史之因果也。馬遷述白起陳平李廣事及論蒙氏受禍之由、雖若止爲個人鑒戒、要以見佳兵不祥、而不仁之禍爲尤酷也。

史記白起列傳、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

又蒙恬列傳、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徐曰、恬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又陳丞相世家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衞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

又李廣列傳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儒書究國家治亂興衰之因果以柄國者負責最多故歸本於一人一家然切究其旨則社會中人固無一不與社會相爲因果孟子稱殷之故家遺俗微子痛殷之草竊姦宄其義相反而相成。

孟子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

書微子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

魚爛土崩必歸於多人之積因

公羊傳僖公十九年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

穀梁傳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

漢書徐樂傳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　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

故觀周初之興盛兔罝野人可備干城。

詩兔罝序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論漢宣之時世技巧工匠皆足稱述。

漢書宣帝紀贊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値匈奴乖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論漢宣帝之能伸威北夷、不但政事文學法理之士、與有關繫、即技巧工匠器械之精、亦其成功之原因、此義古今一也、讀史者必於此等因果特加注意、晁錯言兵事書謂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匈奴之弓弗能格、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匈奴之兵弗能當、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可見漢之工匠技術、在漢初已優越異族、推其原且當溯之先秦考工之法矣、陳湯稱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漢之能制匈奴、豈徒恃武宜之主、衞霍之將哉、讀史者不知注意、且厚誣吾民族、謂自來器械工巧、不逮異族矣、）

而干寶論西晉之亂敗曰、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尙失所。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爲辯、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又曰、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失十恆八九、又曰、婦女裝櫛織紝、皆取成於婢僕、未嘗知女工絲枲之業、中饋酒色之事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佚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逆於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知非也。又況責之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晉紀總論）

夫漢族、淪胥、由於、黜經、鄙正、苟得、奔競、且由、士夫、及於、婦女、之不恥淫佚、爲國亡本、顯之證、痛哉言乎。顧

亭林謂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爲亡天下。又曰、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日知錄正始）以干氏之言、衡之當推廣顧氏之語曰、保天下者。匹夫匹婦之賤與有責焉矣。（曾國藩原才曰、能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居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亦本顧氏之說、其實講學者何必待受一命、但知天下國家之休戚與一己相通、則此志自不容不立矣）

史化第十

食稻菽衣絲麻持箸而運筆尙陶而飲茶單音之語遐邇皆通形聲之文流播至廣建築合於衞生醫藥多所全活藝術有其特　工作不憚勤劬鄉黨尙齒貿遷貴信處事咸知講理教子恆期成人重貞淑而賤淫邪守分際而恥攘竊武術兼具剛柔娛樂亦存風雅設塾則敬禮文士論治則崇尙淸官刑禁協於倫理教宗未釀戰爭方志綿延木刻普徧坊表碑碣散見於僻壤遐陬。楣語楹聯廣及於窮簷茆屋宗祠譜牒之聯繫以氏族爲里巷村莊燕粵海隴之迢遙雖疏逖若家庭兄弟。外史多具錄於吾籍學人每卓著於異邦此非吾之史化耶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也

史之爲化有因有革其初因天因地因物其繼因人之性因人之情因先覺因舊習而成史分至因日朔望因月裘葛因寒暑州域因山川水工因地勢城郭宮室相陰陽而觀流泉由是而因物因人更僕難數故聖哲之說多言因如

論語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

中庸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禮器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夕必放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

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

周官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荀子解蔽篇由天謂之道盡因矣、

呂氏春秋貴因篇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者無敵、國雖大民雖衆何益（愼大覽首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蓋懼敵之因其强大而覆之也、此篇末語與之相呼應）

孫子作戰篇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　虛實篇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　用間篇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公羊傳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於眛、　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於此、因其可褒而褒之、

史記管仲列傳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

爲功

又貨殖列傳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又太史公自序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率循不越、是爲因循、其流弊亦曰因循、）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

皆最精之言。班孟堅謂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推論風俗得其主因而因之革之之道廑焉。是故知因然後知革。易革卦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蓋古代曆法改革最爲立國臨民務農行政之要事。故舉此爲說。然曆之原則因日月者也。行之久而與原則不符。則必革之以求復合於所因之原則焉。推之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亦緣國君之原則因天人者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荀子曰、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大明。）夏商行之久而與原則不符。故湯武必革之以求復合於所因之原則焉。推之後世。嬴秦新莽違背因天因人之原則。而羣雄紛起。猶之他國之以政術競選。然陳勝項籍更始隗囂公孫述等皆失敗。而劉邦劉秀乃當選焉。亦以其用兵立政有漸合於所因之原則者在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損者革也。革其漸行漸久不合於所因之原則者。又就當時之需要益以若干合於原則者。而所因之原則故未嘗變。此其所以百世可知也。戴記大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

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此觀史化者所宜深味也。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有精言曰。周之所以綱紀天下。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又曰。古之所謂國家者。非徒政治之樞機。亦道德之樞機也。使天子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禮。以親親尊尊賢賢明男女之別於上。而民風化於下。此之謂治。反是則謂之亂。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禮者。道德之器也。周人爲政之精髓實存於此。（觀堂集林卷十）王氏精研周制。謂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且究其立制之本意。出於萬世治安之大計。其心術與規摹。迥非後世帝王所能夢見。故其例證多就周之宗法服術之類言之。實則所謂合天下以成一道德之團體之精髓。周制獨隆。而前此必有所因。雖周亡而其精髓依然爲後世之所因。不限於有周一代也。以近今而論。祠祭喪服。遠異於周。然其意何嘗不由周而來。猶存什之一二。故千古共同之鵠的。惟此道德之團體。歷代之史。匪帳簿也。臚陳此團體之合此原則與否也。地方志乘。家族譜諜。一人傳記。亦匪帳簿也。臚陳此團體中之一部分。合此原則與否也。吾謂史出於禮。熟察之。莫非王氏所謂精髓之所寄也。

爲國以禮。爲史以禮。禮者理也。以故迄今大多數之人。猶都明理。此其化之源遠流長。有如李白詩所謂

抽刀斷水水更流者不易以時代畫分也第有一事往往爲今人所不喩蓋禮莫大於等威之辨而與今人所持平等觀念鑿枘也荀卿最精於禮而極言制禮義以分之謂之至平

荀子榮辱篇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也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慤（俞樾曰慤當作穀）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羣居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巧盡械器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爲多或監門御旅抱關擊柝而不自以爲寡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

又其表示最平等之義曰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王制篇）此自春秋譏世卿以至後世之重世族門第終歸於考試之原理具於是矣強不平爲平何如因其智愚賢不肖爲之差等之爲平乎

抑又有進者他族之言平等多本於天賦人權之說吾國之言平等則基於人性皆善之說然人性皆善特原其始耳至列於禮之階級則相差而不平矣吾之聖哲又爲之下一定義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大學）則禮之階級爲表而修身之平等爲裏顯示階級制度不足以限人而人之平等者惟在道德何其言之無賸義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荀子亦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性惡篇）是從原始言孟荀之說或殊（後世多本孟子）從標準言孟荀之說無二也大學言修身平等中庸更就知行言平等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大學中庸皆言禮之書也禮之精髓能合智愚賢不肖而平等此吾史所以無階級爭

門之故歟。

他國以憲法制裁君主之強暴吾國則惟以教育覺悟權貴之昏愚賈生陳政事疏及大戴記保傅篇言之綦備是卽天子必以修身爲本之見於實事者觀其所引學禮之言雖未能斷爲何時之制度然以呂氏春秋尊師篇所言證之蓋必自古相傳居高位者必從師而受學可斷言也

保傅篇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

呂氏春秋尊師篇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尚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廬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

秦人蔑學而始皇阬儒之時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絕之臣恐天下不安是秦自扶蘇以至天下諸生皆誦法孔子也史稱漢高祖不修文學然楚元王交好書多材藝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漢書楚元王交傳)兄弟之間豈無擩染叔孫通制朝儀亦及帝左右之爲學者(漢書叔孫通傳注左右謂近臣也爲學謂素有學術)陸賈爲帝著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凡十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漢書陸賈傳)後世若司馬光之資治通鑑范祖禹之唐鑑眞德秀之大學衍義邱濬之大學衍義補皆此意也而凡臨雍視學養老

乞言開經筵獻圖說諸事抑此政權所集至高無上之身俯同學子視臺諫爭執於後史家貶斥於終者尤有先事圖維之妙用雖不學或學而不行者歷世多有而其隱銷殘暴牖啓仁明蓋已多矣

王船山最惡異族之襲吾文化故謂石勒起明堂辟廱靈臺拓跋宏修禮樂立明堂皆敗類之儒禦道統而教之竊而君臣皆自絕於天（讀通鑑論卷十三）又謂自胡后死宏始親政以後五年之間作明堂正祀典定祧廟祀圜丘迎春東郊定次五德朝日養老修舜禹周孔之祀耕耤田行三載考績之典禁胡服胡語親祠闕里求遺書立國子大學四門小學定族姓宴國老庶老聽羣臣終三年之喪小儒爭豔稱之以爲榮凡此者典謨之所不道孔孟之所不言立學終喪之外皆漢儒依託附會逐末舍本雜讖緯巫覡之言塗飾耳目是爲拓跋宏所行之王道而已尉元爲三老游明根爲五更豈不辱名教而羞當世之士哉（卷十六）其義峻矣然異族襲吾華化固未得吾聖哲之眞精神第即其旃裘毳幙戰鬥囂頑之習能折服於吾禮法雖曰塗飾觀瞻要亦不無影響推聖哲有教無類之義亦未始不可以進之故由種族而言固宜力嚴其辨而由文化而論則又宜容保無疆觀唐裴光庭請許賜吐蕃諸書欲使忠信禮義化流無外則知後來女眞滿清諸帝之嚮學趨曾諸氏稱之亦未爲失當矣

通鑑二百十三開元十九年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以爲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用兵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事下中書門下議之裴光庭等奏吐蕃聾昧頑囂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之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上曰善遂與之

廿二史劄記金代文物遠勝遼元　曾國藩先正事略序（可參考）

史迹之蛻變。有由簡質而漸臻繁賾者。有由廣博而漸卽單純者。未可一概論也。由邃古之榛狉。累進而至有周之禮教。此由簡質而臻繁賾也。秦漢以降。雖亦由周制而演變。而論其教化。則時時有由廣博而趨單純之勢。周之爲教也。曰知仁聖義忠和。曰孝友睦婣任恤。曰禮樂射御書數。又曰中和祗庸孝友。曰興道諷誦言語。曰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曰三德。曰六藝。曰六儀。其目繁矣。其舉人也。閭書敬敏任恤。族書孝弟睦婣有學。黨書德行道藝。州考德行道藝。（均見周官）亦與所教之繁賾相應。越數百年。典籍漸湮。制度漸廢。乃變爲專事讀書及游說干進二途。（如蘇秦讀陰符簡鍊以爲揣摩歷說列國之類）自漢以降。教學亦惟讀書。而選士取人。往往設科雖多。而惟重其一二。如漢時雖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材異等可使絕國及敎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參漢書武帝紀後漢書左雄傳論）而仕進之途。惟選舉孝廉及博士弟子爲重。簡言之。行則孝廉。學則讀書而已。唐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自京師郡縣皆有學。而士族所趨嚮。唯明經進士二科。（通典選舉三）簡言之。則讀書作文而已。古意之漸演漸湮。由禮樂政教之胥替而蛻化之中。亦自有其精髓者存。是不可以不察也。

漢自惠帝四年。詔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不知爲何人所倡議也。至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又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後漢和帝時。又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通典注推當

時戶口、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然其立法甚均平、由內地及於邊郡、無不察舉、故視周之比閭族黨之選舉、德目爲簡、而懸孝與廉爲選人之標準、則各地易知易行也、）其於人之所求孝與廉而已擇德目能知其要教國民深探其本不可謂無識也雖自武帝時政俗已敝議者力言宜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知貴孝弟舉實廉非帝王一人之所偏嚮而爲士大夫所共祈求矣

漢書貢禹傳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絜、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此法與選孝廉之義相矛盾、）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愼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此皆俗人之觀念在有識者觀之是爲壞敗、）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游牧之俗遷徙無常賤老貴壯故以夫婦爲本位而父子可不相聞農稼之俗世業相承老幼一體故以父子爲本位而夫婦重其相代（冠義冠於阼以著代也、昏義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故吾謂喪考妣三年之俗蓋在唐虞之前已有之緣國族之由漁牧而進於農耕殆已經若干萬

年聖哲之倡孝德、特因其俗而爲之節文耳。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上原天性、下推相續、蓋農業民族天性特厚、有非游牧民族之習於涼薄所得喻者。且卽喻之而於吾聖哲之制爲節文之精、猶難體察也。士禮喪服傳最精之言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故不知孝者無論矣。而知母不知父、其去禽獸未遠也。又進而曰、父母何算焉、猶是野人之見也。至都邑之士之尊禰、始爲由野蠻而進於文明。此吾國之文明所以早軼於他族也。（唐明之改服制、已由周之都邑之士之見、退而至於野人、然更有由野人而益降者、則墨家兼愛之說也。墨家之說曰、視人之父若己之父。驟聆之似若較儒家之說爲博大、然人之父惡得若己之父。此卽其說之岐不通者。故曰由野人而益降也。析理不精、及若說理之粗者爲可貴。世之欲以墨易儒者多矣。）

莊子雖有繙十二經之語、而先秦諸子引據詩書、未有以詩經書經稱者、惟呂氏春秋察微篇、引高而不危、滿而不溢等語、明著曰孝經。而蔡邕明堂論、曾引魏文侯孝經傳、其書更早於呂覽矣。公羊疏引孝經鉤命決曰、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而曾子之名最著於戰國。莊子多以曾史並稱（胠篋篇曰、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在宥篇曰、曾史之術、天地篇曰、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蓋以曾史爲忠孝之代表。然史鰌爲魏名臣、曾子之位、不之逮、荀卿多詆史鰌、於曾子無間然、蓋由人性之尙孝、故信鄉曾子若是篤也。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鉏耰、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漢書賈誼傳）而秦儒爲呂不韋著書、作孝行覽曰、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

天下從者其惟孝也使非人性有所恫然其說惡能嗚之於秦國吾以是知漢惠帝呂后及武帝之以孝教天下殆由於秦儒之說而秦儒之說又自堯舜禹契周公及孔曾而來漢人乃因此遠源以爲教也貢禹遞俗人之言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漢末之諺曰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見抱朴子）俗之易澆而難化可見矣然漢代諸帝皆以孝爲謚而天下皆誦孝經（後漢書荀爽傳漢制使天下皆誦孝經）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以孝爲本務之義漢武帝雄才大略不拘拘於儒說也而其行之無愧於孝武之謚者有二焉一曰援公羊之誼而征匈奴

漢書匈奴列傳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

一曰守先帝之法而誅昭平君

漢書東方朔傳隆慮公主子昭平君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

而東方朔傳敍昭平君事尤可見帝之至性過人不以私情而損國法俗人惡知此之爲孝乎讀史者知此義然後知宋光宗不過重華宮張居正奪情戀政以君相之尊爲舉世所非宋之濮議明之大禮皆帝王家事無與於國事而徇私情以爲孝不合於禮士大夫乃不憚昌言力爭均由天子至於庶人以孝爲修身之本之誼深中於人心其身不修即不能安然居於臣民之上士大夫之持淸議者不容不辨此當時

所以認爲大事史家所以必爲詳書否則以今日之心習眼光觀之何能解此意義耶教孝一術耳而秦儒言其廣義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其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植之謂務其人也（此所謂人本主義）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其言蓋自曾子所謂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陳無勇皆非孝而來夫人羣至渙也豈惟生存競爭蓋必有同情互助之爲其羣始可以膠固而發達世之立國者或以宗教或以法律或以經濟皆以膠此渙散之羣而使之發展者也然不本於性情之正其膠也反以促其爭惟吾聖哲以孝爲教實本於天性而合於人情而國家社會緣以永久而益弘其爲義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又曰愛親者不敢怍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建國家安社會胥從孝出蓋人子之於父母同情出於天性由是而服勞奉養由是而屈己受教其犧牲私利私見以助他人以從他人之心習自童稚至成人時已於家庭無形養成則其致身於社會國家至順之勢也故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其所因者本也（孝經）歷代政教惟曹操有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之令（魏志注）外此未有不以孝爲重者夫以孝爲重即訓練一世之人不自私而利人之基礎由其基礎深厚雖亦未嘗無儇薄橫逆悖於家族害於羣衆之流而愛羣奉法砥節首公明於致身之義者不可勝數極之精忠大節取義成仁皆自其眞性情中發出非浮慕虛名漫拚一死或宗教法律經濟誘惑而約束之由是國族綿延疆宇恢擴廣之任恤睦婣（如范文正設義莊之類）斂之循分守法

斯豈無故而然哉

孝廉之選北周以降不復舉（北周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材博學者爲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爲孝廉）孝弟力田之科至中唐而遂罷（唐代宗廣德二年五月禮部侍郎楊綰奏歲貢孝弟力田無實狀及童子科皆僥倖悉罷之）宋蘇軾謂設科立名以取之是敎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於此（論貢舉疏）雖至清世俗之稱猶目舉人爲孝廉（陔餘叢考今世俗別稱舉人曰孝廉以孝廉本郡國所舉也）每帝卽位直省府縣各舉孝廉方正一人固與漢制迥殊矣然風化所重實深入於人心不繫於科目之有無觀於古禮漸久漸湮惟喪服之名相承不墜雖衰麻升數等差莫辨禮之深於文者惟經生知之而俗尚所沿未始不存其意百行孝爲先之語普及於社會（卽呂氏春秋所謂執一術百善至百邪去之意）史化之深無有過於此者矣遷固二大史家皆由繼承父志姚思廉歐陽修之行業亦猶遷固也讀龍門執手垂泣之言味瀧岡其來有自之語其精神能感人於百世此其史之所以不朽者乎

漢之以廉與孝並重也有近因焉有遠因焉就其近者言之六國之亡漢室之興多由金錢之關繫用是知貪人敗類苟相率於拜金則舉國家軍隊皆可爲多金者所市故雖出身狗屠之樊噲猶知勸沛公勿爲富家翁此漢家開國君臣共同之意識

史記信陵君列傳公子威振天下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

又李牧傳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爲反間言李牧司馬尙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

又李斯列傳、秦王乃拜李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

又高祖本紀、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

又陳豨（陳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者。

又陳丞相世家、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漢王召讓平、平曰、臣贏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陳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

又留侯世家、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集解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欲爲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通鑑採此語）

又項羽本紀、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

故自文帝即以廉吏爲民之表。

漢書文帝紀、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

景帝又以廉士失職貪夫長利爲戒。

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惟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迺得爲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　算得官矣）廉士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即所謂賈人有財不得官也）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武帝既刱舉孝廉之法。又置部刺史。以六條察州。而侵漁百姓聚斂爲姦、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之弊。占六條之二。

漢書百官公卿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注引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以六條問事、　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行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　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正令。

以貢禹之言觀之、似武帝時貪風甚熾、然張湯與賈人錢通、而其死也、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霍去病以外戚爲大將、能知匈奴未滅、無以家爲、其尚廉之化、固行於貴近矣。

史記酷吏列傳張湯傳、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爲大夫、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有烈士風、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

又霍去病傳、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

至論其遠原、則自盤庚已以無總於貨寶、生生自庸爲訓。卒以草竊姦宄亡國。故周之六計、以廉爲本。

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蓋必廉而後可善可能可敬可正可法可辨。未有不廉而善且正者也。管子以廉爲四維之一。而釋之曰

廉不蔽惡。蓋廉之本義爲廉隅。即凡事皆有界限之謂。臨財毋苟得者。即審於羣己公私之界限。不敢爲惡而肆爲欺蔽也。

管子牧民。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尹注自進謂不自薦舉也)廉不蔽惡。(注隱蔽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注詭隨邪枉無羞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儒者制行。砥厲廉隅。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儒行)與周官管子之持義一也。然其精義則在胸襟之高。有超乎富貴貧賤之境。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故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有此境界。始能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自孔子以身示範。戰國時人即已闡述其說。如蔡澤說應侯曰。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史記蔡澤傳)可見戰國時人心服此說。尊孔子爲聖人。舉其說與易並重也。孟子嚴義利之辨。視孔子之說尤詳。穿窬、乞墦、譬喻痛切。斥壟斷、嗜利者爲賤丈夫。而定大丈夫之標準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漢孝文時。孟子已立博士。其學說爲漢人所信仰。可想。故漢之舉士。以廉與孝並重。又有此等遠源。非徒矯於秦楚之際矣。

古之爲政。正德與利用、厚生相劑。其言理財。以生之者衆。爲之者疾爲主。初非不知經濟。惟事消極保息。養民亦曰安富。而其懲游惰之不生產者。又有法焉。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又曰。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

績者不衰（均見周官）其重生計至矣。然此爲凡民言耳。至於士大夫則不能假口於此。孔子曰、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坊記）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蓋經濟宜分公私。士大夫當爲國民謀公經濟。不得以其地位與凡民爭私經濟。士大夫與國民爭私經濟、則公經濟何自增進、而平均乎。董生知此義舉公儀休以告漢武

漢書董仲舒傳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虖、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

史遷亦知此義、故舉公儀休以式循吏。後史之美清廉、貶貪墨、及歷朝之重除貪、罔非本此義也。

日知錄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贓一匹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爲言、謂屈法惠姦、非正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夏后作其不刑、貪以

敗官、更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參閱廿二史劄記明代重懲貪吏條）

史家持論、或有憤疾濁世、故爲激宕之言。如史記游俠列傳序、謂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又曰、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其感慨至矣。然其上文、以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屬於鄙人之言、蓋史公鄙王侯、爲跖蹻之行、故設此論也。歷觀史事、廉正之能化人者、多矣。張奐能化羌豪、

後漢書張奐傳張奐字然明、敦煌酒泉人也、少游三輔、學歐陽尚書。　永壽元年、遷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十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羌豪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部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絜己、威化大行。

袁紹畏見許劭、

後漢書許劭傳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

毛玠之倡廉節、楊綰之格豪侈、知風氣固亦惟人所轉移、

魏志毛玠傳玠皆爲東曹椽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

通鑑二百二十五大曆十二年夏四月壬午以太常卿楊綰爲中書侍郎禮部侍郎常袞爲門下侍郎並同平章事綰性清儉簡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至如武侯佐蜀宣公相唐遺表矢無嬴財史徵其實饋遺一皆拒絕詔知其清偉人長德其高潔之出於至誠者信當時而垂弈世則有守而又有猷爲非徒以廉靖鎭俗矣

蜀志諸葛亮傳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嬴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通鑑二百三十四貞元九年上使人諭陸贄曰卿清愼太過諸道饋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胡注律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物者一尺笞四十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至於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目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何能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絕溪壑成災矣又曰若有所受有所卻則遇卻者疑乎見拒而不通矣若俱辭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其常理復何嫌阻之有乎

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歷代士風雖隆汚不一而以其習於敎訓愼於名檢與商賈胥吏殊科有時以士人治財務而見特效劉晏之治鹽運湘軍之舉釐金皆得士力原士之多廉者浸淫漸漬於儒史之化也此又治史者所當深察也

通鑑二百二十六劉晏常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於句檢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常言士陷贓賄、則淪棄於時。名重於利。（此亦可見唐時風化）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污。

王闓運湘軍志籌餉篇、刑部侍郎雷以諴治軍揚州、用錢江謀、奏權商稅、關稅正則本千而取三。權之臨肆、則入千而取十、謂之釐金。言金取一釐也。釐金雖始於揚州、然無所得、（蓋雷所用者、多官吏徒以滋弊）曾國藩克武昌、下九江、乃令胡大任何玉棻孫謀於漢口行之、姦民訴之總督、下檄名捕大任等、大任者、禮部主事、故國藩亦移咨楊霈爭之、霈不得已、委過藩司、未幾、武昌漢口復陷、而湖南釐局興矣、郭嵩燾亡書言釐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總局、而府縣釐局、皆舉貢生員（彼時舉貢生員皆讀孔孟書、不染胥吏商賈之習、故能奏效）商民便之、院司雖或委員總成、列銜而已。（實則湘軍成功、多由士學、不止於辦釐金專用士人、淮軍不逮湘軍、以其將領不皆士也、然李鴻章師友曾左、猶足爲晚清偉人、士學之效如是）

古之爲學、自童時舞勺舞象、學射御、長而學干戈羽籥、習射習鄉、不惟以諷誦爲事也、孔子謂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執御乎、執射乎、至孟子始專言誦詩讀書、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勸學篇）於禮、言讀與孔子之執禮、已不盡同、呂氏春秋尊師亦曰、疾諷誦、問書意、後世之學、偏重讀書、所由來遠矣、漢法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吏、司馬遷十歲則誦古文。東方朔雖嘗學擊劍、及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然所自詡者、在能誦若干萬言、

漢書東方朔傳、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學兵法亦是讀書、趙括徒讀父書、可與朔言相證、）

故董遇教學者。初不爲講解第曰讀書百徧而義自見。

三國志王肅傳注董遇性質訥而好學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徧言讀書百徧而義自見。

鍾會自述四歲讀孝經至後按年讀諸經可以見其時士大夫家教子弟之程序。

三國志鍾會傳注會爲其母傳曰夫人性矜嚴明於教訓會雖童稚勤見規誨年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十四誦成侯易記十五使入太學。

以段玉裁十三歲所讀書證之漢魏及清世家之教讀書前後一軌而天資之高者十三四歲即能讀若干古書初不損其腦力也

段玉裁朱子小學跋乾隆丁卯余年十三先君子授以小學是年應學使者童子試試之日能背誦小學四子書詩書易周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吏部侍郎尹公元孚爲孺子可教賜飯寵異之。

六代以降世益尚文詞之美科舉考試競於文藝韓愈自述其學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答李翊書）又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進學解）柳宗元曰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爲能也又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答韋中立書）故雖專尚文章去古益遠而其根本仍在讀書且所讀惟周秦兩漢之書此豈迷信及功令使然其必出於

讀、及、惟、此、是、讀、者。實、經、若、干、時、代、若、干、人、物、選、擇、考、慮。知、他、途、之、不、逮、是、也。

宋以來學者讀書之程序。見於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大抵先讀朱子小學、次讀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次讀孝經易書詩儀禮禮記春秋經及三傳。次看通鑑讀韓文讀楚辭其言讀法尤詳。

讀書分年日程、日止讀一書、自幼至長皆然、隨日力資性、自一二百字漸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千字而已、每大段內必分作細段、每細段必看讀百徧、倍讀百徧、又通倍讀二三十徧、（如此用工、便可終身不忘）後凡讀經書倣此。每夙興、即先自倍讀已讀冊首書至昨日所讀書一徧、內一日看讀、一日倍讀、生處誤處記號、以待夜間補正徧數、其間日看讀本爲童功文理未通、誤不自知者設、年十四五以上者、只倍讀、師標起止於日程空眼簿、凡冊首書爛熟無一句生誤、方是工夫已到、方可他日退在夜間、與平日已讀書輪流倍溫、如未精熟、遽然退混諸書中、則溫倍漸疎、不得力矣、凡倍讀熟書、逐字逐句、要讀之殺而又殺、思而又思、使理與心浹、朱子所謂精思、所謂虛心涵泳、孔子所謂溫故知新、以異於記問之學者、在乎此也。

數百年間塾師之教。雖不盡同。大都先倍誦而後理解。世多病其戕賊兒童。不知人生數十寒暑。惟童時記憶力最強。前人深知此意。利用天機。不使浪費。而多讀有用之書。如農種穀。非朝蒔而暮穫。必俟秋至而後豐收。如賈儲金。非旦入而夕支。必俟年久而得厚利。且其法抑人浮躁。勉使沈潛。養其恆心。歸於篤實。故對所讀之書。能切實從事者。長而執業服務。求所未知未能之學。卽亦不憚繁難。而必求其精當。養成良好之心習。實基於讀書焉。自漢以來。經師文士。層出疊進。傳世名家。各有獨造者。以其讀之熟也。且自羣經之外。天文曆算、地記史志、醫藥方術、名著如林。非科目所必治、非學校所嘗授。而爲之者光溢前史。蓋讀書之習既成。乃治箕裘、知類通達。故能就其性之所近、銳精赴之也（例如唐有三史科、宋則無此科目、

然宋人史學最精史部撰著最富可以爲證）夫漢唐迄清政法禮樂遠不及古交通物質又不逮今而崛起競興而爲名臣名將循吏名賢者項背相望其原因固不一蓋必有一總因爲此千數百年之中人物所自出此總因者何讀書也其讀書之法等於儲金年愈久而利愈厚相率而支用不窮也名人傑出者無論即村塾童稚家庭婦女所誦不多而寸語片言深入心坎觸事値機咸悟其用吾國人多明理殆基於此衡其所讀固似遠於治生常識及科學工藝之初基然政治（如曰政者正也及爲政在人）經濟（如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及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爲之者疾諸語）倫理（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之類）教育（如學而時習之有教無類之類）種種要言及歷史之經驗即所謂歷史哲學者皆儲之兒童腦中自通都大邑及於邊鄙鄉村積千百年之教化繼繼相承當時習之者不之覺今日反之者亦不之察苟靜思之謂吾國舊教育乃舉今日大學校中人文科學之各種原理原則納之於兒童教育之中不亦奇耶唐仇士良教其徒勿令人主讀書初不料清季以來之言教育者乃持仇士良之術以對吾四萬萬之主人翁也

通鑑二百四十七會昌三年六月癸酉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愼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必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孔門重博學儒行言強學（夙夜強學以待問）董仲舒論學謂事在彊勉

漢書董仲舒傳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進而大

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

類似前人立教。專強人所難。實則古之教義。最重因材而篤。卽讀書而論。亦非專舉上智以督人敏睿之資。如鍾會段玉裁者十二四歲已徧誦羣經。此爲特出之人而非定制。所望定制。則爲中人計。不強以讀多書。兒童必讀者。蓋惟孝經論語。（漢昭帝年十二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宣帝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均著帝紀可見漢時孝經論語爲自天子至於庶人所通習唐試童子科者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通予出身國子生習孝經論語限一年業成見唐志及六典）長而治經。則止限一經或二經。漢之博士各授一經。守其家法。傳其章句。已足爲學。唐分大中小經。（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易毛詩周禮儀禮爲中經尚書春秋穀梁公羊爲小經）國學生治一大經。卽不兼他經。中小經乃使兼習。許鄭賈孔諸通儒。俟其自求。非懸格以相強也。明代至清乾隆中葉。試士以經分房。士子各占一經。其通習者四子書耳。上智不加限制。（分經試士時亦有兼治五經得第者）羣材皆可勉爲。前人制事之準情理。若是。徒以上智無多。而常人不可不詔以困勉。困勉則可與生知安行者平等。而天下皆無棄材。必待其有興味而自求。率不免於時過而後學。且於讀書縱其惰性。何能期其涖事必矢恆心。講求教化。其亦深慮及此乎。清初顏元李塨。有鑒於宋明以來專知讀書之弊。欲反之於周官三物之教。其實顏李之學。正由讀書得來。眞讀書者。自知盡己及人物之性。昔之教也偏於盡人。今之教也偏於盡物。由周官而通之。讀誦必兼六藝。卽知格致。亦必讀書矣。

任何國族之心習。皆其歷史所陶鑄。惟所因於天地人物者有殊。故演進各循其軌轍。昔之立國。以農業。以家族。以士大夫之文化。以大一統之國家。與他族以牧獵。以海商。以武士。以教宗。以都市。演爲各國並